

世界名著譯本

不如歸

德富健次郎著
殷雄譯



內芯用特30.1

用料 34.4

頁名 24頁

公私合營上

公私合營新記制本厂



星原商標

上海書畫出版社

定價 0.20

(20001)

著
譯
本
名
不
如
歸

(全一册)

實價國幣三角

外埠酌加寄費匯費

原
著
者
德
富
健
次
郎

評
述
者
殷
雄

出
版
者
大
通
圖
書
社

發
行
人
吳
雨
江

特約發行所
中西書局總店

上海望平街中市

△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▽

世界名著
譯本

不如歸 目次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蜜月中的夫婦 |
| 第二章 | 浪子身世 |
| 第三章 | 春郊採蕨 |
| 第四章 | 千岩的煩躁和豐子的病 |
| 第五章 | 片岡的家庭 |
| 第六章 | 敘述武男的母親 |
| 第七章 | 鴻來雁去 |
| 第八章 | 海外初歸 |
| 第九章 | 山木宴客 |
| 第十章 | 病中和女友談心 |
| 第十一章 | 易地到逗子去養病 |

- 第十二章 千岩的惡計
- 第十三章 我不能違背古聖先賢愛人的仁心
- 第十四章 山木的訓女辭
- 第十五章 中將悲傷的允許
- 第十六章 她哭倒在慈父的懷裏
- 第十七章 媽的行事却太過分了
- 第十八章 鴨綠江的水戰
- 第十九章 豐子也嘗到了老寡婦的手段
- 第二十章 在醫院裏養創的武男
- 第二十一章 浪子尋死
- 第二十二章 女教士的現身說法
- 第二十三章 他無意間救了中將
- 第二十四章 戰勝歸來

第二十五章

最後的霎那會面

第二十六章

她終於給死神帶走了

第二十七章

浪子坟前的翁婿

出版	最新	本局
~~~~~		
譯本	名著	世界
~~~~~		
泰山	泰山	人猿泰山
山之友	情侶	

世界名
著譯本
不如歸

德富健次郎原著
江蘇殷雄譯述

第一章 蜜月中的夫婦

第一章

(1)

日本伊香保，是出產溫泉的有名的地方。那地方有一個旅館，叫做干明。第三層樓裏，在黃昏的時候，有一個年輕的女人，開窗看着野景。這女人，年紀大約有十八歲，梳着髮髻，是已經給過人的了。她穿着灰色綢衣，胸口垂着青絲的絛，臉色雪白，時時縐眉，身體頗瘦。這時，那年輕的女人，所看見的，是足尾山的景緻。斜着的太陽射到那山的頂上，老鴉成羣結隊的，帶着日光，飛回牠的巢去。赤城的後邊，有兩片雲，慢慢的被風吹着行走。那女人靠着窗，正看着這雲。雲片並不很大，被日光照成稀奇的彩色，向足尾山行去。等到太陽下去，雲也不見了，天已經黑了，那女人還沒有進去。忽然聽見有老婆子的笑聲，先喊那女人作浪子小姐，又說：「我錯了！」改口喊那女人作少奶奶，說：「我回

來了樓上這樣黑，爲什麼不點燈呀！少奶奶在那裏？」浪子答說：「我在窗邊呀。」老婆子說：「外邊風很大，容易受寒，快點進來吧！少爺還沒有回來嗎？」浪子走到房裏，答說：「我却不知道，他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回來？你去喊男傭人催他回來吧！」老婆子一邊說是一邊點上燈。這時，旅館裏的女傭人走上樓，把一封信交給老婆子。老婆子說：「少爺還沒有回來，信就放在這裏吧！一邊說，一邊把這信交給浪子。浪子說：「這信是我的父親寄來的。我却不知道，武男爲什麼事，就擱在外邊，還不回來？」老婆子說：「這是老爺的信嗎？信上說什麼話？老爺是喜歡說笑話的，或者這信裏也有許多好笑的話吧？」那旅館裏的女傭人，把信送來之後，便下樓去了。老婆子把街上買來的東西收好了，便走到浪子的近邊，說：「這裏天氣不好，却不像東京那樣。」浪子說：「是的，這裏的山櫻桃，五月裏方才開花，可見這裏氣候是寒冷的了。你走過來，坐在我的傍邊！」老婆子坐下，眼看着浪子，很得意的說：「我却想不到，今天梳着髮髻的少奶奶，就是從前在我懷裏吃奶的孩子。在太太去世的時候，少

奶奶在我的背上不住的哭。您還記得嗎？」她一邊說，一邊眼淚流滿她的面頰了。她又說：「少奶奶嫁的那天，打扮得很美麗的出門。我在那時，曾經說：太若是在世，看見她的嬌滴滴的女兒出嫁，不是很快樂的嗎？」她說到這裏，便用袖子揩着淚。浪子低着頭，把手放到火爐的近邊，戒指上金剛鑽的光彩，很燦爛的射人的眼睛。過了片刻，老婆子看着浪子說：「少奶奶請您饒我吧！我年紀老了，說話却不謹慎。我想太太去世之後，您被晚娘欺侮，吃了許多苦，長大成人之後，却能嫁着這樣好的少爺。這種快樂，却是我從前想不到的。從今以後，少奶奶是沒有不快的時候了。」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女傭傳話說：「男爵回來了。」立刻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強健少年，穿着西裝，走到門外，說：「乏了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在門口脫了鞋走進來。老婆子和浪子，也走到門口迎接。男爵回頭看着門外的孩子說：「多謝你送我！」又從那孩子手裏，把一束花拿過來，交給浪子說：「把它放在瓶裏！」浪子說：「這花很好看呀！」老婆子說：「這是躑躅花，好看極啦！少爺是從那裏得來的呀？」男爵說：「這花很好看，

明天我要請少奶奶替我栽種這花，使它的顏色更好看些。但是，我却要洗澡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到浴室去了。老婆子說：「我看少爺精神很好，凡是在海軍裏做官的全是這樣。」浪子沒有回答，只是點着頭微微的一笑，便拿起男爵的衣服，除去上邊的灰塵，掛在衣架上。過了幾分鐘，男爵洗完了澡，走上樓，進來說：「我這澡洗得很舒服呀！」老婆子說：「少爺洗澡，却是很快的。」武男說：「我是男人，怎能像女人那樣細心呢？」浪子幫着武男穿好衣服，坐在蓆子上。武男用手自己按摩他的面頰，現出像熟蘋果那樣的紅色。浪子拿出信來交給武男說：「這是我的爹爹寄來的，信裏還有一個紙條。」武男對浪子說：「這紙條是給你的。」武男一邊看信，一邊說：「你的爹爹很康健，又在這信裏說笑話了。我念他老人家的信，却和聽見他說笑的聲音一般。」一邊笑着，一邊把信放在桌上。浪子看了信，對老婆子說：「老主人叫我對你說，叫你保重身體，這裏天氣壞，要防備老毛病發作。」老婆子說：「老爺還要照顧我，感激得很！」武男說：「我餓了！今天只吃了兩個饅頭，却走了一天。」看着桌

上說：「這是什麼魚？」浪子說：「好像是亞漫魚。」老婆子說：「是的，這魚很好吃。」武男吃得津津有味，吃了一碗飯，還叫添飯。老婆子笑着說：「少爺果然餓了。」武男說：「今天爬山過河，幾乎全天沒有休息。路上的景緻，却是很好的。我在路上，只恨沒有帶着浪子。如果我會做詩，必然要裝滿一箱子的詩箋回來。照着這樣，才不辜負那樣好的景緻哪！」浪子說：「可惜呀！」武男笑着說：「你怎能走呢？我今天攀藤拉樹，在石壁裏爬上爬下。你怎會跟着我爬呢？如果你會跟着我爬山，那末，你也要得着金鷹的勳章了。還有幾處，沒有路走，掛着鐵繩作橋，人要拉着鐵繩上去。我從小在海軍學堂裏，升高跳遠，爬桅杆，走天橋，把冒險的事情做慣了，所以不怕什麼走路的危險。你的腳還沒有到過東京的地方，怎能走這種路呢？」浪子臉紅起來了，說：「我在女學堂裏，也是練過許久體操的。」武男說：「算了吧！你們貴族女學堂裏的體操，靠得住嗎？我從前曾經到女學堂參觀，看見許多女學生，跟着風琴的聲音走；我以為是跳舞罷了，後來才知道是體操。」說完了大笑。浪子說：「你說這種話，太使

人難受了！」武男說：「我還有話沒說完哪！有一天，我看見山木女兒的旁邊，有一個梳着辮子的女孩，穿着梅紅色的裙子，正在跳舞得高興，却不見有生客在她的旁邊看，那就是浪子，你可以閉嘴了！」浪子說：「請您不要出口傷人吧！您認識山木的小姐嗎？」武男說：「山木是我爹爹的門客，現在還時常往來。」說完這話，又對浪子說：「你爲什麼不再說了？」浪子說：「您再說吧！」老婆子說：「您倆結婚還沒有滿一個月哪！爲什麼就要鬥嘴呢？」一邊說這話，一邊倒茶給他倆吃，使他倆和好。

第二章 浪子身世

前邊所說的少年，就是川島武男男爵。他新娶子爵片岡毅陸軍中將的大小姐片岡浪子。武男在結婚的假期裏，和新娘浪子，帶着老婆子，到伊香保過蜜月。浪子在八歲的時候，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了。她記不清楚她母親別的事情，只覺着母親待她是很好的。她最不忘記的，是她的母親在將要斷氣的

時候，拉着她的小手說：「孩兒聽好了！你的媽要到遠處去了。你到了年紀稍微大些的時候，應當孝順你的爹爹，親愛你妹妹駒子。」浪子哭起來了。她的母親說：「我去了之後，你也要時常想我嗎？」她的母親一邊說，一邊撫摩她的頭髮。現在浪子是已經出嫁了，頭髮又長又黑。比她八歲時候頭髮只能覆額，是大不相同的了。浪子把她母親臨終的話牢記在心，沒有一天不想着她母親的慈愛。過了一年，她的晚娘來了。她的晚娘來了之後，她家裏的事情便和從前相反了。浪子的母親，本是世代書香的家族，所以辦理家事很有條理，傭人全很感激。浪子的晚娘，雖然也是讀書人家的小姐，却因為從小就到英國留學，心裏只是羨慕歐洲的風氣，幾乎變成西洋的女人，所以她到了浪子的家裏，總以為舊的事情不好，全把老樣子改換了。浪子的晚娘，對着浪子的父親說明意見，就和發出號令一般。浪子的父親不和浪子的晚娘計較，只是對那晚娘說：「你的見識比我好，你不贊成老樣子，把它換掉就是了。」有一天，子爵和他的書記，新太太，坐在一個桌子上喝酒。子爵笑着對書記說：「難

波先生，我勸你不要娶有學問的女人！如果娶了學問太好的女人，便要一世被她看不起了。」難波本來是很會說笑話的，現在對着東家太太，却不敢隨意說笑，只是低着頭把自己的酒杯轉動罷了。到了後來，難波回家對他的女人說：「咱們的女兒，不要給她進高等學堂了！只在中等學堂畢業，已經夠了。」浪子從小受着她母親的教訓，人也很聰明。浪子每天在她父親出門的時候，必定親自給她父親拿帽子，手杖，送她父親到門外。因為小孩子的心，就和初春的小草一般；被春雪遮住，便不能伸展，現出枯槁的樣子了；但是到了天晴雪化的時候，那草又能生長了。浪子的遭遇，母喪，就像春雪把草遮掩；如果有太陽光照着，却也能生得茂盛，現出翠綠的顏色。浪子的晚娘來到之後，每天穿着西裝。浪子看見那種樣子，嚇得想要躲避。不過這是小孩子初見生人，常有的心理。如果浪子的晚娘，待浪子有很厚的恩惠，却也能使浪子和她親熱。然而浪子的晚娘，只是賣弄學問，並沒有照顧孩子的心；她對這八九歲的女孩兒，却用大人的道理去責備。於是規矩太大，恩情便少了。浪子在她的晚

娘手裏，便日夜傷心，很少生趣了。浪子固然是愛她已經去世的母親的；然而她的晚娘，却不願意聽見這話。至于駒子那小女孩子，晚娘更不看在眼裏了。浪子所親愛的，是她的父親、奶媽，和阿姨罷了。這三個人裏，阿姨是難得來的，奶媽又要走去做事。浪子偶然和奶媽親近，晚娘看見了，便要現出怒容。只有子爵憐愛浪子，却又怕失了新妻的歡心，于是父女的恩情，只能存在心裏，却不能現在外面了。子爵當着晚娘的面，有時也要教訓浪子；但是，轉眼之間，却又安慰浪子。浪子知道她父親是很愛她的，不能明明白白給她恩惠的緣故，是因為暗裏有阻礙。所以她很感激她父親，努力保護她父親；縱然因此而死，却也不怕。但是，浪子孝順她的父親，晚娘却是不喜歡的。晚娘以為：「男人是我的；愛他，可憐他，都是我的事情。這女孩子又做什麼呀！一倘若浪子一天到晚不說話，晚娘說她沒有人情，不可親近。有一天，浪子所做的事情，稍微不稱晚娘的心，晚娘便生氣了，不住的說出英國的格言，教訓浪子。晚娘責備了浪子，又牽到浪子的親娘，說：「做娘的養出女兒來不教訓，所以使後來的人受累。

「浪子受着罵，氣極了，想要起來辯論；却又想到她的父親，便又竭力忍住了。又有一天，晚娘把一樁疑心的事情，來怪浪子，不住的罵。浪子不說話，只是躲在暗處哭泣。浪子在她手下，受了許多冤枉痛苦，方才長大成人，達到結婚的時期。浪子在出嫁的那一天，歎氣說：「半世的痛苦日子，到這天是過完了。」浪子的父親、晚娘、奶媽，在浪子出嫁的時候，全很喜歡；但是，他們喜歡的心事，却各不相同。晚娘因為拔去了眼中釘，所以心裏快活。父親是因為浪子在家裏的時候，沒有方法保護；現在出了家，便放心了。奶媽看見小姐出嫁，有好日子過了，更加快樂。晚娘只要自己衣裝漂亮，却教浪子穿平常的衣服。浪子的出嫁妝奩，也是很不像樣的。奶媽看見那樣子，直傷心得流下眼淚來，說：「若是起先的太太還活着，小姐的嫁妝怎能只有這一點呢？」浪子却不把嫁妝放在心上，說：「只要得着好男人，不怕沒有衣服穿。後來的日子長哪！不必在這事上打算。」浪子辭別了她的父親，便和武男結了婚。

第 三 章
春 郊 採 蕨

從伊香保，到水澤觀音，有三英里路程。走彎曲的小路，經過重山，路却很平，縱然閉着眼睛走，却也不會跌倒。路的兩旁，生着許多細草；春天的時候，所有桔梗、荻草、萱草等，全是葉子重疊着，像是繡花的地毯一般；這許多細草中間，又夾着蕨花。凡是到野地方遊玩的人，到了這個地方，看着這種景緻，全是捨不得離開，只覺着春天的太陽走得太快了。有一天，吃過午飯之後，武男夫妻，帶着老婆子和丫頭，到這地方來採取蕨花。他們走到這裏，把蓆子鋪在地上。武男坐在中間。浪子脫了鞋，用粉紅的手帕拂掉鞋上的灰塵，方才坐下。武男說：「坐在這種又軟又香的地上，舒服極了！縱然皇帝到這裏，也是要覺着快樂的。」老婆子說：「少奶奶今天的打扮，美麗極啦！我許久沒有聽見少奶奶唱歌了，今天肯唱給我們聽嗎？」浪子唱了一隻歌曲，說：「我唱得渴了。」小丫頭打開皮袋，拿出橘子和餅來。武男說：「用橘子代替茶水吧！」便一邊自

己剝橘子，一邊看着浪子說：「像我這樣剝橘子，你也會嗎？」浪子說：「這又有什麼不會的呢？」小丫頭忽然說：「少爺採的蕨花裏，却夾着青草。」武男說：「胡說！你採錯了，却把錯推在我身上。」他又嘆氣說：「好天氣呀！我的心裏快活極了。」浪子說：「你看這藍顏色的天！若用它做女孩兒衣衫的顏色，豈不很好看嗎？」武男說：「把它做海軍的號衣，更好看。」浪子說：「這草好香呀！你不聽見雲雀在樹梢叫嗎？」老婆子對丫頭說：「松子，你吃飽了，再到那裏去採些蕨花來。」老婆子便和丫頭一同走去。武男對老婆子說：「你不要把花採完了，留些花香才好。」又低聲對浪子說：「你看這老媽媽，精神還是這樣好哪！浪子，你乏了嗎？」浪子說：「不，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健。」武男說：「我走海路，遇着好的景緻，也是很多的了。像今天這樣，坐在高的地方，看下邊的綠色，却是經過的不多。你看那左邊一帶粉白的高牆，就是瀝川的城呀。我來的時候，曾在那裏吃過幾杯酒。那邊現出青色，彎曲着好像衣帶的，就是利根川。赤城的山坡邊，有一股濃烟直升起來的地方，就是前橋市。

這些地方，你全看見了嗎？更遠的地方，我却看不清楚了。可惜今天沒有帶望遠鏡來，不能把許多景緻全看清楚。但是，留些景緻等後來再看，却也是保存餘興的方法。」浪子用手按着武男的膝，說：「我若能永遠跟您在這裏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忽然草裏飛起兩個蝴蝶，飛到浪子的衣襟旁邊，又飛到遠處去了。過了片刻，聽見有脚步声，人還沒有到，長影子已經倒在面前了。有人喊說：「武男哥。」武男抬頭說：「千岩哥，爲什麼到這裏來呀？」千岩也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穿着陸軍少尉的衣裝，相貌很美麗。他雖然在軍隊裏，卻沒有風塵的顏色，仍舊像玉那樣白。但是美中不足，臉上却稍微帶着輕佻的樣子，又喜歡側着眼睛看人。他姓千岩，名安彥，和武男是表兄弟。他的功名雖然不及武男，但是，官階却比武男大，在本師團裏做參謀，很被主帥看重。這時，千岩說：「武男哥哥，你是想不到我要到這裏來的吧？我昨天到高崎，就住在那裏。今天到澀川，方才聽見賢夫婦在伊香保。我因爲路程不多，所以走來拜望。又聽見旅館裏人說：賢夫婦到這山上來採取蕨花，所以我也乘着高興到這裏

來。但是，明天我却就要回去了。我來的很冒昧，請二位原諒！」武男說：「那有怪您的道理呢！只是哥哥這回來，曾經看見我的母親嗎？」千岩說：「昨天去拜望姨母，看見她老人家很康健。聽她老人家的話，却很盼望哥哥回去。」又看着浪子說：「就是赤版家裏的人，也都很好。」在千岩說話的時候，浪子的臉已經紅了。及至千岩對着她說話，她的臉已經更紅了，便眼看着地，不開口。武男笑對浪子說：「剛才我和你們爭鬥，總怕失敗，現在我却有了幫手了。有了我們水陸兩位大將軍，縱然有八千浪子的兵，却也不能拿我們怎麼樣了。」又指着老婆子和丫頭說：「她們是幫她主人的，因為我一人勢孤，冤枉我採的蕨花裏夾雜着野草，却是可恨的！」這時，老婆子走來，看見千岩也到這裏，很是奇怪，說：「千岩少爺，您怎麼也到這裏來了呀？」武男說：「我打電報請他來救，所以他就來了。」老婆子說：「少爺又說笑話了。」又對千岩說：「千岩少爺明天回去嗎？」又對浪子說：「聽見千岩要回東京去，我們也應當回旅館吃晚飯了。」武男說：「可以！今天晚上請千岩哥到我們旅館裏吃晚飯。」

你們是要早去準備酒菜的。」浪子聽見這話，站起來，要跟着老婆子丫頭回去。武男說：「浪子，你也要回去嗎？爲什麼不再坐一會呢？唉！你怕你的聯軍走了，你一人勢孤要失敗嗎？你放心吧！我不再和你爭鬥了。」浪子不好推辭，只得重復坐下。老婆子和丫頭，拿着皮袋回去。三個人又採蕨花。因爲時候早，便走到水澤觀音，慢慢的走上重山。這時，太陽斜照着山，光景很是奇妙；道路旁邊的草，被日光照着，紅得像火一般；松樹的影子倒在地下，有幾百尺長。再看山下的人家，燒晚飯的烟已經升起來了，四邊沒有走路的人，只有牧童騎在牛背上回家去。武男和千岩並排着走，浪子在後邊跟着。已經走過山谷了，武男說：「我失掉了一個手杖，你們等一會兒！我要去把它找來。」浪子說：「我和您一同去找吧！」武男說：「我要快步跑去的，你怎能跟我跑呢？」便放下了蕨花，向原路上跑去了。武男去了之後，浪子靜默的站着。她離開千岩稍微遠些，獨自站着看望武男，直到看不見方才不看。千岩看着浪子說：「妹妹。」浪子本來看着別處，聽見這種稱呼，心裏更不願意。千岩又走到浪子的近邊，

說：「妹妹。」浪子在這時候，却不好意思不理睬他了。浪子回過頭來，看見千岩兩個眼珠子只對着自己轉，便又走遠些。千岩說：「恭喜，你倆結婚是很快樂的呀！」浪子不答話，面頰都紅了。千岩說：「妹妹新婚的快樂，是應當慶賀的呀！唉！妹妹應當知道，還有一個人不快樂哪！」浪子不答話，只是把陽傘的頂，拂路旁的草。千岩說：「浪子，妹妹。」浪子不得已，回過頭來說：「什麼事？」千岩說：「男爵很尊貴，又有許多金錢，所以我對你道喜。」浪子心裏不快活，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千岩說：「服事有錢的貴族，却不顧他做人的好壞；貴族的女人，本來是這樣的。」浪子本來是性情很柔和的，聽了這話却也氣極了，就說：「這話應當對着武男說！若對我說，却不能算是有勇氣的。你從前曾經寫信給我，又不把你的意思明明白白的告訴我的爹爹。這種小偷的手段，你爲什麼也要用它呀？」千岩也生氣了，咬着牙齒說：「你敢對我說這話嗎？」正要再說，忽然有一個鄉下人，騎着馬到山上，看見闖人在這裏，便脫帽行禮。那人是誰，却不知道。千岩站着不動，忍着氣，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，說：「既然不

願，意却也可以把原物還我。」浪子說：「還你什麼東西？」千岩說：「就是你所恨的。」浪子說：「現在沒有了。」千岩說：「到那裏去了？」浪子說：「像那樣卑鄙齷齪的信，已經燒掉了。」千岩說：「沒有別人看見嗎？」浪子說：「怎會有別人看見？」千岩說：「你不要騙我！」浪子說：「你不要嘮嘮叨叨的煩我。」這時浪子怒目看着千岩，千岩也現出一種羞慚忿恨狡猾狠毒兼而有的形容，對看着浪子心裏害怕，便回頭看着別處。這時武男已經跑來了。浪子放了心，出了一口長氣，知道這時不怕千岩欺侮了。千岩乘着武男沒有到，還說：「浪子妹妹，我還有一句話，那封信若是沒有燒掉，請你不要給武男和你的爹娘看見！若是不然，我的後悔便沒有完的時候了。」說完了，便在地上採花，武男已經一邊舉起手杖舞着，一邊喊說：「你們兩人等候我很久了！我跑得喘不過氣來，手杖却是已經找着了。」武男走到浪子的近邊，看着浪子說：「浪子，你為什麼臉上變了顏色，是身體不舒服嗎？」這時千岩採得野海棠，放在衣襟中間，答話說：「浪子妹妹怕你迷了路，不能回來，所以這樣。」他

大笑起來，把前邊的事情遮掩過去。武男也笑說：「回去吧！」三人便慢慢的走向伊香保去。

第 四 章 千岩的煩躁和豐子的病

高崎地方，三點鐘開的火車，二等車裏，只有一個客人，背靠着壁，兩脚翹起，放在別的座位上，嘴脣邊含着雪茄菸，攤開報紙觀看。這客人，就是千岩安彥。他忽然把報紙拋開，嘴巴張開，雪茄便落在地上；他用腳把那菸踏碎，又向車窗外吐痰，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。他站起來閒走了幾步，又坐在榻上；他又着手放在胸口，縲着眉，閉着眼，露出焦躁，煩悶的形狀。這千岩安彥，小時候是一個孤兒；他的父親是鹿兒島的鄉紳，在明治維新的時候，死於國難。千岩六歲的時候，他的母親便生瘟疫死了。他從小就在阿姨家裏，靠着阿姨撫養成人的。他的阿姨，就是武男的母親。他的阿姨待他很好，他的姨夫却不以為然。所以每逢宴會的時候，武男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坐在貴客中間，千岩却只穿着

樸素的布衣，坐在末座。千岩却也知道，自己是一個孤兒，寄在別人家裏吃飯，所以別人待他不好，他却不敢計較。他又知道武男是貴族的子弟，前程是容易發展的；自己是孤苦的人，只有靠腦和手的力量圖謀生計。然而他妬忌武男，怨恨姨夫的心，卻沒有一天不放在胸懷裏的。他的姨夫在世的時候，把他送到陸軍學堂裏學習。千岩却很懶惰，不肯用功；他在許多同學用功爭取分數的時候，却不把學問放在心上；他只是老着臉，拍有勢力人的馬屁。他的拍馬屁很有功效；他在他的同學得着畢業的時候，他已經做了師部的參謀了。千岩做官得意之後，又打算婚姻的事情。他想：「娶着闊人家的小姐，是可以名利雙收的。」他看見片岡中將，雖然是後備兵的將官，然而名氣很大，地位很高；若能做片岡中將的女婿，便更容易升官發財了。片岡中將有兩個女兒，千岩想娶的是大小姐浪子。他看見浪子是中將的愛女，却被晚娘欺侮，要使他趕早出嫁；這種機會，却是很好的。他更看重的，是浪子的溫柔文雅。千岩有了要娶浪子的心，便時常想拍中將的馬屁；但是，那中將却很嚴肅，對着別人

說笑的事情是很少的。千岩用盡了千方百計，却總不能得着中將的歡心。只有浪子的晚娘，却喜歡千岩的奉承。浪子的妹妹駒子，也要和他親近。浪子的晚娘，也有一子一女；千岩因為這兩個年紀很小，所以不放在心上。中將家裏的老婆子，是先前的太太遺留下來的；浪子和那老婆子很親熱，簡直是寸步不離的。太太去世之後，所有別的男女傭人，全被後來的太太打發去了；只有這老婆子，是中將看重的，留着她保護浪子。這老婆子，却看不起千岩。千岩見這老婆子不贊成他，他很覺失望；後來他又想：「浪子如果嫁給我，那老婆子不過是個傭人罷了。」千岩留心等機會，經過了一年多，忍不住了，便偷偷的寫了一封情書，假做是女朋友寫的，從郵政局裏寄給浪子。這信發出去之後，千岩忽然接着上司的公文，派他到別處去辦公事。過了三個月，他回來，才知道浪子已經由加藤子爵作媒，嫁給武男了。千岩得知這事，心裏很氣，打開箱子，拿出要送給浪子的從西京買來的綢緞，一匹一匹的全撕掉了。他見這事已經不成了，便把不得意的樣子隱藏起來，仍舊裝出高興的神氣。他又怕浪

子拿出那封情書來，給武男和中將看；那末，自己的事情便立刻壞了。他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乘着從高崎開出的火車，到伊香保去看武男，並且要探浪子的心是喜是怒。他那天見了浪子，却被浪子冷淡。他從那天起，妬忌武男的心更加厲害了。他坐在火車裏，心裏很不快活。火車過了上尾車站，走得很快；又過了三個車站，到王子車站，車又停了。這時，有五六個客人，穿着皮鞋，踏着石子，走進車門。其中有一個客人，年紀在五十歲以外，臉現紫色，眼角垂下，左眼有一個痣像黃豆大，穿着單綢的和服，胸前掛着大金錶，手上帶着金戒指；他才坐下，向週圍觀看，便看見了千岩，說：「千岩先生。」千岩對他行了敬禮，說：「您近來安好呀！」那客人便和千岩並排坐着，說：「您從那裏來？」千岩說：「從高崎來。」那客人把千岩看了許久，說：「您今天忙嗎？若有空工夫，我請您吃便飯。」千岩答應了。

在橋場渡臨水的地方，有一所河房，大門上掛着匾，寫着「山本兵造別墅」，樓上擺設得很精緻古雅，中間有兩個人對坐着喝酒。那兩個人，一個就

是千岩，一個是眼下有痣的人，也就是這房子的主人，山木兵造。他們對坐着說話，旁邊沒有傭人。山木膝上放着簿子，簿子上放一枝鉛筆，簿子裏寫着許多做官的人的姓名官階，一個一個的全有注脚；每一個人名，或是加圈，或是勾點。山木說：「千岩先生，這事就從此定了；但是，什麼時候才能辦？您能決定成功嗎？」千岩說：「好了！這東西已經落在咱們師部裏了。但是，那裏有人肯出重價收買，您不可捨不得用小錢呀！」又指着簿子裏寫的一個人說：「這人很難用，須要把他拘束起來才好。」山木也指着一個人說：「您看這人怎樣？」千岩說：「這人也不好；我雖然和他不很熟悉，但是，聽見人家說，他喜歡別人拍他的馬屁，容易發怒，却是一個無情的人。」山木說：「陸軍裏和氣的人固然很多，性情驕傲的却也不少。去年我替一個聯隊裏辦好了軍衣，送去那聯隊裏的長官全沒有話說；忽然有一個紅鬍子的大尉，却以為軍衣做得不好，要叫我重做；我送給他吃的東西，裏邊藏着金子；大尉看見了我送給他的點心盒子，已經發怒，說他是拿吃的東西來塞我的嘴嗎？用手杖把盒子打

破，金子露出來了，大尉更加大怒，要用軍法辦我。我千方百計的運動，才免了受罪。我們做買賣的人，遇着這種兇狠的官兒，往往是要吃苦的；可見做買賣是很難的了。那武男先生也是這樣的；我們想要拍他的馬屁，却總做不到。有一天……」千岩說：「那武男有什麼稀奇呢？他老人家本來很大，有許多產業，不貪錢也是平常的事呀！我家裏窮，若沒有朋友幫忙，便不夠開銷了。」山木說：「是的！」便從皮包裏拿出五十元的鈔票，送給千岩說：「這個請您把它當作車馬費！後來這事成功，還有謝意哪。」千岩把鈔票放在衣袋裏，說：「我待朋友是很老實的，俗語說得好，不種田怎能收稻。」山木笑着說：「千岩先生真是聰明直爽的人！照道理您應當作糧台總長，才不辜負您的本事哪！」十岩也笑說：「俗語說得好，英雄拿着短劍，比小孩子拿着長劍便當。」山木說：「是的，只是請您留心！您在裏邊辦事，比我們在外邊運動容易得多啦！」千岩說：「可以，我得着信息，必定告訴您。」山木要用車送千岩。千岩說：「我坐街上的車子好了。」山木說：「我沒有叫內人來陪您吃酒，很是抱歉。她因

爲小女生病，在裏邊服事小女，所以不能出來。」千岩說：「令愛豐子小姐，有清恙嗎？」山木說：「睡在床上已經一個多月了；所以內人不能不陪伴她。我們男人受妻子的累，是很重的。若是沒有妻子，得着錢不用；那末，聚積許多錢，却也是容易的事情呀！」千岩走出去，主人送到門邊，方才分別。山木送客之後，回到內室。有一個中年的婦人，開了屏門，走出來坐在他的旁邊。這婦人，皮膚白淨，頭髮却稀得要禿了，兩個牙齒翹到嘴脣外邊。這婦人對山木說：「千岩先生走了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才走，豐子怎樣了？」婦人說：「疲乏極了！」對旁邊站着的丫頭說：「你出去！」那丫頭出去後，婦人對山木說：「那孩子今天又打碎一個碗，並且把衣服撕破；她已經十八歲了，却還這樣瘋癲，是什麼道理呀？」山木說：「照着這樣，我應當把她送到巢鴨瘋人院去。」婦人說：「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呀！我却很可憐她！他今天曾對竹兒說：武男太無情了！我去年送給他新年的禮物，和羅巾，手套等；那許多東西，全是我拿積蓄的錢買的。我待他的情意很深厚，他却不把我放在心上，娶了一個又難看又放肆的

浪子。唉！武男太無情了！我是山木的女兒，就是照着家世說起來，我也沒有什麼不及他，浪子怎能及我尊貴呢？她說了這話便哭了。她既然想武男，你有什麼法子安慰她嗎？」山木說：「這有什麼法子呢？有這種娘，纔有這種女兒；川島家裏新得着爵位，又有許多金錢，試問他肯娶我們的女兒嗎？我想了許多時候，才想出把豐子貢獻給他的法子；但是，這事却做不到，我只得罷了。況且他現在已經娶了，又怎樣呢？若是浪子短壽死掉，或是被她的婆婆趕掉，這事還可想法；但是，這事怎會這樣湊巧呢？我替你們打算，還是另外選取女婿；那末，老來的事情便可靠了。像你這樣有才學的女人，這種小事，也容易想法的呀！」婦人說：「你只是胡說，我實在不願聽，我是不及你調皮的呀！你年紀已經五十歲了，還要在外邊亂走。」山木說：「我不及你會說，你却也過於暴躁了！我愛我的女兒，是和你同樣的。若是力量做不到，就應當另外想法。現在我們不要在這裏爭論了，去看病人吧！」於是他倆便同去看豐子。山木兵造本來是紳士，後來又作了商人。他在壯年的時候，曾經得着武男父親的提拔。所

以他到現在還想念川島的家。有人說：「山木的想念川島，是想念川島有許多金錢。」平心講來，這話却也太刻薄了。他家本來是在櫻川町，設立別墅在橋場地方。他從前是靠著做買賣賺錢的，現在却改換了行業，替陸軍辦軍裝。他的兒子在米洲做買賣。女兒豐子是在貴族女學校新近畢業的。他的女人，是西京的妓女，容貌却不美麗。山木在外邊有許多姘婦，他的女人也稍微聽見這事，却不和他計較。日本的房屋，都是把厚的牆壁做成凹形，像大櫥一般，放置日常使用的東西。豐子的房裏，也有像櫥一般的牆，裏邊放着琴牀，月琴，並且有玻璃匣，裏邊放着一個小木頭人，靠牆有書桌，對面掛着鏡子；房屋的中間安置着一張床，床上被和枕全是用錦緞做成的。這床上，有十七歲的女孩子，側着身體睡臥着。她臉色紅得像玫瑰花一般；面頰豐滿，肉却太多了；嘴唇稍微張開，眼睛半開半閉，嘴裏嚙嚙咕咕的罵了頭丫頭。丫頭在床後彎着身體，用袖子遮掩着嘴，只是笑。豐子忽然掀開被起來，拿出一張像片。那張相片，是女學堂裏全體同學，穿着制服坐着拍的。豐子把那像片看了半天，用指尖戳

破一個女同學的臉。正在這個時候，聽見屏風移動的聲音。豐子說：「什麼人是竹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是的，是禿頭髮的竹。」山木和他的女人，走到豐子的床前。豐子勉強起來，把像片藏在胸懷裏。山木說：「豐子，現在好些了嗎？剛才你藏在懷裏的，是什麼東西？給我看！」豐子越要藏那像片，山木越用力把像片拉出來。山木看了那像片，說：「這是浪子的照相呀，你爲什麼把她弄破呢？你的罪過，是比夜裏罵神道還厲害哪！」山木的女人說：「不要再說這話了！」山木說：「豐子，你是山木的愛女，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？他既然無情，你爲什麼捨不得他呢？倘若得着有錢的男人像三井、三發，或是相大將的兒子，全是很好的，若是不然，嫁給外國的王族，也沒有什麼不好呀！爲什麼這樣想不開呢？」豐子本來在母親的面前，是很放肆的；但是，她見了父親，便不說話了。山木說：「這孩子，爲什麼不答話呀？你總忘不了武男嗎？豐子，你聽着！你爲什麼不到西貢去看那裏的景緻呢？那裏有許多很好的景緻，可以使你心裏快活。並且西貢是出緞的地方，儘可以去買衣料，你願意嗎？」山木又回頭對她的女

人說：「你爲什麼不帶着豐子到西京去呢？」山木的女人說：「你能和我們一全去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我的事情很忙，那裏能到那裏去呢？」山木的女人說：「那末，我也不去。」山木說：「什麼道理呢？」山木的女人大笑。山木覺着奇怪，問她爲什麼笑。山木的女人說：「你留在這裏，我却不放心呀！」山木說：「在女兒的面前，爲什麼這樣亂說呢？豐子聽着你娘所說的都是傻話，你不要聽呀！」山木的女人說：「你不要再瞞別人了！」山木說：「你不要說吧！」又看着豐子說：「你放心吧！這事還有法子想呢。」

第 五 章

片岡的家庭

六月裏，禮拜六的下午，赤版地方栗子花開得很興旺。片岡中將的家門，全隱藏在栗花的裏邊。這天，中將坐在榻榻上，很是空閑。中將的年紀，已經有五十多歲了；頭髮也微禿了，並且現出斑白的顏色；身體很大，大約有二百鎊重；頸項短得和肩膀一樣平；下巴重疊着，幾乎和胸相合；肚皮很大，兩腿很粗；

臉上現出土紅色，大鼻子，厚嘴脣，鬍子不濃，眉毛很淡，兩眼細得和線一般；臉色却很和氣，臉上常帶笑容。望見他的人，都很快活，佩服他的道貌。前幾年秋天，中將將要到山裏去打獵，穿着打獵的衣服，走到半路上渴了，到一個山上的人家討水吃。那家的老婆子，見了中將那樣子，以為奇怪，問中將說：「到山裏打獵，能賺多少錢呢？」中將笑着說：「沒有錢賺的。」老婆子說：「打獵賺不着錢，怎能得着吃的東西呢！還不如靠着氣力做事，能賺五十元哪！」中將說：「每月賺五十元嗎？」老婆子說：「一年賺五十元罷了！你若沒有事情做，可以在我家做事，我給你工錢。」中將說：「多謝媽媽的好心，過兩天我再來拜望您。」老婆子說：「像你這樣高大，埋沒在打獵裏邊，却是很可憐的。」中將把這事記在心裏，時常講給朋友們聽。其實只看中將的相貌，不知道中將的底細的人，對中將所說的話，也都是和那山上的老婆子相仿的。知道中將的事情的人，才知道他是國家不可少的武官。中將站着和山一般，出兵打仗，全是不動聲色的；兵士遇着厲害的敵人，都是要嚇得面無人色的；往往靠着中將的鎮

靜，才能打着勝仗。中將的書房裏，用磁盆種着文竹，牆壁上掛着天皇天后的御容，左牆上有南洲老人寫的「成仁」二字，下邊擺着書籍，牆角放着同僚的像片；打開了東南面的窗，可以看見靈南的山；又可看見愛宕的塔尖，從樹林裏伸出；南窗外邊有一個花園，栗花開得很多；栗樹的空隙裏，隱隱可見冰川神社；天氣清明，天上現出藍色；栗花和白粉一般，襯着藍色的天，更現得它的嫩白。這時，有栗樹的枝，橫在窗外，太陽光穿過樹的空隙，進入書房，影子碎散得和篩子相仿；微風吹來，便把花香送進房裏。中將左手拿着一本書，這書上是記着西伯利亞鐵路現在的情形。中將正在慢慢的翻書觀看，小門忽然開了，有兩個孩子探頭向裏邊觀看，又笑着去了。這兩個孩子，一個是男孩子，年紀有八歲，穿着海軍衣服；一個是女孩子，年紀有七歲，短頭髮遮着額角，穿着紫柳條的衣衫。這兩個孩子，笑着出去了片刻，又走進來，跑到中將的旁邊，各抱着中將的一條腿，不住的喚「爸爸。」中將微微的笑着，左手撫摩男孩子的背，右手撫摩女孩子的頭髮，說：「學堂裏放學嗎？你們的月考好嗎？」男

孩子說：「我的算學考着甲等。」女孩子拿出幼稚園裏的成績品，放在中將的膝上，說：「先生說我的針綫做得好。」男孩子說：「我讀書是乙等，其餘全是丙等，心裏很不快活。」中將說：「只要再用功些，成績就會好的，不要灰心呀！你今天讀的書，有什麼故事？」男孩子說：「我聽先生講楠正行所做的事，很是佩服。爸爸說說看是楠正好呢？還是拿破侖好呢？」中將說：「這兩個人全是偉人。」男孩子說：「我喜歡楠正行，更喜歡海軍。爸爸作陸軍的官，我一定要作海軍的官。」中將笑着說：「你作海軍的官，在你姊夫武男的手下，他是可以教訓你的了！」男孩子說：「他不過是小官罷了，我是要作中將的。」中將說：「海軍裏是沒有大將，中將那些稱呼的，只是稱呼海軍提督。你願意作提督嗎？」男孩子說：「爸爸是中將了，中將不是比少尉大嗎？」中將說：「官職的大小是沒有什麼道理的；只有讀書多，學問好，才能叫做偉人。」女孩子許久不能說話，忍不住了，便大聲說：「爸爸，今天先生講一個故事給我聽，說兔子和烏龜賽跑的事情，我來告訴給爸爸聽。有一天，兔子和烏龜約好了，

要比賽脚力……」她正要說下去，回頭看見有人走來，便說：「媽來啦。」這時，有一位太太慢慢的走進房來。這太太把頭髮梳成西式，眼角稍稍斜着，一望而知是個狡猾的女人；面頰上稍微擦了些粉，牙齒白淨，穿着和服，用黑綢子作腰帶，手上帶着寶石的戒指。她見了那兩個孩子，便說：「你們又來攬你爸爸了。」中將說：「我正在問他們學堂裏的功課。」那太太對小孩說：「你們出去，你爸爸要念書了。你們在外邊等着，過一會兒，我領你們去玩。」那兩個孩子聽了這話，便攙着手跳出去了。太太對中將說：「你待孩子們太寬了。」中將就笑着說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？我待他們寬，他們也和我親熱呀。」太太說：「我只知道，嚴父慈母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。照你所說的話，是要陰陽顛倒了。現在教訓孩子們的事情全是我做，你却做好人，使他們怨恨我。」中將笑着說：「先生不要生氣，坐下吧，不要怪我了。」便從桌上拿起英文讀本來念，却念得聲音滯澀，很不暢快。太太閉着眼靜聽，指摘念英文的錯處。這種念英文的事情，却是中將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課。因為中將在西歷一千八百六十

八年，輔佐明治維新，事情很忙，所以沒有功夫學英文。直到去年，從常備軍的中將，調到後備軍裏，才有工夫念英文書。他的英文先生，就是他的太太繁子。繁子是九州有名的讀書人家的小姐，在英國倫敦留學的時候很久。就着英文說起來，她在日本固然是勝過常人的了。因為她在倫敦住得長久了，所以各種事情全要學歐洲人的樣子，幾乎要把中將的家，全變成西洋人的房屋。但是，這位太太改變家事的結果，却被全家的男女傭人暗笑。她的兒女也不和她行親嘴的禮。中將只是用心在國家的事情上，却沒有心思管家事。太太的號令，既然不能施行，於是天天生氣。這時，中將才念了一篇英文，想要把它翻譯成日文。門開了，走進一個年輕的女郎，用紅絲綫束着髮，年紀有十五六歲。她看見她的父親捧着一本小書，拚命的念，忍不住笑出來。她對太太說：「媽，加藤阿姨在客廳裏等候您哪。」太太心裏不快活，說：「她來了嗎？」中將便對那年輕女郎駒子說：「你去請阿姨進來吧！」駒子出去了片刻，一個四十五六歲的太太，慢慢的走進房來，和中將夫婦行禮。這位太太，就是浪子

駒子的生母的胞妹，容貌很像浪子；她的丈夫是加藤子爵，現任上議院議員。浪子的嫁給武男，就是加藤夫妻倆做的媒。這時，中將站起來，請加藤太太坐下，說：「太太請坐，咱們許久不見了，加藤子爵在議院裏事情忙嗎？」加藤太太說：「他並不是公事忙，忙的却是花園裏的事情；每天翦花修葉，却似園丁一般。現在我家裏的石榴和玫瑰花，開得全很興旺，您幾時有工夫，請到我家去看花吧！」又對中將的太太說：「我的男人很想請姊姊到我家去玩，並且要請您帶着毅一和道子同去。」中將的太太和加藤太太，性情是大不相同的；並且所受的教育，也大有差異，所以總沒有和洽的時候。加藤又是前太太的胞妹，所以兩人見面的時候，心裏總不舒服。片岡太太以為：「片岡中將的身心性命和富貴，全是自己應當獨自享受的，怎能容留別人在這家裏呢？」並且加藤太太往往要提起從前的事情，使中將想着起先的太太，加恩惠到浪子和老婆子。這兩件事情，全和中將的太太成了仇敵。現在浪子嫁了，老婆子走了，家裏已經沒有中將太太的眼中釘了；但是，中將太太一見加藤太太

到來，却似起先的太太又活過來和她爭寵一般。這時，加藤太太從衣襟裏拿出糖果來，說：「這是我送給毅一和道子的，爲什麼不看見這兩個孩子呀？難道學堂裏還沒有放學嗎？」這時，駒子送茶進來。加藤太太拿出一朵綢緞做的花，對駒子說：「我給你插上這花吧！」中將太太說：「多謝姊姊，他們三個孩子，得着姊姊賞的東西，全要快樂了。」這時，有男傭人進來，對太太說：「現在有紅十字會裏的人，來拜望太太。」中將太太便趁着這機會走出去。她出去之後，用手招駒子出去，附耳說了幾句話。駒子便伏在窗外，偷聽裏邊說話。中將的太太，便獨自出去了。駒子小姐，也是中將前妻的女兒，繁子太太却很喜歡她。浪子性情文靜，說笑很少。中將的太太不喜歡浪子，以爲她是孤癖的。駒子性情活潑，她的晚娘却喜歡她。中將的太太所以喜歡駒子的緣故，也是表示浪子不好，所以不喜歡她。繁子賣弄學問，嘴很會說，只看表面的人，幾乎要說她勝過中將了；但是，中將不對着別人自誇才學，別人全和他親近。太太雖然逞能，看見她的却不敢和她親近。因爲這個緣故，太太的勢力便孤單了。

她因爲勢力孤單，所以見了和自己親近的人，便拉來作幫手；凡是從前用的剛強的傭人，全打發去了；對於新用的人，便假裝慈善，買服人心。駒子雖然親愛她的姊姊浪子；但是，因爲她的晚娘喜歡聽別人說浪子的壞處，所以也假造謠言，在晚娘面前說浪子的壞話，拍晚娘的馬屁。太太得着駒子做她的偵探，心裏很喜歡，往往靠着駒子，偵探家裏人的錯處。這時，駒子站在東窗外邊，長廊的第二窗下，聽見她的父親和阿姨說笑得很快樂；後來說話的聲音稍微低些，只聽見說：「浪子……浪子的婆婆……」其餘的話却聽不清了。這時，毅一嘴裏唱着歌走來，看見駒子側着耳朵在東廂聽話，想要叫出來。駒子對毅一擺手，叫他不要叫。毅一却不明白駒子的意思，仍舊喊說：「姊姊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駒子叫毅一不要說。毅一仍舊不住的問。駒子生氣跑去。毅一說：「你的胆子太小了！」他說了這話之後，便進中將的書房，見了阿姨，鞠躬之後，便站在他父親的旁邊。阿姨對毅一說：「我的親愛的孩子呀！你越來越長得高了。你現在仍舊天天到學堂裏去嗎？」毅一說：「是的。」加藤太太說：

「我聽見你的算學考着甲等了。你明天和你的爸爸媽媽到我家去看花，好嗎？」中將說：「道子到那裏去了？毅一，你過來！這是你姨娘賞給你的，你喜歡嗎？你媽到那裏去了？還和客人說話嗎？你去對你媽說，姨娘就要走了。」中將等到毅一去了之後，便用眼看着加藤太太，現出想心事的樣子。過了許久，才說：「今天把奶媽喊回來，少一樁煩惱的事情，也是好的。這種事情，我是早就料到的了。我本來是不教她去的；因為浪子要帶她去，她自己也情願去，所以我就任她去了。現在照這樣做……。」中將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太太已經進來了。中將的太太看着加藤太太說：「姊姊要去了嗎？我很抱歉！客人恰在這時候來，以致少陪，請姊姊原諒呀！」加藤太太說：「我們是親戚，何必客氣呢？您去陪客吧！」中將太太說：「客人已經去了。這又是爲着開慈善會的事情來的。其實開這種會，却也未必能得着錢。姊姊回府之後，請您替我問千鶴子好！自從浪子嫁了之後，千鶴子許久沒有來了，我很想她。」加藤太太說：「她的身體很弱，所以少來問候；咱們再見吧！我走啦。」加藤太太辭別了中將太太，

走出房門。中將帶着道子、毅一，一同送出去。中將出去之後，中將太太便坐在中將的座位上，翻着客人送來的慈善會章程，對駒子說：「剛才阿姨說什麼話？」駒子說：「我聽得不很清楚，好像是說老奶媽的事情。」駒子說：「我聽見說，武男哥的娘時常發風痺病，火性很大，別人不能和她接近。有一天，老奶媽偷偷的對浪子說：老人家有了這種奇怪的皮氣，您却是苦了！幸虧她年紀很大了，在世上的日子很少了，您可以不必憂慮，耐着心兒等待着吧！這種話，媽媽聽見了以爲怎樣？像是荒謬吧？」太太說：「這老東西不荒謬，還有那個荒謬呢？」駒子說：「老奶媽所說的話，被浪子的婆婆聽見了，便氣極了。」太太說：「誰叫她偷聽別人說話呢？這種煩惱豈不是她自取的嗎？」駒子說：「浪子因爲婆婆生氣，便到阿姨家裏去。」太太說：「爲什麼到阿姨家去呢？」駒子說：「浪子每逢疑難的事情便去和阿姨商量。」太太冷笑了一聲說：「阿姨有什麼好計策呢？」駒子說：「我聽見爸爸說，要喊老奶媽回來，看管子別墅。」太太說：「你聽見的就是這幾句話嗎？」駒子說：「我還想聽下去，

却被毅一走來喊叫便不能再聽了。」

第 六 章 述敘武男的母親

武男的母親，名叫慶子，年紀有五十三歲。她除了時常發作風痺的病之外，身體還強健。她的丈夫的坟，離家有十英里。她時常從家裏走到坟上去，却不覺着疲倦。她的身體的重量，有一百五十磅，在做太太的女人裏邊，像這樣肥胖的却是很少。她在她的丈夫通武在世的時候，本來是很瘦的。她自從六年前寡居之後，却很快的肥胖起來了。有人說：「通武的性情，是端方嚴厲的；常把壓力加在他的太太身上。他的太太却像一個皮球，壓緊便縮小，放開便圓了。」通武是寬藩的小鄉紳，明治維新之後，方才做官。大久保作宰相的時候，通武很被宰相看重，做了幾任官，得了許多金錢。通武的性情很剛強，朋友很少；只有加藤子爵，是他的老朋友。大久保不做宰相之後，便有許多人說通武的壞話了。通武並不是靠着功勞得的爵位；因為寬藩地方很偏僻，沒有什

麼人才，所以通武便容易起來了。通武喜歡吃酒，吃了五六杯之後，便要用白眼看酒席上的客人。凡是地方上開會議事，遇着吃醉的時候，別人便不敢和他辯論。通武在世的時候，這川島家裏的人，多是受着非常虐待的。只有武男，却受着寵愛。通武的雙膝，就是武男的跳舞台。除了武男之外，從太太及到男女傭人，沒有一個不被通武打過的。就是山木從前貧賤的時候，作通武的門客，通武也曾經打過他。但是，山木雖然被打，却也不很覺着羞辱；只要有利可圖，他是沒有不遷就的。川島家裏人，對主人怕得和鬼怪一般。通武生起氣來，就是廚房裏的老鼠，也不敢張開嘴咬東西。小丫頭拿着東西，聽見主人發怒的聲音，甚至失手把東西落在地下。通武屬下的官吏，想要拜見這位上司，一定要先問這上司現在喜怒如何；聽見這上司正在生氣，便嚇得縮回去，不敢出頭來見了。慶子太太陪伴這狂妄的男人有三十年之久，受着的苦，是說不盡的了。慶子的公婆在世的時候，也是很兇暴的；等到公婆相繼去世之後，眼前的大敵便只剩一個通武了。慶子也想和通武打仗，先用哨兵試探，但是，剛

才遇着敵兵，便望風而逃了。於是只得投降，不敢揚眉吐氣了。她受了丈夫的氣，便靠着酒消愁；到了晚年，吃酒更多，幾乎一天到晚沒有醒的時候了。她忍耐了二十多年，幾乎不能再忍耐了。她時常偷偷的嘆氣說：「我情願嫁給窮苦的男人，實在不願意作爵爺的太太了。」日子很快，三十年的夫妻，却永久分別了。慶子雖然面子上哭泣，心裏却很舒服，知道以後可以自由了。她得着自由之後，却又建立強權。從前別人看見這位太太是很可憐的，現在却見她又變成很可怕的样子。她見打自己的人已經去了，便可以在家裏肆無忌憚了。她要使家裏人怕她，便放出辣手來。她現今的兇暴簡直要勝過從前的武通。武雖然兇暴，還不很尋找別人的錯處。這太太既然兇狠，又多疑心；天天尋找家裏人的錯處，以致家裏人更難過日子了。前邊所說的，便是浪子的婆婆的事情。凡是新娘子才見公婆的時候，總有一種含羞不安的樣子；並且本來梳辮子的，現在却變成髮髻兒了；本來女傭人是稱呼自己叫小姐，現在却變成少奶奶了。自己的樣子，既然和從前不同；聽見別人稱呼自己的聲音，又

是入耳不順；所以一舉一動，總是含羞帶慚的。到了後來，人地全熟了，便也逐漸知道作媳婦的道理了。浪子在這時候，才從大小姐變成新媳婦；她在臨嫁的時候，中將對她說：「你這回出嫁，便是片岡浪子的事情完了，川島浪子的事情起頭了。」這兩句話，浪子是牢記在心的。她到了婆家，看見樣子便大不相同了。若論財產，是婆家比娘家大；嫁到這樣的人家，可以說是富貴雙全了；然而自己的爸爸，是國家的大臣，親戚朋友很多，全是做官的；至於婆家，雖然很闊，親戚朋友却是很少。並且浪子的娘家，自從晚娘進門之後，全講新法。浪子的婆婆，却仍舊守着三十年前小鄉紳人家的家法，不論什麼事全要自己看着做。這婆家有一個男傭人，名叫田崎，人很謹慎誠實；所有門外的事情，全是這男傭人去做的。至於門裏的柴米油鹽小事情，却是婆太太樣樣自管的。浪子嫁到婆家的時候，帶着一個老婆子進門。婆太太看見了，已經以為奇怪，覺着不安了。這回浪子的奶媽被婆太太趕出來，並不是只為說話得罪了婆太太。因為婆太太早已有趕去老奶媽的心，這回不過是借着此事了却從前

的心願罷了。浪子雖然記着父親囑咐的話，要順從婆婆的意思；但是過不多時，婆婆的兇惡聲音已經發出來了。武男帶着浪子從伊香保回家之後，接着海軍部的文書，教他統帶兵輪到海裏去巡察。浪子既然嫁的是海軍裏的軍人，固然早已知道有分別的時候了；但是，新婚便分別，心裏總不免要難過的。武男去了之後，浪子的心裏難過了許多時候。中將在沒有把浪子嫁出的時候，屢次看見武男，總贊他是大人物；所以一見加藤作媒，便答應了。浪子嫁到婆家之後，看見武男是個豪爽的丈夫，所以對於丈夫很是敬愛。武男得着這清秀聰明的女人，也是很得意的。這回武男到遠處去，夫妻倆全是捨不得就分開的。浪子自從送丈夫出門之後，心裏又添了許多苦處。她的年老的婆婆，風痺的病又發作了，性子更加兇暴了，天天尋找她的錯處，使她沒有安心的時候了。並且老奶媽已經去了，閨閣裏沒有一個人陪伴她，安慰她。在這時候，浪子是第一回成了孤獨的人了。有一天，浪子正在裁衣服，婆婆走來看見了，便罵說：「你把尺寸弄錯了，我來替你裁吧！你在娘家二十多年，只是酣睡嗎？」

你到我家裏來，是來做媳婦的嗎？一像這樣的罵，是很多的。浪子的婆婆，病着睡臥在床上，丫頭又走開了，所有服事婆婆的事情，全由浪子一個人做；但是，這種事情，浪子沒有做慣，總難稱婆婆的心。婆婆便借着罵丫頭的話，來罵浪子。浪子聽了這種吼叫的聲音，直嚇得心跳肉抖。然而雌老虎的這種吼叫，還只是表示意思罷了；從此以後，還要對着浪子張牙舞爪。浪子回到自己的房裏，拿出武男的照像來親嘴，說：「親愛的人呀！你爲什麼不早些回來安慰我呢？」但她很賢德，並沒有怨恨的心，仍舊盡心竭力的服事婆婆。

第七 章

鴻來雁去

有一天，浪子接着武男從香港寄來的書信，信裏說：「最親愛的浪子：我寫這信的時候，寒暑表上已經達到華氏九十九度了，我拿着筆寫字，汗已經把我的身體浸濕了。從前我在佐世保的時候，曾經寫一封信寄給你，想來你已經接着了。我從那裏出發之後，沒有遇着風浪，天氣却是非常的熱。雖然我

們是身居海上的人，却也很難忍耐這熱。我的同伴十幾個人，都因為中暑而生病了。我的身體還好，沒有生病；只是因為受着熱帶的太陽和風，皮膚變成和黑人一樣的顏色；我對着鏡子看我的臉，却吃了一驚，幾乎不認得自己了。同伴叫我把我的相片寄給你，我却不愿意把我現在的醜像給你看。昨天上岸，看見同國的僑人，到海邊來接我，你寫來的信，我已經看過幾回了，心裏很是難過，知道母親舊病又發作了。有你在家里服事她老人家，我的心是可以放寬的了。我行到遠處，全靠你代替我服事老人。母親的病發作的時候，性子是很暴躁的。你忍耐着服事，却是很難的。岳父和加藤阿姨，想來都很平安。姨丈仍舊天天養花尋快樂嗎？老奶媽已經去了，究竟是為什麼事情呢？老奶媽走了之後，你是沒有伴了，如何是好呢？你寫信給老奶媽的時候，須要替我安慰她，我回來的時候，必定拿東西送給她。這老奶媽是很有趣的，我很喜歡她。姨娘和千鶴子，常到我家來嗎？我聽見千岩也常到我們家裏來，我們家裏親戚很少，常來的只有這人，母親也很贊成他。你能優待他，也可以得着老人的

歡心。他很靈敏，或者能幫你做爲難的事情。你最愛親的武男啓。這信的下邊，又寫着幾句，是「附寄母親的信，請你念給她老人家聽！我在香港，耽擱幾天，便要經呂宋、雪梨，到舊金山去，然後繞道檀香山回國。到家的時候，是在秋天。你下回寄信給我，可以直接寄到舊金山，日本領事館，我自然可以接着。」過了幾天，浪子又接着武男從雪梨寄來的信，信上說：「親愛的浪子：今年五月裏，我和你在伊香保採蕨花，後來過了不到三個月，我的身體已經在南半球的雪梨了。夜裏想着從前的事情，覺着世界的變化，簡直是出人意料之外的。去年我在海裏遊巡，還覺着頭昏眼花，現今走海路，却和在平地上行走一樣了。我不論走到什麼地方，心裏總是想着你。我在夜裏掌着舵，看見滿天的星，覺着那一顆一顆的全是你的影子。老實告訴你吧！我和朋友玩耍，總是沒有心的；我只覺我的心已經放在你的肚子裏了。我在這裏寫信，覺着這一封信，不久就要到你的手裏，你要在窗前看它。我恨不能拿我的心肝，和這信一同寄給你呀！雪梨地方有錢的人很多，他們都預備遊玩的船，時常出去遊玩。

我也想在我的功名成就之後，回到老家，造一隻五千噸的遊船，我作船長，使孩子們作水手，帶着全家的人遊行四海；尤其要帶你到雪梨，使你看我年輕時候想念你的地方……」浪子寫給武男的信，也有兩封如下：第一封信上說：「親愛的武男：我接着您七月裏從香港寄來的信，反覆着念了許多遍，知道那裏天氣很熱，您却康健，我的心才安慰了。婆婆的病逐漸減輕，望您不要掛念！我在獨自居住的時候，也想法消遣。服事婆婆的事情，我怎敢不盡心呢？我自己恨我太蠢笨了，不能稱老人的心。現在我只有盼您早些回來罷了。我娘家的人都好，現在全到逗子的地方去避暑了。加藤阿姨，也到興津的別墅去了。只有我家住在東京，却是很寂寞的。老奶媽住在逗子地方，身體還很強健。我把您的好意寫信告訴老奶媽，她知道了很是感激。現在我只覺對於家事不能明白，後悔從前在家裏沒有留心，以致出嫁之後，不能做事，却是可恨的呀！您叫我在空閑的時候學習英文，我也很願意，但是，我一讀書，婆婆就不快活了；所以我只得把書丟開，專門留心家事。我沒有遵從您的命令，也是

有緣故的，請您原諒！我在冷靜煩悶的時候，很想見您的面。倘若我有翅膀，一定是飛到您的身邊的。我在空閑的時候，是時常拿出您的相片來看的。我對着您的相片觀看，想您也必定在船裏想我了。從前我在學堂裏，沒有留心地理的科學；所以您信上所寫的地名，我却不很清楚。我特為觀看地圖，才能略知您所經過的地方。我想我若做了男人，也要在海軍裏做事，不論您走到那裏，我也要跟隨着的。我發生這種思想，也覺着自己太儂了；然而在想到沒有方法的時候，却也難免有這種癡想。我每逢看見報上說什麼地方有風，就要憂愁，您要自己保重身體呀！你的愛妻浪子拜上。」還有一封信上說：「親愛的武男：我時常想念您，幾乎沒有一夜不夢見您。昨天夜裏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和您一同到伊香保去採蕨花，忽然有人把我們分開，您走得遠了，我却落在海裏，不住的大哭。婆婆走來喊醒我，我的心才稍微放寬了。但是我不看見您，心裏總不快樂；請您早些回來，聽我把心事告訴您吧！這信就是寄到檀香山的，您到那裏必定可以看見浪子拜上。」

第 八 章 海 外 初 歸

新年裏，川島家裏的老太太正在火爐旁邊烘火，回頭看鐘，說：「已經入點鐘了，還沒有回來嗎？」便拿出菸斗來，裝好菸，點着火，用力吸菸。她又時時側着耳朵，聽門外的人聲。她家固然很冷靜，但是在這新年裏，車子來往的聲音却也很多。隔壁人家擲骰子，喊聲和笑聲很是熱鬧。老太太冷笑說：「這有什麼快活呢？」她想着兒子，便罵說：「一到岳家，便不想回來了；凡是年輕的人，都靠不住呀！」她一邊說，一邊想要稍微活動，却觸着有病的筋，便不住地喚痛，又用菸斗敲桌子，喚丫頭說：「松來呀！」正在這時，已經有馬車停在門外，武男夫妻倆回來了。松聽見老太太叫喚，便跑進來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老太太只是罵她來的慢了。松不說什麼，便退去了。武男走進房來說：「媽，晚上安好！」浪子也走進來，給婆婆請安，並且幫着武男脫去禮服，交給傭人；又對老太太說：「媳婦回來晚了，累您等的長久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們回來了嗎？時

候太長久了！」武男說：「是的，孩兒們又順便到加藤宅裏去，阿姨一定要孩兒們同到赤坂去。孩兒們不能推却，只得和阿姨一家五個人同去。赤坂地方客人很多，應酬了許久，所以回來得晚了。」武男因為喝了酒，紅着面頰，搓着手，說：「今天酒吃得太多，有點醉了。」傭人送進茶來，武男喝茶。老太太對浪子說：「你家裏人都好！」浪子說：「多謝婆婆！家父母全叫媳婦告訴婆婆，他們因為事情忙，不能來，抱歉得很。婆婆所送的東西，家父母也都說多謝。」武男說：「我們帶回來的東西，在那裏呢？」浪子便捧着一個大木盤放在桌上，盤上放着一對野雞，還有鵝、鶉、沙鳥。老太太說：「這是那裏來的？」浪子說：「家父到外邊去打獵，直到年底才回家，正想把這些東西拿來送給您，恰巧媳婦回娘家，便帶來了。明天家父還要出去打獵，想打着一個毫豬回來。」老太太吃驚說：「毫豬也能想得着嗎？你父親只比我小三歲，却還這樣強健。他在年輕的時候已經是這樣了，現在却沒有變。」浪子說：「家父非常強健。在山裏住了三天三夜，絲毫不覺着苦。他說他的氣力還敵得過一個年輕的人，所

以他對於他的身體很是滿意。」老太太說：「身體強健，怎能說不是滿意的事情呢？你們要知道！天下的苦事，只有生病罷了。像我這樣的身體，簡直和廢物一樣。現在九點鐘了，你們換了衣服，可以去睡了。」又對武男說：「今天安彥到我們家裏來過。」武男本來要走出去了，聽見這話，便站住了說：「千岩來過嗎？」一邊說，一邊現出不快活的樣子。老太太說：「他說有話要對你說。」武男想了許久說：「他找我，是要問我借錢吧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不，你不知道他要借錢呢。」武男說：「孩兒聽見有人這樣說，明天或者能看見他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山本也來過。」武男說：「這個東西來做什麼呀？討厭！」老太太說：「他說本月十日要在別墅裏請你吃飯。」武男不快活說：「這真是討厭！可惡！」老太太說：「他因為紀念你的爹爹，所以誠心請你吃飯，你怎麼可以不去呢？」武男心裏不快活，却也不便再說。老太太說：「你一定要去呀！我疲乏了，明天再說吧。」武男和浪子對着老太太請了晚安，夫婦倆便一同走出房門，到自己的臥室裏。浪子幫着武男脫去西裝，換上和服，刷乾淨禮服，教傭人拿

茶來吃了，便走到丈夫的身邊，說：「我親愛的人，疲乏了嗎？」武男一邊吃香烟，一邊看寄來的拜年信和名片，又抬起來說：「浪子，你疲乏了嗎？唉！美麗呀！美麗呀！」浪子說：「您說什麼？」武男說：「我說你是很美麗的新娘子。」浪子說：「您說這話使人難為情呀！一便轉臉去看別處。這時，浪子穿着黑西洋綢的衣服，衣邊做出波浪紋，束着白腰帶，胸口有針，插着無忘我花。這身衣裝，是武男從美國買回來的。武男看見浪子嬌羞的樣子，非常美麗，說：「你穿着這身衣裝，今夜又和新婚的時候一樣了。」浪子說：「您再說這話，我要逃走啦！」武男大笑著說：「我不說就是了；但是，你要逃走到那裏去呢？」浪子也笑着說：「我逃走去換衣服罷了。」武男自從去年帶着兵輪，到海裏遊巡，本來是要在去年秋天回來的，因為在舊金山修理輪船，直到去年年底才回到家裏。現在是正月三日，方才出去拜客。武男的母親很是頑固，對於和歐洲風俗相近的事情，是痛恨的。然而武男是一家的男主人，老太太也不能不依他的意思。武男房裏擺的東西，有的是日本的，有的是西洋的，却不容易分別清

楚地上鋪着地毯，有床榻，有茶几，桌子，牆壁的凹處，掛着風景畫。在畫的前邊，掛着通武的遺像。左邊是兩個書櫥，中間掛着通武遺留下來的寶刀。櫥裏放着軍帽和望遠鏡。柱子上掛着一把短劍。牆上掛着幾張照相，一張畫的是武男常乘的戰艦，一張是武男在海軍學校裏和同學照的像，一張是武男的父母和武男在五歲的時候同照的像，一張是片岡子爵穿着中將的衣服照的像。房裏很是清潔，沒有一點灰塵。銅瓶裏插着一枝古梅，橫斜的姿勢，很是好看。照着這臥室看起來，可見武男是很有趣的人，所以擺設東西很有條理。武男在壯年時候照的像，却靠在銅瓶的腹部，含着笑，却在頰受梅花的香氣一般。這時，紅燈照着屋子，四週圍全很光明，火盆裏的炭燒得很旺，發出紫色的光焰。武男剛從軍隊裏回來，看見母還康健，妻很賢慧，進了這幽靜的屋子，穿着長袖的寬袍，實在是很快樂的。他嘴裏吃着香烟，臥在柔軟溫暖的榻上，沒有什麼憂慮的事情。心裏稍微放不下的，却是千岩這個人，不可不防。這時，武男檢查許多送來的名片，看見千岩的名字，心裏便想起一樁事情來了。武

男因爲今天聽見了別人說千岩的壞事，所以一見千岩的名片，便特別注意了。上月，有人把寫給千岩的明信片寄到參謀部，千岩的同伴偶然拿來觀看，才知道是做買賣的人向千岩討債的信。並且參謀部裏秘密的事情，往往洩漏到外邊；這種被洩漏的秘密，都是糧台採辦的事情。因爲這個緣故，日本國裏的大商人，却有因此賺着大錢的。還有人看見千岩時常和商人往來；這種事情，是軍人不應當做的。所以參謀部裏的人，疑心千岩有洩漏秘密的事情。片岡中將是和參謀部部長相熟的，得到這個信息，便告訴了武男，叫武男勸千岩不要這樣做，以免將來不能在參謀部裏做事。今天武男看見千岩的名片，很是生氣，想要找着千岩，當面說破他的錯處。但是，像這樣深閨裏的春光，又怎麼可以把那壞人放在心裏呢？這時，武男看見浪子換了衣服之後，拿一杯紅茶進來。武男說：「多謝你賞給我茶吃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坐在火爐旁邊，說：「媽睡了嗎？」浪子說：「睡了。」又看着武男說：「我親愛的人，你覺着頭昏嗎？今天我的媽催着您喝酒，所以您喝的多了。」武男說：「我不是喝醉，却是

快樂極了。我聽見你爹爹的話，便不覺着醉了。你受着這樣有名氣的爹爹的教育，好極了！」浪子說：「我以爲好的，還不止我的爹爹一個人。」武男假裝不明白，說：「還有一個什麼人呢？」浪子紅着臉，低着頭，摩着自己的戒指，說：「我又怎能知道是誰呢？」武男說：「奇怪呀！你是老實的人，怎麼也會說這話呢？」浪子面頰受着火烘，紅得像玫瑰花一般，便用手摩着自己的臉，說：「我知道您又將要出門了；您在家裏過的日子，却比在軍隊裏少呀！」武男說：「我若是長久住在家裏，您又要教我到外邊去玩了。」浪子說：「那有這事？您爲什麼冤枉人？現在爲什麼不再喝這杯茶呢？」武男喝了茶，把香烟灰敲落在火爐裏，看着房裏的擺設，覺着很快活，說：「我在外邊半年，睡在輪船裏，弔床上。今天看了這屋子，很是寬大，住在裏邊很舒服，簡直是地上的天堂了。我今天住在這裏，幾乎可以說，過第二個蜜月了。浪子，你的心裏也是這樣想嗎？其實，新婚之後就分別，久別之後又聚在一處，這種趣味，却也不比新婚少呀！」他倆全不說話了，對看着和喝醉了一般。過了片刻，浪子像是醒了，說：「

武男：「您要到山木家去喝酒嗎？」武男說：「媽叫我去，怎能不去呢？」浪子說：「我也很願意跟您去。」武男說：「這也是很容易的事。」浪子說：「我怎能去呢？」武男說：「爲什麼不能去？」浪子說：「我有點怕。」武男說：「怕什麼呢？」浪子說：「您也知道那裏有人恨我嗎？」武男說：「誰恨你呢？」浪子說：「就是那個豐子呀！」武男說：「那孩子太儂了！像這種人，我還不知道誰要娶她呢？」浪子說：「我聽見婆婆說，千岩很留心豐子的事，或許他倆已經訂婚了。」武男一聽見千岩的名字，便生氣說：「像他那樣聰明的人，却也要被別人疑心；現今的武人，實在慚愧；我也是一個武人，說起來更難爲情了。現今的武人，並沒有清廉的風氣，只知道貪贓罷了。我並不是說武人全該應窮的，然而也應該節省金錢。若能省吃儉用，却也足夠養育妻子了。武人是要用力的保護國家的，怎能分心到做買賣人的身上去呢？軍官和做買賣的人往來，措兵士身上的油，這是很壞的事情呀！」武男只顧罵海陸軍的將官，浪子靜心聽着，很是贊成，以爲武男將來做了海軍部大將，一定能除去這種弊端，便說：

「您說的話，是很確實的。從前我的爹爹在陸軍部辦事的時候，有許多人送很重的禮物到我家來，我爹爹很生氣，對他們說：我應當做的事情，你們不來求我，我也會做的。倘若靠着禮物，叫我做不應當做的事情；那末，我不願做，你們送禮物有什麼用呢？然而那些人仍舊鑽着門路，接連不斷的送禮物來。我爹爹笑着說：照這樣看來，無怪人人全要想做官了！」武男說：「是的，豈但陸軍海軍也是這樣的呀！」抬頭看鐘說：「十點鐘了。」浪子說：「時候過的很快呀！」

第 九 章 山木宴客

山木兵造在芝櫻川町別墅裏，預備請客。這別墅的房屋，是背靠着西久保山的；其中有池，有橋，有亭台樓閣，種着許多楓、松、櫻、竹；外觀雖不寬宏，內容却很美麗。看了這個別墅的建築，可見山木用不義之財造屋，已經是費去幾萬元了。這時，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鐘了。老鴉慢慢的飛回樹林。有一個人穿着

原书缺页

約他在山木家裏見面。武男想要在見着千岩的時候，把千岩教訓一番；但是千岩却來得很晚。武男走到山石中間，看見一個亭子，便進去稍微休息。方才坐定，却聽見有木屐的聲音，從山上下來。豐子把頭髮梳成高髻，穿着綢衣，站在武男的身邊，定着眼睛把武男看了許久，才說：「你一個人在這裏嗎？」武男本來是縱然聽見砲聲震天，却也不害怕的；現在聽了這尖細的聲音，却怕起來了，立刻逃走。豐子看見武男逃走，便在後邊追趕着說：「武男哥。」武男說：「什麼事情？」豐子說：「我爹爹叫我領你看山裏的景緻。」武男說：「不必了。」豐子說：「我爹爹叫我領你的。」武男說：「還是我獨自遊玩的好。」豐子說：「你什麼見了我就逃走呀？」武男只得站住了。因為在十年前，武男的父親在這裏做長官，豐子的父親却是屬下的官吏，所以武男和豐子是時常見面的。武男在年輕的時候，見了豐子，便要作弄她，直到她哭起來為止。却不料，這豐子已經看上武男，想要嫁給他了。過了十年，兩人都長大了；武男已經娶妻，豐子愛武男的心，却仍舊沒有減少。武男也知道豐子有這種心，所以

時常要避開她；山木的家裏，武男是無事不來的。現在出於意外，忽然遇着豐子，却和跌下陷坑一般，知道是不能逃走的了，便說：「我爲什麼要逃走呀？我喜歡到野地方，隨便走着玩罷了。」豐子說：「你這話太不講交情了！武男進退兩難，心生一計，說：「不知道千岩哥來了沒有？你替我去看看！」豐子說：「聽見說他是晚上才來哪！」武男說：「他常到這裏來嗎？」豐子說：「是的，昨天他還在這裏談話，坐了許久才走的。」武男說：「是的嗎？今天或許已經來了，你替我去看看吧！」豐子說：「我不願意去。」武男說：「爲什麼不去？」豐子說：「我這一去，你就要逃走到別處去了。其實呢，你縱然丟了我，喜歡浪子，却也應當給我點好臉看看；爲什麼只是推開我，使我受不住呢？」這時，武男不願意和她爭論，只有想法子脫身。武男正在想法子，却見一個傭人喊着豐子小姐，走來和豐子說話。武男乘這機會，逃進竹林，走得遠了，方才稍微休息，休息了片刻，仍舊走進人羣裏，知道在這裏是不會被豐子逼迫的了，方才放了心。天晚了，客人逐漸散去，鬧的聲音也沒有了。山木脫掉外衣，穿着便衣，

醉着走到小屋裏，拿着香烟，坐在榻上，他很疲乏，額上的汗像雨點一般說：「待慢諸位了，抱歉得很！但是，今天的聚會，却可說是很快樂的了。」又對武男說：「男爵今天喝酒，爲什麼不盡量呢？這樣喝酒，却不像海軍裏的人呀！從前尊大人喝酒，那才爽快哪！我雖然年紀老了，但是，喝幾斤酒，却也沒有什麼稀奇。」這時，千岩來了；他走到山木面前說：「今天您的興致很好，像是又得着許多金銀了。」山木說：「這又何必說呢？」一邊說，一邊把火點香烟；因爲手抖，點了半天香烟還沒有着，便對千岩說：「所說的事，正在動手做；這買賣很好！現在答應外國人和我們住在一處，事情更容易做了。」又對武男說：「武男世兄您爲什麼不拿出幾萬元做買賣呢？您就是要瞞別人，却也可以叫您的管家替做，賺許多錢呀！」山木醉了，只是隨嘴亂說。武男正坐着，並不說話。千岩見了武男，又對山木說：「我還想做生意，可惜沒有本錢，不能發財。武男，你爲什麼不試試看呢？」武男繃着眉，對兩人說：「二位的好意感激得很！但是，我在軍隊裏做事，是不想發財的。並且我這身體，還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葬

在魚肚子裏，或是作砲灰呢？就是有了許多錢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如果我得着兩三萬元，却也要捐到海軍學堂裏去，決計是不做買賣的。」千岩聽見這話，眼看着山木說：「山木先生，我現在有點私事要和您商量，請您不要再說得意的事情了。川島男爵已經答應借錢給我，我想請您作保人，您的圖章在這裏嗎？」便從衣襟裏拿出借據來，交給山木。這時千岩的窮，已經達到極點了。他在參謀部裏，非但和山木合夥弄錢，並且要私移公款做買賣。他做買賣，失去本錢五千元，已經向山木借過錢了，只得着兩千元，還少三千元。他想着親戚裏只有武男很有錢，武男的母親又喜歡他；但是，阿姨雖然待他好，却很小氣；倘若猝然間向她借這許多錢，一定是借不着的；然而歸還公款的事情，却又是急的；所以他不得已，便假造了武男的圖章，借着三千元。他想到借錢的期限要滿了，倘若債主寫明信片寄到參謀部裏討債，這事傳出去，自己的功名便危險了。所以他想要向武男借三千元，拿來還那債主。一月三日，他去看武男，武男却出門去了，沒有會着。後來又接着文書，被上司差使到外邊去辦

公事過了幾天，方才回來。所以債主向武男討債的事情，千岩却不知道。山木看見千岩拿出借票來，連忙說：「可以。」便拿出圖章來，蓋在借票上之後，再拿那借票到武男的面前說：「借據已經在這裏了，幾時交錢呢？」武男說：「錢已經帶在這裏了。」千岩說：「確嗎？您騙我吧？」武男從衣襟裏拿出借票，拋給千岩看，說：「這不是二千元的鈔票嗎？」千岩見了武男的樣子，老羞成怒，臉色登時改變，咬着牙齒跳起來，他看那武男拋過來的借票上，已經加上墨圈，知道武男已經替他把那借款還了，便說：「這……。」武男說：「這張借票你還沒有知道嗎？爲什麼還不自己認錯？」千岩素來是把武男當小孩子看待的，現在却受着武男的羞辱，他恨極了，便想報仇。山木吃了一驚，倒拿着菸斗，把火接近鬍鬚，嚇得許久說不出話來。武男說：「千岩，這事我也不必再說了；咱們是姨表親，決定不能因爲你假冒我的圖章，便和你打官司。這三千元，我已經替你還了。債主得着還的錢，大概是不致於再寫信到參謀部裏羞辱你的了，你放心吧！」千岩不能答話，面子上還做出鎮靜的樣子，心裏却恨不得

把武男用刀劈死，他却也知道，這時用武力解決，是沒有好處的；便假裝和氣的面容，對武男說：「我親愛的老弟，承蒙您教訓，我真慚愧極了。我做這事，却是不得已呀！」武男說：「因為不得已，便可以把法律當作玩耍的事情了。」千岩說：「老弟不要生氣，我把我的委屈告訴您吧！我做這事，實在是沒有別的法子想了。如果您在家裏，我一定直接向您借錢。因為您沒有回來，我又不能向阿姨借錢；又想到再過一個月便能還那借款，所以就這樣做了。我做這事，實在是救急呀！現在我知道我的錯處了！我並不是要欺瞞您，我本來打算還錢之後，是要老實告訴您的。」武男說：「這話靠不住！你如果是老實的，為什麼不先問我肯不肯借錢，就請山木作保人呢？」山木看見武男生氣的樣子，怕他們打起來，便說：「男爵不要生氣吧！這事太糊塗了，我却不知道。你們是至親，儘可以放寬鬆點呀！三千元的數目又不多，不必計較了！千岩先生固然是做錯了，不過這事傳出去，便要妨礙千岩先生的前程。請男爵看在親戚的面上，成全他吧！」武男說：「我若不是看在親戚的面上，就要和他打官司了。還替

他還債嗎？這事和山木先生沒有關係，請您不要管！」又對千岩說：「這事不能就這樣罷休，從今天起，我和你一刀兩斷，不要再講交情了！」千岩見事情壞了，也很生氣，說：「你要和我斷絕交情嗎？我也沒有什麼可惜呀！」武勇氣得兩眼全紅了，說：「你已經得着錢，又有什麼交情可惜呢？簡直是小人罷了！」千岩說：「你把我當什麼人呀！」這時，山木已經酒醒了，便站起來說：「男爵和千岩先生，全不要生氣！你們不住嘴的爭論，便要把親戚的和氣傷了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向左右作揖，求兩人不要爭吵。兩人便閉住嘴，不說什麼了。過了片刻，武男又瞪着眼睛看着千岩說：「千岩，這事可以不必再說。我和你從小到大，我總是把你當作兄長看待。本來我們是應當互相幫助的，只要做得到，我總可以拚命替你出力。但是，近來有許多人說你的壞處，使我敬重你的心全消滅了。你想着各種法子騙我，把我當作儂孩子；然而你要知道，你欺騙我，不過是一個人受着欺騙，其實還有比這事更大的哪！我又何必說呢？那三千元怎樣被你浪用，我可以不必問；但是，還有於你有益的話，却不可以不對你說。你做的

事情是不能把衆人都瞞住的。現在陸軍裏的人，已經有暗裏防備你的人了。你只是看重金錢，却不顧名譽；等到很大的恥辱臨到你的身上，你又怎能忍受呢？從此以後，一定不和你見面了。這是分手時送給你的好話，並且還送給你三千元。」說完這話，便把那借票撕碎，丟在地下，走到別的屋裏去了。這時，豐子正靠着牆壁聽，隔壁武男說話。武男走進這屋，恰撞着豐子，吃了一驚，又逃走到別處去，也不顧豐子的流淚了。山木見武男已經去了，便張大了眼睛說：「這孩子的皮氣，還是和從前一樣大呀！但是他把三千元作絕交的禮物，您也不算吃虧了。」千岩看着地下的碎借票，不再出聲，只是不住的咬嘴唇。

第十章

病中和女友談心

三月裏，浪子受了風寒，生了小病，沒有吃藥，却就好了。過了幾天，浪子給婆婆做衣服，到夜深的時候，病又發了。直到二月裏，浪子還睡臥在床上。到了冬天，天氣非常寒冷，浪子的病更不能就好了。她的病雖然沒有危險；但是，常

臥在床上，飲食很少，却也不是好的景象。有一天下午，牆壁上掛的鐘已經敲了兩點，屋裏沒有別的聲音，只聽見鐘上的擺慢慢動着的聲音罷了。天氣很好，病床上有屏風遮太陽，然而光綫已經射到浪子的手裏了。浪子正在替武男做襪子，左邊瓶裏插着梅花，梅花的萼還少，可見春光還沒有老。紙窗受着日光，有小貓的影子；那貓在瓦溝上晒太陽，却把影子留在窗紙上了。一個小蜜蜂，聞着花香，飛來撲那紙窗；小貓便起來，用腳爪擦那蜜蜂，却得不着；便又用腳爪摩自己的臉，只見窗上貓頭的影子忽上忽下。浪子斜着眼看着貓的影子，眼睛立刻花了；把眼睛閉了片刻，稍微清爽了，便又做襪子。忽然聽見走廊外邊有木屐的聲音，短影子在窗上閃過，知道是婆婆來了。浪子的婆婆走到病床近邊，問浪子說：「你今天怎樣呀？」浪子說：「好多了，只是不能就起來。」便把襪子放下，想要起身。婆婆攔住說：「不要起來吧！你爲什麼還要做襪子呢？這事是病人不該應做的呀！凡是生病，總要靜着才好，怎麼可以又做別的事情呢？你不要拚命給武男做事，要病快點好才對呀！」浪子說：「媳婦

生病久了，心裏悶得慌，所以做這事解悶。」過了片刻，婆婆問浪子說：「你接着武男的信嗎？信裏說什麼話呢？」浪子便從枕頭底下拿出信來交給婆婆說：「他這信上說，他要在禮拜六那天回來了。」老太太把信稍微看過，便還給浪子說：「信裏說要叫你搬到別處去養病，這却太傻了！像這樣冷天，使生病的身體冒犯冷氣，就是身體本來很好的人也受不住，何況你的身體本來是不好的呢？其實有了小病，只要靜養便能好的，何必要這樣麻煩呢？武男是年輕的人沒有知識，學了近時的壞法子，一病了就要請醫生換地方。但是我在年輕的時候，像這樣小病，往往是睡在床上的，生小孩的時候，也不過十天就起來做事情了。你該應寫信給武男，叫他不要掛念，凡百事情有老人在這裏哪！」說完了微微的笑，眼睛裏露出看不起人的樣子。過了片刻，老太太走出房去。浪子坐起來說：「請婆婆原諒，媳婦不送了。」老太太出去之後，浪子微微的嘆氣。想不到作母親的人，却因為兒子喜歡妻子，便要發生妬嫉的心。自從武男回來之後，婆媳之間便逐漸隔開了。武男看見浪子身體太弱，便

時常留心體貼。浪子却見婆婆因此更加妬嫉；自己想：「夫妻和睦，是家庭裏的福氣；却不料，反而因此得罪婆婆；可見作女孩兒的人，過日子是很難的了。」浪子正要稍微睡一會兒，却見傭人來說：「加藤小姐來了。」浪子睜開眼睛向外邊看，見千鶴子走進來，便說：「千鶴子姊姊，多謝您來看我。」千鶴子說：「您今天好呀！」浪子和千鶴子，本是姨表姊妹，從小在幼稚園裏已經成了好朋友。浪子的妹妹駒子常說：「你們倆相交的很好，我却沒有朋友。」浪子自從出嫁之後，同學的姊妹，便都離開了；只有千鶴子住在近邊，又是親戚，所以時常見面。武男出門的時候，千鶴子常來和浪子談話解悶。浪子見千鶴子問她的病情，便說：「病是好得多了；不過還是頭昏，並且不住的咳嗽，討厭得很！」千鶴子說：「是的，這裏却很冷呀！」這時傭人擺好了坐的席子。千鶴子坐在浪子的旁邊，伸手在火爐上，把自己的手和手指上的金剛鑽戒指烘着；又用已經的烘暖的手，摩自己的臉。浪子說：「姨父姨母都好呀？」千鶴子說：「多謝您都好；二老都掛念您，說天冷是對於病人不相宜的。昨

天還說，您的病若是好些，搬到逗子住幾時，或許在您的身體上有些好處。」浪子說：「這話很對，武男從橫須賀寫信來，也說要易地養病才好。千鶴子說：「武男哥既然決定了主意，爲什麼不就叫您搬呢？」浪子不好直說她的婆婆不願意，只得說：「就是不搬，也可好的。」千鶴子說：「這樣寒冷的天氣，是可怕的呀！」說着話，傭人送進茶來。浪子對傭人說：「老太太在那裏？」傭人說：「正在和客人說話。」浪子說：「客是誰？」傭人說：「客是從鄉下來的。」浪子便不再問了。又對千鶴子說：「您今天沒有事情，能夠在這裏多玩一會兒嗎？」便叫傭人說：「你去拿點心來！」千鶴子說：「我是常來的，何必這樣費事呢？」於是從衣襟裏拿出一個小盒子來說：「您的婆婆喜歡吃米酥，我已經帶一盒來了；只是她老人家正在會客，等一會兒再送給她吧。」浪子說：「我婆婆得着這個一定是喜歡的。」千鶴子又從長袖子裏拿出幾個橘子來說：「這是霜降過後才得着的，但不知道甜酸怎樣？請您收了吧！」浪子說：「請您給我剝一個！」千鶴子拿橘子剝了皮，交給浪子。浪子吃着覺得很

甜。又把覆在額上的頭髮掠上去。千鶴子說：「你把頭髮掠上去，它還是要披下來的；我來替你把頭髮打成結，好嗎？但是，你却不要勉強坐着呀！」便從浪子的梳妝檯的抽斗裏拿出梳子來，給浪子整理頭髮；一邊梳着頭髮一邊說：「我們的同學昨天開一個同學會，樂了一天；想來也有帖子來招您的吧？她們沒有看見您，都以為是恨事。」又笑着說：「咱們出了學堂，只有一年，却有三分之一已經梳了頭髮髻了。我在昨天看見大久保本多北小路姊妹們，都籠着頭髮，現出已經出嫁的樣子了；從前的女孩兒的樣子，都沒有了。」又笑着說：「她們見了我，都告訴我出嫁過後的事情。後來同學開辯論會，第一個問題就是兒子娶了親，應當仍舊和父母同住呢？還是分開住呢？北小路主張仍舊同住在一處，以為新媳婦還不會當家，和慈愛婆婆的住在一處，可以隨時得着指教。大久保却是主張分居，因為她的婆婆是很兇的呀，我見她們的辯論，却是從私心發出來，專給自己打算的，便想說幾句公平話，不料衆人却攔住我，說我還沒有婆家，不許我開口，您看這規矩不是太厲害了嗎？」浪子

說：「各人有各人的苦處，您的公平話，恐怕不能兩全吧？您還記得姨娘對您說的話嗎？她說：少年夫妻，沒有婆婆管着，往往要懶惰，奢侈的。我想，姨娘這話很對，並且不可以因為夫妻過得好，便把老人掉丟了不顧的呀！您的意思又怎樣呢？」千鶴子很明白武男家裏的事情，以為浪子的婆婆算計得太厲害，浪子是溫柔的人，在這種刻薄的家政之下，是應當和婆婆分開的。她聽見浪子說的面子話，知道浪子心裏很有委屈，不好對自己說罷了；她把浪子看了許久，低聲說：「她還時常罵人嗎？」浪子說：「有的時候也要吵起來；但是我在生病的時候，她還算待我寬鬆些；最難受的，却是不許我和武男親近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武男却常勸我，說他的母親和皇后一樣尊貴，若能得着她的歡心，比服事他還好哪。唉！現在姑且不要說了。我的頭髮梳好了，頭也不像起先那樣昏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用手摸頭髮；覺着疲倦，又把眼閉上。千鶴子把梳子放在梳妝檯抽斗裏，用紙揩乾淨自己的手；站在梳妝檯旁邊，看見一個小匣；打開來看，却見裏邊有武男送給浪子的金針，針頂刻着無忘我花一小朵；便

說：「好！武男哥這男人，却能挑選花樣，很入時。」浪子張開眼，看着千鶴子。千鶴子又走到她的旁邊，說：「俊次要我學法文，或是德文，以為外交家的妻，必須懂得外國的語言文字。我却以為，這是很難的。」俊次是千鶴子的未婚夫，在外交部裏作官。浪子說：「我很巴望您早些出嫁，梳着頭髮，作新娘子。但是，現在您的打扮，却也很稱的。」千鶴子很難為情的，便叫浪子不要說；但是，她的樣子，却很快樂，說：「浪子姊姊，您還記得荻原姊姊嗎？她是比我先一年畢業的。」浪子說：「記得的，她是嫁給松平的呀！」千鶴子說：「她在前幾天已經離婚了。」浪子很覺着奇怪的，說：「的確嗎？為什麼緣故呢？」千鶴子說：「她的公婆都待她很好，荻原的父親却看不起松平。」浪子說：「她已經生了小孩了呀！」千鶴子說：「松平在外邊有女人，便要離掉他的妻。荻原的父親知道了這事，恨女婿沒有義氣，便把女兒討回去了。」浪子說：「傷心呀！荻原姊姊怎會被男人丟掉呢？可見男人的品行不好了。」千鶴子說：「是呀！我想這事是很可恨的。天下只有公婆不喜歡的媳婦，作了被遺棄的女人，這還

可以。丈夫把妻遺棄，這怎能算有情的人呢？」浪子嘆氣說：「我想我們同學已經各人分離，並且過的日子有好有壞，我是冷靜極了！唉！千鶴子姊姊，你我兩人，是應當長久做好朋友的呀！」千鶴子說：「這是我所禱告的呀！」這時兩人不知不覺的伸出手來緊握着。過了片刻，浪子又笑着說：「我生病睡在床上時常作夢想，現在把我的——個夢想告訴您，請您不要笑我傻呀！譬如幾年之後我們日本和外國人打仗，得勝之後，俊次先生作外交大臣，出來講和；武男作海軍總司令官，把兵艦散佈在敵國。」千鶴子說：「那末，片岡姨父必然作陸軍的司令官，我的父親在上議院裏必然提議發出庫銀賞賜海陸各軍隊了。」浪子說：「到那時候，我必定進紅十字會，看護傷兵。」千鶴子說：「您的身體這樣弱，怎能奔走着服事別人呢？」浪子笑了一聲，却不住的咳嗽，咳得用手捧着右脅。千鶴子說：「我的話太多了，您疲倦了，所以脅肋疼痛嗎？」浪子說：「我是每逢咳嗽就要脅肋疼的。」千鶴子說：「我走了，您好好的保養着吧！改日再會。」千鶴子去的時候，太陽已經落下西山了。

第十一章

易地到逗子去養病

千岩受了武男的羞辱之後，恨極了。過了五天，忽然接着文書，被趕出參謀本部，進入第一聯隊。千岩從參謀部進到軍隊裏，却似從樓上被別人推下來一般。他想：「參謀部長和片岡中將交情最好，這回必定是聽了片岡中將的壞話才把我趕出來的。武男因為我假造了他的圖章，便不顧從前的交情把我羞辱。浪子因為寫情書給她，她心裏懷恨，必定是時常在她的丈夫面前說我的壞話。」他想到這裏，便忿恨極了。他說：「他們這樣可惡，我只有想法子報仇罷了。」這時，已經是三月裏了，梅花全謝了。有一天，千岩到新橋車站，迎接一個老朋友，剛從客座裏出來，忽然看見一個高大的女人，領着一個女孩子，走過他的旁邊，這就是片岡太太和駒子。千岩走上前問候，鞠躬行禮。片岡太太說：「客人爲什麼不常到我家來呢？」千岩說：「因爲事情多，少候得很，現在太太到那裏去呀？」太太說：「我要到逗子去，客人到那裏去呢？」千

岩說：「在這裏等一個朋友。太太到逗子去，是遊玩春景嗎？」太太說：「您還不知道嗎？我家裏有病人在那裏哪！」千岩說：「病的是什麼人？」太太說：「浪子罷了。」這時，火車上鈴聲響了，衆人全上車。駒子催太太說：「媽，快點走吧！」千岩便替太太提着皮箱，一仝上車。千岩一邊走一邊問太太說：「浪子姊姊的病怎樣厲害嗎？」太太說：「是肺病罷了。」千岩說：「是肺癆病嗎？」太太說：「還要時常咳出血來，所以不應當住在東京，才搬到逗子的。我今天到逗子去，是特爲去看她的。」上了火車之後，太太拿過皮箱來，和千岩辭別，並且說：「再見，我就要回來的，請您常到我家來談談。」千岩看見太太母女一仝上了頭等車，便冷笑說：「我有報仇的法子了。」這時，浪子的病，已經要成肺癆病了。醫生雖然知道，却恐怕病家驚駭，不敢就說出來。浪子的病一天重一天，到了三月裏，癆病已經成了，醫生便不能不直說出來。浪子的婆婆，本來以爲浪子生的是平常的病，不必搬到別處去療養。現在看見浪子咳出血來，也害怕了；又聽見肺癆病是要傳染別人的，更加害怕，便依着醫生的話，叫

浪子搬到片岡的別墅裏養病。浪子知道自己生了肺癆，也覺着凶多吉少，將要永遠享不着人間的幸福了；她到逗子養病，也只聽天由命，不再巴望病好了。這時是三月二日，浪子搬到新地方住着，好像身體好些，每日翦採花枝解悶。武男恰正回來，浪子便請武男採花，自己編成花球。正在得意的時候，胸口忽然非常疼痛，頭昏眼花，立刻吐血不止。醫生從東京來診察，見浪子自從搬到逗子，病勢沒有增加；雖然沒有治好的時期，還有醫治的餘地，便對浪子說：「你心裏不要亂，我還有法子醫治你的病。」逗子是離海很近的地方，四月裏，櫻花已經大開了。有一天，是禮拜六，從早晨便下小雨，直到午時雨還沒有住。武男新從軍隊裏回來，冒着雨來看浪子，吃了晚飯，換了衣服。浪子對坐着做襪子，時時停了針綫，看着武男微微的笑，她的頭髮髻上，用簪子插着一朵櫻花。桌上放着燈，用紅紗作罩子；旁有花瓶，也滿插着櫻花。窗戶外邊，風雨聲接連不斷。武男才把寄來的信念完，便說：「您的爹爹因爲你生病，心裏很不快活。我明天到東京去，要繞道到赤坂去安慰他老人家。」浪子說：「像這樣

風雨的天氣，您明天就動身嗎？婆婆等候您去，我却恨不能和您全去呀！」武男說：「浪子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這是你養病的地方，你不能自由的呀！」浪子說：「我就終身住在這裏吧！您不要顧我，您只顧吃菸就是了。」武男說：「我沒有到這裏的時候，已經加倍吃菸；明天離開這裏之後，也要加倍吃菸。」浪子笑着說：「您既然這樣愛我，我應當請你吃米酥。老媽子，替我拿出米酥來！」武男說：「米酥很好，是千鶴子姊姊送的嗎？」浪子說：「不是的，這是我親手做的，因為沒有事，稍微做些點心，要孝敬給婆婆的。」武男說：「你又要費力了。」浪子說：「這有什麼要緊呢？一天到晚閑着，借此解悶，也好。並且你今天能不能答應我多坐一會兒，你要知道我這時沒有病呀！」武男笑着說：「川島醫生在這裏，你的病怎能不好呢？如果你的病好了，我却也可以免去憂愁了。」這時，老媽子送茶進來，說：「今天的風雨，實在可怕；主人如果沒有回來，我也不敢安睡了。這屋裏除了小姐，我和老管家茂平之外，沒有第四個人。」浪子說：「像這樣的風浪，走海路的人怎樣才好呢？但是，趁船出遠門的苦，

比起閩裏的人的相思來，却還是閩裏人苦哪！」武男喝着茶，吃着茶酥說：「如果你在南中國海裏，經過幾天風浪，你才覺着那種苦處哪！」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忽然狂風吹來，大雨打着窗戶，却和許多小石頭接連着打來一般。只見風聲雨聲人的聲音便立刻停止了。武男說：「像這樣狂風大雨的夜裏，應當說些快樂的話才好！這裏比橫須賀暖和，櫻花都已開了。」浪子對老婆子說：「把這櫻花插在花瓶裏吧！這是老茂平早晨送給我的；像這樣的風雨，把花打壞許多了。」老婆子站起來取水澆瓶裏的花。浪子從嘴裏拿出體溫計放在燈邊觀看，說：「我的熱度大減了。」又看着瓶裏的花，想了片刻，笑着對武男說：「我現在離開出嫁的日子，剛正一年了。那天的情形，我還是記得很清楚。我上車的時候，家裏人送我，我却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車子走到滔地橋，天晚了，月光照着櫻花白得和雪一般。車子過橋，花片被風吹進車窗，有幾片落在我的頭髮上，我却不知道。下車的時候，還是姨娘給我拿掉的呢！」武男說：「還記得結婚那天，你的神氣很安靜；我心裏想，新娘子怎樣有這樣鎮

靜的力量？」浪子說：「老實告訴你，那天我心裏怕極了；吃酒的時候，酒杯幾乎落在地下。」這時，老婆子恰正進來，看見夫妻倆說笑，便說：「主人和少奶奶快樂嗎？我看見主人們快樂，我的心裏也快活，往往要想着在伊香保的時候。」浪子說：「提起伊香保，我却和做夢一般，心裏便糊塗了。」武男說：「你還記得採蕨花的時候嗎？現在又要到快了；你保養好了身體，可以再去玩呀！」浪子說：「到那時候，我的病自會好的。」到了明天，天氣非常清明。武男將要在下午到東京去。午前因為天氣暖和的緣故，便領着浪子到海邊，吸收新鮮空氣，並且觀看海裏的景緻。走過的地方，有許多高大的松杉。浪子說：「昨夜風雨很大，却不料今天會看見這樣好的太陽光。」武男說：「你看對岸的人，都看得很清楚。」兩人並排着在沙上走。沙受着日光的照晒已經乾了。許多小孩在沙灘上拾貝，捉魚的人，把網下到海裏。兩人走到沒有人的地方，浪子忽然想起一樁事情，問武男說：「您知道千岩近來做什麼事情嗎？」武男說：「千岩不要臉，我自從在山木家裏見過他之後，便不去問他了。你問他做

什麼？」浪子想了片刻，說：「說出來您不要笑，我昨天做了一個夢。」武男說：「夢見千岩嗎？」浪子說：「是的，夢見他在婆婆的面前說我的壞話。」武男說：「這是你多心，才有這夢；並且他爲什麼要說你的壞話？說你什麼壞話呢？」浪子說：「聲音低得聽不出來，只見婆婆點頭，千鶴子曾經告訴我，千岩時常和山木一仝走路。或許我心裏紀念這事，才有這夢。」武男說：「我的媽也很討厭他。」浪子放了心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想婆婆因爲我長久生病，必定掛念我的。」武男聽見這話，心裏想着：「自從浪子走後，母親在他的旁邊說浪子許多壞處，囑咐他不要到逗子，防備受着癆病的傳染。並且因爲浪子長久生病，又怪片岡不好。他替浪子解說，老太太便生氣了，以爲他喜愛妻子，忘記了母親，照着這樣已經三回了。」他又想：「現在對着浪子，只可說安慰的話，叫她不要胡思亂想。」便說：「等到明年春天，你的病好了，我還要帶你到吉野去看花哪！現在走得稍微遠些了，你疲倦了，回去吧！」浪子說：「我沒有疲倦，這裏離不動堂不遠，何不去看看呢？」武男說：「你不要勉強呀！石頭路

滑得，很，你，依靠着我的手臂走吧！」武男攬着浪子，走過山路，到一個小瀑布的左邊。瀑布的左邊就是不動堂。武男拂去一塊石頭上的灰塵，鋪上羅巾，叫浪子坐在石頭上，自己也抱膝坐在浪子的旁邊，說：「這裏景緻很好，遠望海平如鏡，水天合成一片深藍的顏色，使人看着心裏爽快。」浪子說：「您看我的病到底能好嗎？」武男說：「怎不會好呢？我的力量是能治好你的病的。」這時，浪子頭枕着武男的肩，說：「我想這病很難好，我媽就是因為這病去世的。」武男說：「浪子，你今天所說的話，為什麼使人不快活？你的病何必憂愁呢？醫生已經說你的病可以治好的了。你的媽雖然因為這病去世，但是，你還年輕，是可以治好的，又何必憂愁呢？你不記得嗎？我們的親戚大河源，右肺已經爛了，醫生都沒有治法了；但是，他還活了十五年。你如果立定志向要病好，那末，你的病是一定會好的；如果你的病不好，便是不愛我了。你只要愛我，你的病是一定會好的。」說完這話，便拿起浪子的手親嘴，看見浪子手指上金剛鑽光彩很亮，這就是結婚的戒指。兩人不說話了許久，忽見一個掛着白帆

的船，從江之島行來，捉魚的歌聲，隨着風直送到兩人的耳朵裏。浪子說：「我的病是一定會好的；但是，我却不明白，爲什麼人要死呢？人怎不活到幾千歲呢？果然要死，也應當死在同時同地呀！」武男說：「你死我怎能活呢？」浪子說：「真的嗎？同死也是很快樂的；但是，您有老母，並且要做官辦事，怎能如您的意呢？依我看起來，還是我先走去等您吧！但是，我去了之後，您能時常記念我嗎？」武男眼眶裏滿含着淚，手摸着浪子的背，說：「我親愛的浪子，不要說這話使我難過。你的病好了以後，咱們快樂的日子多呢！」浪子也抱着武男的手，伏在武男的膝上，哭着說：「我死了也是您的妻，仇人病愁悶，怎能隔開我們的愛情，我永遠是川島家裏的人呀！」

第十二章 千岩的惡計

千岩自從在車站上聽見繁子太太說了浪子的病情，便得着報仇的機會。因爲浪子一身，關係川島和片岡兩家；只要從這人入手，便可報了兩家的

仇。並且武男不常在家，正可趁武男不在家的時候下手；只要略費唇舌，說動那老太婆，這事便成了。千岩想定了主意，便教山木先到阿姨家裏去探口氣，並且叫山木說自己已經改過。有一天，是四月裏，天將晚了，千岩知道浪子的病還沒有好，阿姨常恨着生病的媳婦，武男又在軍隊裏，便走到川島家裏，看見姨娘一個人坐着想心事，手裏拿着武男寄來的家信。千岩見了姨娘，說了幾句改過的話，並且問起浪子的病情。老太太對千岩說：「病還沒有好，用的錢已經不少了！病了兩個月，還沒有好的時期；我却沒有好法子，很想有人教給我；要知道，武男簡直是一個傻小子罷了！」千岩說：「我很替姨娘擔憂，在理我原不想說；但是，這事是川島一家的大事，我又怎能不說呢？我平日受着姨娘的恩惠，又蒙姨父教養，我這回來簡直是報恩的。姨娘要知道！家裏有了生癆病的人，是危險的；往往有因爲一個人生了癆病，傳染了一家的人，以致一家完全消滅。我很替武男兄弟擔憂！這事若不早些打算；那末，後來的禍害便難說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我也爲這事憂愁，已經屢次對武男說了，叫他不要

到逗子去，他却聽我的話。你看這封信，滿紙全說的是他的妻、醫生、看護婦。千岩笑說：「這是人的常情，不足爲奇的；世上夫妻的相好，是沒有別的能勝得過的。武男兄弟戀愛他的少奶奶，却也不能說他不好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作兒子的人，因爲他的妻病了，便可以忤逆他的娘嗎？」千岩假裝嘆氣說：「世上的事情，却是很容易變化的；我聽見人家說，武男得着美貌的妻，却不料時候還不久，已經戀愛到極點了；因爲一個女人，却要關係着川島全家的存亡！片岡家裏，曾經差人來陪不是嗎？」老太太說：「那裏有人來陪話呢？就是有人來，也不過是平常的問候，間或送些吃的東西來罷了。加藤家還常有人來，片岡家却長久沒有人來了。」千岩又假裝嘆氣說：「依着道理說來，片岡家裏的人，也應當知道我們家裏的難處。他把生癆病的女兒，使我們受累，却還逍遙自在，好像不關他事一般。唉！現在世上的人心，只知有己，又怎知有別人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是的。」千岩說：「現在最應當留意的，就是武男兄弟；如果在武男兄弟的身上有了不幸的事情，那末，川島家的血統，豈不是要斷了嗎？」

現在武男兄弟常和生癆病的人親近，受着癆病的傳染簡直是意中的事情。但是，他們夫妻之情，又怎能拆開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我也正在這裏想，却一時不能決定主意。」千岩說：「我想作父母的人，責任很重，關係血統的事情，怎能放縱兒女不管呢？縱然責罰兒女，却也是要兒女好呀！要知道，年輕的人，起初是倔強的；後來受着大人的嚴厲的教訓，便也要順從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的話很對。」千岩說：「我想姨娘是精明慈愛的人，決不會聽憑兒女亂做，斷了川島家的血統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我決不聽憑他們這樣。」千岩說：「如果浪子有了孕又怎樣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縱然有孕，却也是癆病的種子，沒有用的。」千岩聽見老太太說這話，知道她已經中計，大功可以告成了。

第十三章

我不能違背古聖先賢愛人的仁心

五月裏，武男所乘的兵艦，奉了長官的命令，開往佐世保軍港。到了那軍港，又奉命令開到箱館會操。這一去，須要過一個月方才可以回來。武男便到

東京向老母告辭。本來老太太因為武男常去看浪子，很是生氣，已經教訓過武男幾回了。這次武男回來，老太太却很快樂，親自給武男準備飯菜。武男看見他的母親快樂，心裏也很喜歡。吃飯過後，便到浴室洗浴。洗浴完了，坐着想在逗子的事情。又想：「浪子病好了，我從軍隊裏回來，必定很快樂的迎接我。」想到得意之處，心裏很快樂，便拿着香烟到他的母親的臥室裏。老太太正在吃着香烟，教小丫頭替她按摩，看見武男進來，便說：「你洗浴完了，我見你洗浴過後的樣子，却想着你的父親在世時候也是這樣的。你坐一會兒吧！」又喊傭人說：「松，去倒茶來！」老太太站起來走到藏東西的櫥邊，從櫥裏取出米酥來，交給武男。武男笑着說：「媽今天却把孩兒當作客人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武男，你今天回來得正好，我正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。你今天是從逗子來的嗎？」武男明知他的母親不喜歡他到逗子去，却不敢欺騙母親，老實告訴說：「是的，浪子的病已經一天好一天了，並且浪子聽見媽因為她憂煩，也很不安心。」老太太臉上現出怪樣子，眼睛直看着武男說：「她也為我憂愁

嗎？」這時，松已經送茶進來。老太太說：「松，你出去，把屏風遮好了！」老太太和武男喝了茶，老太太吃着香烟，說：「我近來身體越來越壞了，去年生病，幾乎死了；昨天去看你爹爹的坟，今天骨頭還疼；照這樣看來，我是一隻腳已經走到坟裏了。我們家裏人口很少，你要自己保重呀！」武男敲烟灰到盤子裏，眼看着老太太說：「孩兒常在外邊，不能服事媽，很巴望浪子病好了，能幫着媽做事，媽便可以省力些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她想回來幫我的忙，我却怕她把癆病傳給我。」武男說：「她的病好得多了，天氣既然暖和，她年紀又輕，她的病怎會長久不好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她的病怎會就好呢？我曾聽見醫生說：她的娘也是生了癆病死的。」武男說：「她已經對我說過這話，但是……。」老太太說：「癆病是傳給後代的。」武男說：「固然有人這樣說，然而浪子的病却是從怕冷起的，並不是從遺傳來的。浪子的娘固然生癆病，但是她的爹爹却很強壯，她的妹妹也沒有生癆病。孩兒的身體很堅固，決不會受着傳染的，媽不要聽醫生的胡說呀！」說完便笑了。老太太敲掉香烟的灰，說：「癆病是

最險的病，你不記得東鄉家裏人嗎？他家有一個小孩子，你從前常和他打架的，他的娘是在兩年前生癆病死的，你是聽見過的了。後來這孩子也是因此而死，死了還不長久，哪！你却不知道，這孩子的死，不是他娘傳給他的癆病嗎？像這種事情，是很多的，我也記不清楚了。你要知道，癆病不是說笑的事情呀！

「武男靜坐着聽。老太太不吃煙了，用手支撐着頭，眼看着武男說：『我還有話對你說。』」說到這裏，又不說下去，只是定着眼看了武男許久，方才說：『你也知道浪子嗎？』武男說：『浪子有什麼事情？』老太太說：『你想想看，可以叫浪子回去嗎？』武男說：『媽說的回去是什麼意思呢？』老太太仍舊呆看着武男說：『我想叫她回娘家罷了。』武男說：『叫她回去養病嗎？』老太太說：『就是養病也可以，然而總要回去才好。』武男說：『在逗子養病是很好呀！她家裏小孩多，天天吵鬧得不能安靜，並且既然叫她回娘家去，還不如回自己家裏好。』老太太吃了一口茶，想了片刻，顫抖着聲音說：『武男，你今天吃醉了嗎？為什麼假裝不懂我的話呢？我所說的回去，是叫她永遠回娘

家去呀！」武男驚駭着說：「永遠回娘家去，不是離婚嗎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你說話的聲音低些！」武男汗毛直豎起來。老太太說：「這就是俗語所說的離婚了。」武男說：「她有什麼罪過要離婚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你還要問嗎？我屢次對你說這病是危險的。」武男說：「因為她生癆病，媽就叫孩兒離婚嗎？」老太太說：「是的，這事也是不得已的，我心裏是很難過的呀！」武男眼看着牆壁，香烟落在火盆裏也不覺着。老太太用鉄條撥灰遮掩那香烟，使它的烟不要冲上來，又慢慢的說：「我也不怪你聽見這話驚駭，這是你驟然聽見的緣故，我却打算這事很久了，因為沒有別的好法子，所以要這樣做。你也應當原諒我，我是不得已呀！我和浪子沒有仇，你們倆也過得很好，我說這話也覺着無情，但是禍害已經逼近了，這病的危險，是沒有別的避掉的方法呀！」武男說：「她的病已經好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孩子，不要性急，你聽我說！癆病和潮水一般，忽來忽去，是變化很快的。譬如天氣稍微改換，病便好了。然而她的病根，却是沒有除掉，並且每發一回，更厲害一回。如果她的病再發起來，你是一定

要受着傳染的。到那時，浪子固然是死，你也不免；就是兒女，也要因此死亡，這還有川島的家嗎？你爹爹創造家業是很難的，能聽憑他的家業從此消滅嗎？我家離掉浪子，浪子當然是很傷心的，你也是很難過的，就是我作婆婆的，也不是沒有心肝的人。不過你要知道，癆病的禍害很大，顧了一個人，就要滅掉一家。浪子雖然可憐，却也顧不得了。你若能顧全大局，就應當聽從爲娘的好話呀！武男不開口，只有靜聽，覺着浪子的瘦影，却和就在眼前一般，便打定了主意說：「媽要饒恕孩兒，這事是孩兒決定不能做的。」老太太聲音稍微嚴厲了些說：「爲什麼呢？」武男說：「在浪子生病的時候離掉她，她是就要死的呀！」老太太說：「她要死還有什麼法子呢？武男聽着，我實在是爲你，並且爲你的一家呀！」武男說：「媽如果爲孩兒，應當替孩兒想，媽以爲孩兒不肯離掉媳婦，很是奇怪；其實孩兒的力量，是萬萬不能做這事的。她年紀輕，或許不能得着媽的喜歡；但是，她的愛媽，實在是很誠心的。孩兒怎能因爲有病的緣故，便把一個沒有罪過的媳婦離掉呢？癆病不會好的話，也不是確實的；

況且她的病已經一天好一天了。縱然她不幸死了，媽也應當讓她作着川島武男的妻死去。如果要防備癆病的傳染，孩兒也可以在她的病沒有好以前，不到她那裏去。不過在她活着的時候便把她離掉，這雖然是媽的教訓，孩兒也不敢聽從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開口就顧着浪子，却不替川島一家的血統和自己的性命打算。」武男說：「媽只知道孩兒的性命，却不顧到別人的性命。靠着殘忍的手段，害人求生的人，縱然能夠生活，却也沒有義氣。因果報應的話，雖然不足爲憑；但是，陷害別人求得一家的利益，或許是天不保佑的吧！況且毫無名目的離婚，怎能算是川島家裏有面子的事情呢？唉！不論怎樣，孩兒是決定不能離婚的。」老太太見武男違背她的話，便很生氣，額上現出青筋，手拿着烟管不住的抖，又按住怒氣假裝笑容說：「你不要性急，須要細心的想呀！你說離掉妻是沒有義氣的事情，這事是人人全有的，古人說，娶妻不利，夫家的應當離掉，不生子的和有惡病的也都應當離掉；你讀了許久書，却不知道嗎？照着這樣看來，做這事並不是沒有義氣的了。依理說來，片岡家裏的

人應當把浪子接回去。現在他們不接她回去，我們送她回去，怎能說我們沒有義氣呢？我們做這事，是應當的呀！」武男說：「因為妻病而把妻離掉，這種古時的俗語，是不合現今的時勢的了。我們在文明的世界，應當除掉這種荒謬的見識。並且媽想要保全我們的家，也想到浪子的家嗎？浪子若被我們離掉，她家裏有晚娘，怎能容她存身呢？譬如孩兒生了癆病，片岡家裏的人立刻接浪子回去，媽也受得住嗎？事情是一樣的，怎能分別高低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不對，女人怎能和男人平等呢？」武男說：「同是一樣的人，照着知覺說來，男女並沒有分別。這還是從大的遠的方面說的，若從親近密切的方面說來，浪子的病已經逐漸好了，如果她聽見我們離掉她，病勢一定要立刻變化，豈不是我們催她死嗎？這事我對着路上的人，還不忍做，何況是結髮的妻呢？媽真忍心聽憑孩兒殺死浪子嗎？」說完了大哭起來。老太太站起來走去拿過通武的牌位，放在武男的面前說：「武男你看！你看輕我的話，你把你對我說的話，對你爹爹的神主說吧！你爲什麼不說話呀？你真是忤逆的兒子呀！」這時

用兇狠的眼睛看着武男，並且不住的把烟管敲火盆。武男本來對娘是很恭敬和順的，到這時却也生氣了，說：「娘說孩兒忤逆，究竟孩兒怎樣忤逆呢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你還要強辯嗎？你聽妻的話違背母親的教訓，不是忤逆是什麼呢？我把你養大成人，你却不顧自己的身體，不顧全家，不是忤逆嗎？武男你聽好了！你是忤逆，違背古聖先賢孝養的道理。」武男說：「孩兒却不違背古聖先賢愛人的仁慈的心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看重你的妻，却勝過你的父母嗎？你可算是荒謬極了，你口口聲聲的說你的妻，並不說你的父母，你簡直是畜生，專門喜歡浪子，却不知道你的母親，你現在不是我的兒子了。」武男眼眶裏滿含着熱淚，忍耐着說：「媽真忍心呀！」老太太說：「我又怎樣忍心呢？」武男說：「孩兒並沒有違背教訓，媽却也沒有明白我的意思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既然不違背我的教訓，爲什麼不離掉你的妻呢？」武男說：「這事，但是……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不要說，但是，做轉灣的話。武男，你現在只要對我說，重妻就是不重母；如果看重母親，就不要看重你的妻。你現在還要和浪子親近嗎？」她

說時，用力把烟管在火爐上敲，烟管被敲斷了，半節向空中飛起來。這時門外有傭人走進來說：「有電報來了。」武男接來觀看。那傭人已經出去。這時母子倆的氣稍微平靜些，相對不語，只聽得門外的雨聲。過了片刻，老太太說：「武男，剛才的事情，並不是我有心要和你爲難。我只有你一個兒子，很巴望你好，並且想要抱孫子。」武男拿電報給老太太看，並且說：「軍隊裏叫我明天動身，過一個月才能回來。孩兒不在家，媽不要冒失說那事情，等孩兒回來再說吧！」於是母子不再商議，各自安睡。第二天，天才亮，武男囑咐了醫生之後，便坐車到逗子。到門的時候，雨已住了；過了一個小橋，在松樹的小路上走，聽見琴聲很清脆。武男點頭嘆氣說：「這一定是浪子在那裏彈琴了。」心裏非常難過，到門邊不就進去，先擦乾了眼淚。浪子今天果然身體很好，彈着琴有望夫的意思。她看見武男進來的樣子，知道有不得意的事情。浪子問武男，武男只是說昨天睡得晚了。吃飯的時候，夫妻倆全吃不下去。浪子假裝笑容，想要遮掩悲傷離別的心情。吃飯之後，浪子便替武男整理衣服，刷乾淨衣服上

的灰塵。過了片刻，知道火車就要到了，武男要動身了。浪子緊拉着武男的手臂，說：「我的親愛的人呀！你果然去了嗎？」武男說：「就要回來的，回來的時候你的病已經好了。」兩人緊握着手，一同走到門外。老人家茂平將要送武男到車站去，替武男提着皮箱，老婆子在門外把鞋交給武男。武男說：「媽媽，我走了，浪子是交代給你了。浪子，你要保重，我走了。」浪子說：「親愛的，你要早點回來安慰我呀！」武男點頭，走了十幾步又回轉頭來看。浪子還在門外搖着白手帕說：「武男，你早點回來呀！」武男說：「你進去吧！門外風大。」一邊走，一邊屢屢回頭，走得遠了，還看見白衣服的人影站在門外。直到走路轉了灣，方才不看見。在沒有轉灣的時候，還看見浪子的嘴脣微微的動，好像說：「早點回來呀！」

第十四章

山木的訓女辭

山木的門前，看門的人大聲說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山木的車進了門，停住

了。山木進去洗浴，洗浴完了，坐在蓆子上，背靠着壁。這時，菖蒲的花新開，插滿在瓶裏。山木向左右觀看，很是得意。晚飯擺出來了，山木的妻給山木斟酒。山木眼看着他，妻現出快活的樣子。傭人拿報紙給山木。山木看了說：「這是說高麗的事情，東學黨很是放肆，中國已經派兵去了。我們日本也要派兵去，早晚一定要打仗，我的發財的機會來了。」又看着他的女人說：「你也應當吃一大杯酒，慶賀這事的成功。」他的女人說：「我們國裏要有打仗的事情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打仗的事情，是我們的好機會呀！」又說：「還有更好的事情呢！今天看見千岩了，他說所謀的事情却得着很好的機會。」女人說：「武男已經答應離掉他的妻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沒有哪！他還沒有回來，想他答應這事，怎能做到呢？浪子又吐血了。那寡婦是一定要和她斷了，不巴望她好了再回去。據老寡婦說，乘武男沒有回來，就要把媳婦趕出去。只要千岩再去說幾句話，我們的事情便成了。如果武男在家，是決定不答應這事的。老寡婦乘着武男不在家的機會做這事，却是和我們有很大的利益。現在姑且再吃一杯酒！」

「女人說：『這事固然是我們有利益；但是，浪子却很可憐呀！』山木說：『你真奇怪了！你在先可憐你的女兒，爲了女兒要趕掉浪子。現在事情要成功了，你却又可憐浪子了。你現在不要說這傻話，應當給你的女兒整備做新娘子。』女人說：『這事怕武男生氣，不肯就娶我的女兒。』山木說：『他固然是要生氣的；但是，事情已經做成了，他還能怎樣呢？況且武男很孝順，只要他的母親一哭，他便不再倔強了。後來的事情，便順當了。至於豐子嫁給武男的事情，須要等武男的氣平些，先送我們的女兒到他家去，學習家事，乘機做事，却也不難。不過事情的成功，却靠豐子能得着寡婦的喜歡。如果豐子能做男爵的太太，我便歡喜了。我做了男爵的丈人，便可管理川島家的財產。武男是一個傻小子，怎知道管理財產的事情呢？但這是將來的打算，現在要留心的，却是教訓豐子。』女人說：『你現在可以吃飯了。』山木說：『還要喝酒哪！豐子作媳婦服事婆婆的禮節，你是應當時常教導她的；若是不然，事情便不成了。照着豐子的性情看來，是不會服事婆婆的。縱然婆婆和觀音一樣的慈善，却也

未必喜歡她。」女人說：「我怎能教導她呢？你時常……。」山木說：「你不要把錯處推在我身上，我現在教你教訓女兒的法子。你教傭人喊豐子來。」傭人到豐子的房裏，說：「老爺太太喊小姐去。」豐子聽見了，說：「知道了，你稍微等一會兒！」便摸着她梳的辮子說：「竹，你看我的頭髮，整齊嗎？」竹說：「是很好看的。」豐子只是對着鏡子照看，竹却用袖子遮着嘴笑。過了許久，竹見豐子還不去，便板着臉說：「老爺太太等着小姐哪！」豐子說：「知道了，我就要去了。」又對着鏡子照了一會兒，才和傭人一仝到山水那裏。山水說：「豐子，我等你許久了！你到我的近邊來，替我斟酒！」又說：「你放這酒壺，應當輕些！若是給外人看見了，一定說你沒有受過家庭教育。現在放酒壺，稍微輕些，便合禮節了。」這時，山水已經有些醉了。女人勸他不要再喝酒，他却仍舊不住的喝酒，又對豐子說：「豐子，你這樣打扮，却也很好看，你的臉本來是白的。」豐子聽見這話，心裏得意，便低頭彎腰，身體却像S字的樣子。山水又贊說：「身段也好，話也會說，只是門牙露得太出，却和你的娘一樣。」山水的

女人生氣說：「兵造，你爲什麼說這話呀？」豐子先聽見贊她好，後又聽見說她的壞處，却和先吃糖後吃醋一般，便繃了眉頭，垂下眼梢。山木說：「你若把眼梢抬高一分，便更好看了。」山木的女人又說：「兵造，你又胡說了！」這時，山木的女人，氣得幾乎要用手掌堵住山木的嘴。山木看見豐子不快樂的樣子，便說：「豐子，你爲什麼生氣呀？這一生氣便把容貌毀掉了。你不要不快樂，我正帶着該應快樂的信息來了。你再替你爹斟酒，我要告訴你一樁事情呢！」

山木喝了一滿杯酒，張開嘴笑着說：「我和你娘正在談說武男的事情哪！」

豐子一聽見武男却和餓馬聞着草香一般，便側着耳朵聽。山木對豐子說：「你還記得嗎？那時你挖去浪子像片上的臉，却和做什麼妖法一般，現在她却中了你的法術了。」山木的女人說：「兵造，你的話又不謹慎了！」山木說：「我這就要講正文了。浪子現在生了大病了。因爲她久病的緣故，她的婆婆想要離掉她。現在這事還沒有告訴她娘家，就是浪子也不知道。但是這事早晚是要做出來的了。川島家裏既然把媳婦離掉，必定要再尋找一個替身，一

時却那能就得着呢？現在我和你娘的意思，是想要使你代替浪子。但是，這事是不能性急的；所以想先把你送到他家去，服事那老寡婦。」豐子聽見這話，覺着很是奇怪。山木說：「你不要驚駭！你服事他家的老寡婦，並不是做傭人，實在是預備作媳婦。至于事情能不能成，全要看那老寡婦要不要你作媳婦，這事情是全在乎你自己了。你在服事那老寡婦的時候，應當知道，武男的娘，是只知自私自利不顧別人的，並且又很厲害潑辣；幸虧她不是毒蛇猛虎，還是一個人。只要你能用法子哄騙她，用甜言奉承她；不要說是人，就是惡鬼，却也要被你感化的。如果我是女人，便能使那老寡婦變成溫柔的人。我現在把法子教給你，你要聽好了！你將來到川島家裏，預備作媳婦，第一不要懶惰；那老寡婦早起，你也要早；你不要做別的事情，先要給婆婆整備茶水和菸，不可使它缺少。第二是要竭力忍耐，不可生氣；不論遇着什麼事情，縱然不合道理，也要委屈着服從；罵你你要受，苛求責備你也要受，你縱然理直氣壯，却也要曲着理耐着氣，不敢爭論。我們做買賣的人有一句話說：虧本就是得錢。我現

在把這話傳給你了。第三是你在結婚之後，不可現出得意的樣子，表示夫妻的恩愛。牀第之間，固然可以隨意去做。但是，在當着別人的時候，却要和丈夫稍微遠些，像是看輕丈夫看重婆婆。又應當在婆婆的面前，稍微說些責備丈夫的話，使這老寡婦相信你不是迷惑丈夫的。最要緊的，是說話要謹慎，不可使老寡婦聽了生氣。你要知道浪子並沒有別的錯處，她的錯處只是和武男太親暱了，便被這老寡婦妬嫉了。這事你是應當預先防備的。你應當使你的婆婆看你是她身邊的媳婦，不是武男的媳婦。你只要把那老寡婦送到墳裏去，你便一天到晚抱着你丈夫，却也沒有人妬嫉你了。這三條計策，你是要照着做，才能稱心如意的。尤其是，前兩條計策，從今天起，就要練習的。」說到這裏，屏風門開了，竹拿着一封信進來。山木打開信封看了之後，把信交給山木的女人，說：「你們看這信！川島寡婦喊我去，必定她家有大事情了。」原來浪子自從武男去了之後，過了兩禮拜，又吐血了。醫生來診察，知道病勢還輕，不致有什麼危險。武男的母親聽見浪子又吐血，更加決計要離掉她。過了兩天，

有人看見川島家裏的寡婦，坐車到加藤家去。那老寡婦因為加藤是媒人，所以到加藤家去講話。加藤太太聽見川島太太來看望，也猜着不是好事情。加藤太太把川島太太接進來之後，聽見那老寡婦說了許多要離掉浪子的話，心裏暗想：「這種婦人，簡直是和禽獸差不多了；她真胆大，敢自己來說這沒有義氣的話。」加藤太太聽那老寡婦說完了，便說：「太太這話是鬧着玩的，還是真話呢？」那老寡婦板着臉說：「是真話。」加藤太太很是生氣，想要罵她幾句，却又想：「得罪了她，是和浪子沒有好處的。便住了氣，用好話相勸。寡婦非但不聽好話，反怪加藤太太多說，便做斬釘截鉄的話，說：「只請太太給我傳話。」加藤太太想到浪子可憐，和去世姊姊的遺囑，眼中流淚，站起來說：「我決定不能做這忍心的事情。從前兩家的婚姻，是我做成的；那是成人之美，所以我做的。像今天你所說的不仁不義的事情，是要壞我的良心的，我又怎能做呢？」川島寡婦也很生氣，便回家裏，晚上寫信喊山木去。川島家裏本來有田崎。那老寡婦因為田崎忠厚，不能做這事，便喊山木到家商量辦法。加

藤太太因爲丈夫出門去了，只得和千鶴子商量一番，寫信給武男，寄到武男所乘的兵艦上去。山木到了老寡婦的家裏，寡婦便叫山木去辦離掉浪子的事情。到了明天，山木便坐車到片岡家去。

第十五章

中將悲傷的允許

山木的車將要走近中將的門前，門裏却有一個強壯的人騎着馬出來。聽見車聲，馬驚了站起來；那人拉住了繩，避開車子，出門去了。山木見那人走了之後，便進那高大的門。山木平常走慣大人家的，只是今天要給寡婦做離掉浪子的事情，到這裏來，心裏却有些害怕。他又想到這事如果做成，自己却有益，便放大了胆進去，把名片交給門上人送進去。過了片刻，有傭人領他到客堂。堂上有桌子，放着中國高麗地圖，旁邊有小盤子，盛着菸灰。看那樣子，像是曾經有人坐在這裏談論用兵的事情一般。這時，中國正在調兵到高麗，日本也派兵去。日本人很留心這事。中將雖然退在後備兵裏；但是，他本來是

老將來問他的很多。他便不讀英文了，專門留心用兵的事情。山木坐在客堂裏，四面觀看。忽然聽見有皮靴的聲音進來，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遠遠的坐下。山木吃了一驚，慌忙站起來，竟帶翻了坐的小榻。他連忙一邊嘴裏陪不是，一邊扶起那小榻，又向主人鞠躬三四次。中將說：「客人是山木先生嗎？請上邊坐！下官本來是聽見過大名的，却沒有見過面。」山木說：「今天得見尊容，微幸得很！商人是山木兵造，很是粗蠢，不懂禮節。」他每逢說一句話，必定要一鞠躬。中將說：「山木先生到舍間來，有什麼事見教呢？」山木咳嗽了幾聲，才說：「商人今天來，是因為川島家裏的事情。」中將眼看着山木說：「川島家裏什麼事情？」山木說：「川島太太本來是請加藤太太來的，却因為加藤太太不答應，所以改差商人來的。」中將說：「到底是為什麼事情呢？」山木說：「這事很難出口，川島太太……說令愛……。」中將定着眼看着山木說：「小女又有什麼事情呢？」山木說：「令愛……川島家裏因為她的病很危險，現在聽見病好些，像是好信息。」中將說：「下邊還有什麼話？」山木說：「

這話是奉着川島太太之命來說的，却是很難出口，還要請將軍原諒我。因爲令愛的病，是很危險的；將軍也應當知道，川島家裏的人丁是不興旺的；現在武男先生，是川島家的獨子，所以老太太很替武男先生擔憂。老太太的意思，要防備癆病的傳染，實在是過於多心了；然而預先打算，却也是好的。老太太的意思，是怕武男受着癆病的傳染，要斷了川島家的血統。並且令愛的病，也不能不防備傳染別人的。」說到這裏，滿頭是汗，竟說不下去了。中將已經覺着了，便說：「知道了，你先生的來意，是說浪子病很危險，他家的意思，是要離婚罷了。」山木聽見中將自己說出來，便放了心，自己揩着汗說：「將軍的話很對，但是，我却不能盡說，請將軍原諒我！」中將說：「武男回來了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沒有，這事他或許是知道的；請將軍放心吧！老太太是沒有偏見的。」中將說：「可以！」便閉着眼睛，想了片刻，忽然睜開眼說：「山木先生！」山木答應了一聲。中將說：「你先生也有兒女嗎？」山木說：「商人有一子一女。」中將說：「你先生既然有兒女，便也能知道作父親的人的難處了。」山木說：「

愛子的心是難以形容的。」中將說：「你既然知道，我也照着你的話做。你去告訴川島家的寡婦，我今天就接我女兒回家。但是，這事却還要勞動你。」山木鞠躬答應，心裏很快活，以爲這事已經成功了，便站起來告辭。中將送山木到門邊，回來獨坐在書房裏，低着頭不說話。

第十六章

她哭倒在慈父的懷裏

浪子自和武男分別之後，更加冷靜。她又住在逗子有五個禮拜，過了秋天，醫生說浪子的病好得多了，可以不怕危險了。浪子又接着武男寫來的信，心裏很快樂，依着醫生的話，調理身體，等候武男回來。但是，這幾天武男却沒有信來，家裏也沒有人來問候，就是娘家和阿姨家裏，也音信不通。浪子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這天，正在把百合花編球解悶，對老婆子說：「這幾天却沒有接着一封信。」老婆子說：「我也覺着很奇怪。大約是您的病好了，大家沒有什麼話來安慰您，其實少爺早晚也是要回來了。」又說：「這花很好，我巴望

少爺回來的時候花還沒有枯。「浪子」也看着花說：「花很好看；但是，留在枝頭，是很自然的；把它採下來，却有些不忍。」正在這時，有車子聲音到門，進來的是加藤太太。加藤太太自從拒絕了寡婦之後，很不放心；便到片岡家裏探問，知道川島寡婦已經另外差人來說離婚的事情，將軍已經答應了，心裏很以為奇怪，十分生氣；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挽回的了，便到逗子來看浪子。將軍也不敢到逗子來，恐怕來了之後，臉上稍微洩露隱情，浪子便要立刻就死；所以囑咐加藤太太，不要對浪子說破離婚的事情。浪子見了加藤太太，喜歡着說：「孩兒正在想念阿姨哪！」太太說：「我也很想見你。」老婆子對浪子說：「少奶奶，我的話對嗎？我是早知道要有人來了。」加藤太太說：「浪子近來身體怎樣？前幾天吐血之後，現在好了嗎？」太太嘴裏說着話，眼睛却看着別處。浪子說：「多謝阿姨！我沒有別的病。阿姨現出不快活的樣子，是不舒服嗎？」加藤太太說：「我有些頭痛，或許是天氣不正的緣故。你近來接着武男的信嗎？」浪子說：「前兩天接着他從箱館的信，說就要回來了，只是回來

的日子還沒有定，並且說要帶東西回來。」加藤太太說：「真的嗎？晚了！」又改口說：「已經兩點鐘了嗎？」浪子說：「才兩點鐘，怎說晚了呢？阿姨請坐一會兒，不要忙着走呀！千鶴子姊姊近來怎樣？」太太說：「她好，叫我帶信問候你。」這時，老婆子送進茶來，太太拿着茶杯，却忘記了喝茶。老婆子說：「太太坐一會兒，我去燒魚羹煮飯。」太太聽見說話，如夢方覺，說：「好呀！」看了浪子一眼，又看着別處，忽然想起老婆子說燒魚羹煮飯的話，便說：「不要了，我現在是很忙的，浪子，你今天何不跟着阿姨回去看看？」浪子很以為奇怪，說：「阿姨叫我回那裏去？」太太說：「你爹爹很想見你，醫生說你也可以回去，就是你婆婆也答應了。」浪子說：「爹爹為什麼叫我回去？」太太說：「你爹爹許久不見你了，怎能不想念呢？」浪子說：「果然是為這個嗎？」心裏很是疑惑。老婆子也疑心着說：「太太何不在這裏住一夜，明天和少奶奶全去呢？」太太說：「醫生在那裏等的長久了，我等第二回火車，就要去了。」老婆子很以為奇怪，說：「為什麼這樣急呢？」這時，浪子雖然疑心，但是，想到來的是阿

姨，叫回去的是父親，婆婆又答應可以回去；那末，回去是沒有事的了；所以便不疑心了，稍微收拾些東西。太太說：「可以帶着看護婦一全回去。」浪子說：「不是就要回這裏來的嗎？爲什麼要帶看護婦呢？」太太一邊幫着整理衣服，一邊說：「帶回去的好。」到了四點鐘，叫傭人喊了三輛黃包車在門外等着，三人便一全出門。浪子穿着銀灰色的綢衣，束着藍色綢子的腰帶，插着白色的山梔花，拿傘遮着太陽，有時稍微咳嗽，使用羅手帕掩着嘴，對老婆子說：「我離開娘家長久了，回去看看也好！我還有沒有做完的衣服，媽媽替我做好了。」過了片刻，又說：「不要了，還是我回來自己做吧！我回來做好了，還來得及穿哪！」太太聽了這話，眼裏流下淚來，連忙用傘遮着，不讓浪子看見。浪子上車之後，沿路吸收新鮮空氣，胸口裏也不難過，以爲轉眼就要看見慈善的爹爹了。上了火車，看見阿姨神氣恍惚，說話不明，心裏却很疑惑；到了新橋，因爲心裏疑惑，便忘記了回娘家的快樂了。下車之後，扶着看護婦走出車站。出來的時候，一個軍人站在旁邊，像是和另外一個人說話；他回過臉來看

見浪子，便微微的一笑。浪子看那人，却是千岩；見他冷笑，面色便變了，像是冷氣冲到心裏；上了馬車之後，還覺着有冷氣在胸裏。在車裏沒有和阿姨說話，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。進門，便聞着栗香撲鼻。門外停着許多車子，車上堆着許多箱子，像是搬家的樣子。浪子也不知道是爲什麼，看護婦攙她下了車。晚娘已經在門外迎接了，看了浪子，又對加藤太太說：「你做事真精明，費心了。」浪子說：「媽近來安好，爹爹在那裏？」晚娘說：「你爹在書房裏。」這時，浪子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從裏邊跑出來，不住的喊浪子。片岡太太攔住他們，不許上前，那兩個孩子却抱着浪子不放。浪子低頭問他們說：「毅一弟弟，道子妹妹，全好呀？嚶！駒子也來了。」道子緊拉着浪子的衣服說：「姊姊現在要和我長久住在一塊兒了，姊姊的東西都帶回來了。」片岡太太和加藤太太聽見這話，全怕浪子知覺，却又不好攔住道子的話。於是片岡太太和加藤太太，和駒子全呆看着浪子，不開口。浪子看了三人的樣子，又看東西；見自己的東西都在眼前，只說：「噢！」便伏在阿姨的肩上。衆人全放聲哭了。這時，聽

見有皮靴的聲音，中將出來了。浪子含着淚喊說：「爹爹。」中將說：「我兒，我心裏很想念你。」便把浪子抱在懷裏。浪子不住的哭泣。半點鐘裏，屋裏沒有聲音，只有父女相對，覺着今天的情形，却和出嫁的日子相仿。浪子伏在中將的懷裏哭，中將便撫摩着她的背，用好話安慰她。

第十七章

媽的行事却太過分了

川島家的大門外邊，有賣報的孩子，搖着鈴喊說：「這是新奇的事情呀！爲着高麗要打仗了。」那孩子走過之後，便有小車子到門，却是武男回來了。寡婦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武男是要生氣的，便想着先下手爲強，自從山木回來告訴中將答應離婚的事情之後，便在當天把浪子用的東西完全送去。她雖然也知道這事幹得太狠心，但是，她還以爲做得爽快，心裏舒服了兩三天。家裏人全可憐武男夫婦，心裏不快活這狠毒婆子做的事情，巴望武男少爺回來的時候，詰問他的母親。武男果然回來了；加藤太太的信還來不及寄

到家信也沒有說着這事，所以武男這次回來，全不知道家裏的事情。他從橫須賀坐車，回到家裏。燒飯的女傭人對松了頭說：「少爺還不知道哪！却帶回東西要送給少奶奶。」松說：「是的，天下那有這樣做娘的人？趕掉媳婦，却不給兒子知道。你看吧！少爺知道這事之後，必然要十分生氣。我們的老太太簡直是老惡鬼，要吃人了。」燒飯的女傭人說：「是的，天下是沒有這樣悽慘事情的。她本是鄉下女人，現在作了太太，便發狂了；她天天罵我，她又知道什麼呢？我在她家裏做事，心裏很不快活。」松說：「怎麼我們的少爺還不知道離婚的事情呢？」燒飯的女傭人說：「這怎能怪他呢？他常出門，不明白家事，又怎能想得到作母親的人，却做這樣慘的事情呢？我替少爺生氣，又覺着少奶奶太可憐了。現在還不知道少奶奶怎樣呢！你聽！老寡婦又在那裏大聲吆喝了。我還是做我的事情，省得被她找着我的錯處。」這時，房裏母子說話的聲音，越來越響了。武男說：「媽已經答應過，在我沒有回來的時候，決定不做這事，要等我回來再決定的呀！信裏又沒有一句話說着這事，只是依着一個人

的意思做，這事我怎能忍耐得住呢？我回來的時候，路過逗子，因為不看見浪子，問那老婆子，那老婆子說：浪子已經回東京去了。我聽了這話，很是驚駭，還以為她自己不保重身體，病還沒有全好，便出遠門了。却不料，是媽用着計策，趕她去的。我本來是聽從媽的話的，但是，照着情理看來，媽做這事，却太過分了。」寡婦說：「我錯了，並且知道錯了；我不是不喜歡浪子，是因為喜歡你呀！」武男說：「媽專門為我，連良心名氣都不要了。」寡婦說：「武男，你是男人，不是女人呀！你媽已經謙虛到這樣了，你還想浪子嗎？」武男說：「媽所做的事情，實在使我萬萬不能忍耐了。」寡婦說：「已經晚了，來不及挽回了；她家已經答應了離婚，你還有什麼法子呢？老實告訴你，你若敢亂做，那末，非但我一個人，就是你我也要受着羞辱。」武男把帶回來要給浪子吃的蘋果，一個一個拋碎，對他的母親說：「媽殺浪子就是殺我，我去了，不回來了。」武男說完這話，立刻出門上車，到橫須賀兵艦上去了。這時，高麗的事情很是緊急，日本政府向中國宣戰，日本的天皇諭令樺山做海軍總司令，把松島戰艦作為海

軍總司令的坐船，武男就在那隻船上辦事。其餘的兵艦全在佐世保。天皇又令松島兵艦也開到佐世保和衆兵艦會合。武男只預備把這身體作砲灰，走的時候毫不顧戀，惟想一死。片岡中將自從大女兒回家之後，便在家裏造了一間精緻的屋子，作浪子養病的處所；又把老奶媽從逗子招回來，使她服事浪子。到了九月，後備兵調動了，中將也奉令出兵，便在本月十三日到廣島。十月裏，片岡和大山兩將領兵到遼陽。日本全國的人，都在留心中國和日本打仗的事情了。

第十八章

鴨綠江的水戰

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九月十六日，下午五點鐘，日本的兵艦開出大同江，直向西北行去。聽見中國海軍在鴨綠江近邊，便出去接着打仗。日本的遊擊隊兵艦，有高千穗、浪速、秋津洲、吉野；中軍隊兵艦，有千代田、嚴島、橋立、比叡、扶桑、松島；另外還有赤城和西京丸。西京丸是把商輪裝甲的。總司令樺山

却坐在西京丸兵輪裏。十二隻兵艦，排成一條長綫，向前進行。太陽落下去，月亮升起來了。日本的兵艦，全在銀海裏行走。松島兵艦裏，砲機的房中，晚飯才吃完，有職事的軍官，各自去做事了。還有幾個年輕的軍官，坐着說閒話。船上的窗戶全緊關着，防備燈光射到外邊去。船艙裏很暖，各人全紅着臉。桌上還放着杯盤裝餅的大盤子裏，只剩下一片餅。有一個年輕的少尉，對着他的同伴說：「我國陸軍已經得着平壤了，海軍却沒有得着什麼；我們等了許久，却不高興。」又有年輕的軍官說：「你知道做戲嗎？早做的戲，是容易做完的；留着好戲在後邊做，才有趣哪！」少尉說：「你這是腐敗的話。我們的兵艦和北洋的兵艦，簡直是瞎撞，我們怎能等呢？如果這回不遇着中國的兵艦，我們應當直捷去用砲打大沽了。」又有一個少尉說：「你說話這樣容易，就算進了大沽，被敵人斷了回去的路，又怎樣呢？」少尉說：「斷我回去的路，我也情願，只怕敵人沒有意思和我們對敵。我不是說敗興的話，只怕這回仍舊遇不着敵人。中國人做事的緩慢，我幾乎要忍耐不住了。」這時，忽然聽見有皮靴

的聲音，一個高大的少尉走進艙來。年輕的少尉抬頭問說：「駕駛官看見什麼了嗎？」那軍官說：「看見月光很好，現在只等點名之後，便要去稍微睡一會兒。」看見盤裏剩下的一片餅，便拿起來嚼着說：「我在外守夜，很容易餓。」便喊傭人拿餅來。又有一個少尉穿着紅衣服進來，笑那嚼餅的說：「你在這時候，還能吃嗎？」那嚼餅的便說：「你就不能吃了嗎？我們海軍裏的人，食量是勝過陸軍的。老實告訴你，明天必定有打仗的事情，今天要吃飽了才快活。」有一個年紀大些的軍官說：「肚子吃飽了，氣力便能強壯；但是在軍隊裏做事要謹慎，不可粗心；粗心的人，是一定要失敗的。」又有一個軍官說：「你說到謹慎，我却想起一樁事情；有一個少尉，是屬那一隊，我却忘記了。他做事很勤，不怕勞苦。我們進了軍隊，固然聽天由命；但是，這少尉却常說，要把性命送給敵人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年紀大些的軍官說：「你所說的一定是川島了，以前在威海衛的時候，少尉很盡力的做事。如果使他作了司令官，必定要一直到渤海去，並且要到白河去捉李鴻章。我看川島近來的樣子，却是和

從前大不相同了。從前總沒有看見他生過氣，現在和他說笑，說到他的夫人，他却捏着拳頭要打我。我怕他和我拚命，便避開了。」又對駕駛官說：「加立波的，你和他交情很好，知道他家裏出了什麼事情嗎？」這時，傭人拿餅進來，衆人吃餅，全不說話了。到了十點鐘，船上點名，有事的去做事，無事的去睡。今天特別的號令，是不許大聲談笑，和點着燈睡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滿船全沒有聲音，只有長官發出號令，和船裏機器的聲音，烟囪裏的黑烟，在月光裏沖出，也是很靜的。望台上有兩個人，一個站在台的左邊，一個走來走去。那走來走去的，就是川島武男。他奉着命令，在望台上觀望，要過四點鐘才有人來代替他的職事。他走到右邊，用望遠鏡四面觀看，却不見一樣東西。他把左手靠着欄干觀看，在深夜裏，風吹來很冷，月光更加明亮，眼前全是黃海裏的白浪，隱隱約約的僅見島裏樹石的影子。秋津洲兵艦，在前邊行走。武男自從生氣辭別了他母親之後，已經三個月了。這三個月裏，經過的事情很多。先是高麗的東學黨作亂，後是日本的兵艦開出佐世保。等到日本和中國開戰之後，武

男|的胆子更大了。在兵艦開到威海衛的時候，第一回開砲；後來軍隊裏驚奇的事情很多，他却也沒有工夫想到家裏了。他雖然很勞苦，却正想借此消去相思的日月；並且在國家多事的時期，他只想以死報國，遮掩他的無窮之恨。前幾天寡婦曾經寄給他兩封信，巴望他早些回去。武男寫給他母親的回信，也說前天生氣離家，現在已經後悔了。這信不過是存留母子的意思罷了。至于心裏，却沒有從前那樣親愛了。他夜裏時常做夢，夢見浪子穿着白衣服在別墅送行的樣子。他又想：「這三個月裏不聽見浪子的信息，她還活着嗎？她是沒有死，如果死了，我心裏怎沒有感覺呢？」他正用手靠着欄干，心裏不住的想念浪子。眼睛看着月，好像浪子從亮月裏下來。他又想：「明天遇着敵人，如果被敵人的砲打着，我的生命便完了。」他忽然想到他母親獨自住着，他的父親活的時候，他在江田島海軍學堂裏的事情。過了片刻，他仍舊想着浪子。他正在想的時候，和他一仝站立的人，走到他的身邊拍着他的背說：「川島。」武男吃了一驚，回頭觀看，却是管駕官喊他。那管駕官說：「月光很好，我

們却不像在替國家出力的時候。」武男點頭，稍微揩拭他的眼睛，又用望遠鏡向四面觀看。月光更白了，天和水之外不見別的東西。過了些時，月落下去，天現出紫色，時候已經交着明天九月十七日了。六點鐘的時候，日本兵艦行近海洋島，砲艦赤城，奉着命令在島的左右探望了一夜，沒有看見什麼。艦隊仍舊前進，隱隱看見大孤山了。十點鐘的時候，武男受着代替，走到艙面稍微休息，聽見有人喊說：「看見烟了。」於是鞋子的聲音很多。武男站着觀看遠處，有一個水手走過他的面前，問武男說：「看見敵人的船嗎？」武男說：「是的。」他說完這話，看見船上的人低聲互相告訴，號旗已經掛上桅杆的梢頭，船頭上水手排隊站着。望台上正副司令官，全眼看着一處。看見海邊有十幾條黑烟升起。有一個軍官在台上拿錶，看着說：「再過一點半鐘，方才遇着，我們先吃飯吧！」其中又有一個人捻着鬍子說：「他們敵人的船，故意耽擱時候，我們快點準備吧！」過了片刻，日本的國旗已經掛在桅杆上，軍號已經吹動，叫衆人各做各的職事。于是有的升到桅杆上去，有的下去管機器，管魚雷。

的進魚雷房醫生和看護走進病房，專門等候打仗時候。交了十二點鐘，奉着將令吃飯。武男和一個大尉管船左邊的快砲。武男因為安排準備放快砲的事情，所以進飯廳吃飯慢些，看見座位上已經坐滿了。忽然有一個人站起來，那就是穿紅衣服的少尉，他說：「諸位聽着！今天敵人在眼前，還能從從容容的吃飯，足見胆量很大；但是，進飯之後，我們還能不能團圓，我却不敢決定了。今天大家見面，應當握手分別，預備和敵人拚命。」武男恰和那人並排坐着。那人便先和武男握手，各自站起來行禮。這時一個臉上有癢痕的少尉和軍醫官握手說：「我們倘若有受傷的，還要請先生好好的醫治；這回握手，像是運動費呀！」衆人聽了，全大笑起來。吃過了飯，衆人靜默着走出去，各自做事。十二點二十分鐘，武男的長官大尉，教他到望台上，對副司令報告事情。武男到了望台，看見本國的兵艦排成一字形，先鋒遊巡隊有四個兵艦在前行走，每船離開四千米突。中軍隊六個兵艦，松島居中調度。赤城和西京丸，却是在後邊接應。松島船桅上的國旗，受着風飄動，烟鹵裏的濃烟，冲着天升起來。望

台上的軍官，或是拿着望遠鏡，或是提着指揮刀，各人全在風裏站着。北邊的十條烟，越升越高，越來越近；過了片刻，敵船的旗幟全看見了。當中是兩大鐵甲兵艦，叫做鎮遠、定遠；經遠、致遠，廣甲、濟遠等兵艦作左翼，來遠、靖遠、超勇、揚威等兵艦作右翼；還有四隻戰鬥艦，是平遠、廣丙、鎮東、鎮西；又有六隻魚雷艇，隨後行來。日本的兵艦仍舊排成一綫，向敵人中軍前進。離開約有一萬米突的時候，先鋒隊向左攻擊敵人的右翼；其餘兵艦向左前進。日本兵艦的陣勢，起初是作了字形，後來變成V形。離開約有六千米突的時候，忽然看見鎮遠船頭上白烟冒起來，兩三十生的米突的大砲彈，在空氣裏直冲過來，落在水裏，海水飛濺起來和銀花一般。黃海裏昨夜受着月光，白如銀鏡，早晨受着日光，紅似胭脂，現在却變成戰場了。武勇從望台上下來，回到快砲的旁邊，大尉正用望遠鏡觀看，砲兵全捲起衣袖，不說話，專門等候號令。這時，遊巡隊用砲攻擊敵兵的右翼，走得很快，幾乎超過敵船。中軍是松島打頭，向着敵船前進。這時，敵船已經變成銳角形，定遠、鎮遠先行過來。兩邊兵艦越走越近，就是不

用望遠鏡也看得很清楚。忽然聽見雷一般的響了一聲，一個大砲彈已經打近松島，仍舊落在海裏；海水直立起來，高有五丈以外。武男吃了一驚，立刻又鎮住了心。左右的人，臉上的顏色全變了，接連着五個砲彈打倒松島的船旁，海水直沖進來。武男說：「大尉，我們爲什麼不開砲呀？」這時，已經過了一點鐘。聽見號令說：「四千米突了。」大尉拉繩子把砲位移動。船搖動着，一股濃烟直沖出去。這邊開砲，敵人的砲彈也打過來，松島的烟囪立刻斷了，砲彈打到海裏。有兩三個砲兵抱着頭爬着。大尉說：「這像什麼樣子？」武男和幾個軍人全笑了。大尉說：「大家要定心，再開我們的砲。」船旁一帶的砲，接連着開放；三十二生的米突的砲，也開放出去，船被震得不住的搖動。松島後邊的船，也來接應，一齊開砲。忽見敵艦發出一彈，打到砲旁炸了。一個砲兵本來捧着砲彈上前，被這一炸立刻跌倒在武男の後邊，想起來又倒下了，血射在武男的衣服上，衆人全看着。有一個人說：「是誰呀？」又有一個人說：「是西山。」第三個人說：「死了嗎？」大尉又大聲喊說：「放砲！」於是砲兵又集合起

來做事。武男叫人抬去那個死尸。大尉看見武男衣服上濺着血，便說：「川島，受了傷嗎？」武男說：「是濺着的血。」大尉說：「我們要替死的報仇呀！」于是砲彈接連着放出去，船仍舊開足了機器進行。這時，中軍兵艦變成半壺形，把敵艦的右翼包圍在壺裏。第一次交鋒過後，稍微休息，又接連着第二次交鋒。船上的砲稍微停止開放，砲兵全揩額上的汗。先鋒遊巡隊專門攻擊敵兵的右邊。敵人的揚威、超勇兩艦已經受了大傷不能動了。這時，先鋒隊想要包圍敵艦之後，接應中軍。中軍的比叻、西京丸、赤城、連合松島，排成一綫。敵人的超勇燒了，揚威不能打仗了，右翼已經亂了。敵人的左翼有三隻船出隊追比叻、赤城、鎮遠、靖遠。看見日本兵船在後追趕，便轉過船來對敵，要合力攻打松島。這便是第二次交鋒。這時，西京丸桅杆上升起旗來，說赤城、比叻很危險。總司令教先鋒隊裏快艦去救。日本的中軍不動，排成大圓圈圍着中國的船，用砲攻打。兩點半鐘之後，日本的兵艦已經包圍中國的艦隊，先鋒隊用力趕開中國的艦，救出赤城。比叻兩艦，便到敵人的後邊圍着攻打。這是第三次交鋒。

這時日本中軍隊在右，先鋒隊在左，兩面夾攻，不住的放砲，打得很厲害。武男愈加拚命出力，大聲喊着發出命令，把聲音幾乎喊啞了。敵艦的砲攻打松島。松島艦的鐵皮全脫了，木片燒焦了，滿船全是血。武男仍舊定着心做事，只覺着敵艦的砲聲和自己的心血一仝沸騰；砲聲偶然稍停，心裏反而不快活。武男的部下，看見武男很是鎮定，便也不慌亂，各做自己的事情。松島受着砲彈燒起來了，幸虧衆人用力把火救滅。日本的將士拚命打仗，雖然死傷很多，却没有慌亂的。這時，烟火滿天，分不清敵人和自己的船，只隱隱的看見桅杆罷了。砲聲接連不斷，海水高飛起來。忽然大尉說：「定遠燒起來了。」武男從烟裏望過去，果見那船上發出火光，裹在黃烟裏，船上的水手，亂紛紛的往來救火。武男很快活，說：「快些打掉那船！」便又放砲。這時，敵人的船兩面受敵，兵心都亂了。超勇被打沈了，揚威逃走了，致遠也要沈下去了，定遠還有火光，來遠也燒着了；便排不成陣勢，亂紛紛的四面逃走。只有兩隻鉄甲兵艦，却還沒有動。先鋒隊去追逃走的船，中軍隊專門攻打這兩隻鉄甲兵艦。定遠雖然燒

着沒有滅却仍舊不動，鎮遠也不逃走，幫着打仗。兩隻鉄甲兵艦和日本的兵艦打仗，毫無退去的意思。日本兵艦上放出的砲彈，打不壞那兩隻鉄甲兵艦，只是自己在空氣裏自己爆炸。三點半鐘之後，松島和鎮遠離開得很近。武男見敵船中了砲彈毫不損壞，便生氣拔刀說：「大尉，我恨極了！爲什麼不能打傷它呀？」大尉也忿怒說：「我們只打它的艙面就是了。」正在放砲，忽然有一塊碎鉄打着武男。武男立刻昏暈倒下。因爲敵船的砲彈打中武男的砲，砲炸了，所以武男鉄倒。武男爬起來却又倒了，覺着下身非常疼痛。向四面觀看，却見周圍全是血，亂堆着人肉，大尉已經不見了，遮砲的鉄板已經被打穿了。能看見藍色的海水。武男既然疼痛，又聞着焦爛的腥氣，身體却不能動。只聽見四面全是喊痛的聲音。木料被火燒着發出爆聲。又聽見有人大喊放砲，和抽水機的聲音。忽然覺着有人拉他起來，他的脚痛牽連到心。只見滿眼紅光，人已經不清醒了。

第十九章

豐子也嘗到了老寡婦的手段

十月裏，日本陸軍第一師團，開到遼東去了，廣島裏稍微靜些。過了不多的時候，第二師團又開到廣島作後備。日本的天皇也到廣島，開御前會議，六百議員全到了，所以廣島更熱鬧了。街上只聽見兵士的脚步聲音，軍官掛的刀觸着地的聲音，和小車子往來的聲音。人家門口，多掛着小木牌，有的寫着參謀總長親王殿下寓有的寫着宰相伊藤寓。又有的門上貼着小紙條，寫着裏邊有幾間屋子，住幾個人，還有空屋，等候陸軍裏的人來住。大商家接濟軍用品，非常匆忙。在百忙裏，有一位將軍騎着馬向御營走去。又有報館裏的訪事人，坐車到電報局去。火車站裏有人用黃紙裹着刀，正從遼東回來。又見宰相坐着車，低着頭像是在那裏想事情。這時，廣島一個城裏，却有兩種唱歌的聲音。一種是軍歌，聲音很是雄壯；又一種是女人唱的歌，聲音柔軟，是鼓勵軍人去打仗的。大街上有一所高房子，門上寫着「供應軍需處。」房子裏氈毯、

軍衣等物堆積如山，有幾個人在那裏檢查軍用品的好壞。這時，有一個中年人，頭髮禿了，左眼上有痣，和一個人一仝走來。他到這裏，和書記說了幾句話，便要走進去。他忽見有一輛車子走過門前，車裏人却是認得的，便喊說：「田崎先生到那裏去？」車裏人沒有聽見他的喊聲，車子仍舊行去。他便叫人趕快去追。過了片刻，車子回轉來了。田崎年紀已經過了五十歲，臉色紅裏帶黑，頭髮已經花白了，帽子也是老式的。他進了門，才說：「喊我的是山木先生嗎？」山木說：「您什麼時候到廣島來的？」田崎說：「我正想乘火車回東京去。」山木說：「剛才從那裏來？」田崎說：「從佐世保來，我在那裏住了幾天，現在走過這裏。」山木說：「那末，是去看武男先生的了。」田崎說：「是的。」山木說：「爲什麼您走過這裏却不進來？我很想您告訴我，小女服事老太太好嗎？我却許久沒有接着小女的信了。」田崎說：「我本來應當拜望您，因爲事情太忙了，所以少候得很。」山木說：「順便光降，對於尊事又有什麼妨礙？今天何不在這裏談一會兒心，等到下次火車再走，也不遲呀！武男先生怎樣了？」

我聽見他在佐世保醫院裏。我本來要去問候他，却因為第一師團開出去打仗，事情太忙了，只得寫封信去。」田崎說：「武男先生腿上受傷，現在好些了。」山木說：「好呀！老太太聽見這信息，心裏一定安慰了。」田崎拿出錶來看，就要站起來走。山木說：「不要這樣忙呀！我還有東西要送給老太太，託您替我帶去。乘晚車去，也不妨礙您的事情。我現在把東西稍微安排，另外找一間清淨的房子喝些酒，這裏的魚比別處好呀！」這時，天安川的岸上，有一所酒樓，太陽將要落山，斜照着樓窗。樓上坐滿了人，全是御前議會的議員，公事完了在這裏喝酒。樓下有一間小屋，山木和田崎兩個人坐着談心，像是有秘密事情要商量，所以不叫傭人在旁邊服事。田崎服事川島家已經兩代了，是一個老管家，他既有才能，又很誠實；凡是主人的銀錢，他總不侵吞，所以老寡婦很相信他，有要緊的事情全要叫他做。山木一隻手拿着酒杯，一隻手摸着頭髮說：「我在東京只有一天，因為事情忙又到廣島來了，所以浪子的事，却沒有聽見。我想浪子的病是厲害了，這事做得太狠；但是，替川島家打算，

却也不能不做」田崎說：「浪子少奶奶又到逗子了，聽見她的病還不兇險。」山木說：「是的嗎？但是，這種癆病是不容易好的，十個人有九個人要死的。」現在武男先生怎樣？還生氣嗎？」這時田崎吃魚羹，覺着香味撲鼻，很是好吃，接着說：「就是這事爲難了！他們母子之間，總是不和的了。老太太因爲要顧全大局，做這事情，她的心也可以原諒。然而乘着少爺不在家的時候做這事，却也太過分些！我也曾經勸老太太等少爺回來再做這事，老太太却不聽我的話，就做了。現在少爺的怨恨，固然是情理之中的。少爺近來和千岩不對了，聽見說千岩到中國去了。」山木看着田崎說：「千岩先生動身還不久哪！我也和他不對了。他用掉我的錢已經很多了，臨走的時候，又硬問我借去一百元。現在這事也不必談了，我只問武男先生病好了仍舊回東京嗎？」田崎說：「不，病好了還要去打仗。」山木說：「這也是英雄的志氣，我很敬重他。但是，我想這時武男應當回去看望他的母親。夫妻固然有情；但是，已經離掉了，又有癆病，怎能再團圓呢？已經過去的事情，是不必再想的了；母子之間的怨

恨是應當除去的。田崎先生以爲我說的話怎樣？」田崎想了一會兒說：「少爺本來是很孝順的，他固然怪老太太做事不對，却又覺着和老太太斷了未免過分。我這次到佐世保去，固然是奉着老太太的命，要除去母子之間的怨恨，怨恨是已經除去的了。」山木說：「我的意思却還不止如此，現今國家多事，壯士固然不必有家；但是，照着道理看來，川島家却還沒有後人，應當再娶才是。娶了妻，便能有後代的人；並且母子之間從前的怨恨，也可以全消掉了。大凡少年的人，本來都是和前妻要好的；但是，一見了新人，便要把舊人稍微忘記了。」田崎說：「老太太也是這樣想的；但是，事情却很難做，少爺的意思是很堅決的。」山木說：「這是一家的大事，怎能有意見呢？」這時，樓上像是演說，許多人拍起掌來，聲音很大。兩人的說話，也稍微停住了。過了片刻，山木又給田崎斟了酒，說：「田崎先生，小女住在川島家現在怎樣？她很懶惰，不懂事情，老太太稱心嗎？」田崎明白山木話裏的意思，只是笑了一笑，心裏有話，嘴裏却不好說。原來山木在浪子離婚過了一個月之後，便把女兒送到川島

家說要在老太太身邊學習禮節。老寡婦趕掉浪子之後，看見武男非常生氣，出門去了。心裏很恨。武男既不回家，又沒有信來。老寡婦沒有好法子，只有借着罵武男咒浪子出氣。然而眼前沒有親人，雖然生氣，却也沒有人勸。本來老寡婦是胖大的，現在身體却逐漸瘦了。家裏的女傭人，看見老寡婦亂叫亂罵，和發瘋一般，便偷偷的收拾好了行李，預備走路。老寡婦知道衆人的心全和她不對了，便後悔得很。及至聽見豐島牙山打仗，別家的軍人全有家信寄回來；獨有武男，却沒有家信。老寡婦想到武男如果打仗死了，自己如何是好？她想到這裏，便怕起來了，只得忍着氣，先寫信給武男。她得着了武男的回信，心才放了。又過了一個月，忽然接着佐世保醫院裏打來的電報，說武男受傷很重。老寡婦得着這信息，身體抖顫起來了，便叫田崎去問候武男。及至田崎回來，說武男的傷好了些，老寡婦才放心了；想要等到戰事完了之後，便替他續娶。她以為給兒子再娶一個好媳婦，便可以消去兒子的怨恨。她自從趕去浪子的時候，已經有這心了。她細看許多親戚的小姐，全不合意。正在爲難的時

候，山木却送女兒到家裏來學習禮節。寡婦也知道山木的意思，姑且把豐子留下試試看。寡婦對待新人的手段，是起頭幾天很和平，假裝慈愛。過後便用沙做的彈子打人，使別人稍微疼痛；再到後來，便用大鉄彈打人了。浪子新來的時候，便受過這許多磨折。現在寡婦又用這種手段，對待新來的豐子。豐子本來願意作川島家的媳婦，又加着受了他父親的教訓，所以受着沙彈的打，還能忍受。寡婦看見沙彈打上去不痛，便以爲不用大砲轟打是不顯自己威風的，所以每天早起，便叫豐子做很難的事情，就是做成功了，却也要責備。豐子起初還能受着，及至寡婦千方百計的再三責備她，她却也不能忍耐了。心想：「若不是想要嫁給武男，早已走了。」她的情絲沒有斷，還竭力忍耐着。寡婦見她麻木，便借她出氣。許多傭人看見這樣，便譏笑豐子。豐子想：「武男未必回來，自己却受不住這苦了；可見情這樣東西，不是好的。」寡婦見豐子的做事，遠不及浪子；論容貌，論才能，也全不及浪子；所以很後悔把浪子趕出去。寡婦又想：「把浪子趕出去，才招了豐子進門。」于是不恨浪子，却恨豐子。

上邊所說的事情，田崎是全知道的。所以山木問田崎，田崎不能回答，只是微笑。田崎知道，豐子和老太太的不對，比日本和中國還厲害哪！

第二十章

在醫院裏養創的武男

武男在醫院裏，被窗外鳥聲驚醒，拉開帳幔，看見早晨太陽才出來，影子散佈在紙窗上。山峯仍舊被雲霧籠罩着。這時已經是深秋了，天氣清爽，野外空曠；樹上的鳥，看見窗簾開了，便吃驚飛起，踏下一片黃葉。武男在枕上閉着眼，忍着痛，移動他的身體，放在安穩的地方。這時，天才亮，沒有人聲。忽然聽見鷄叫，武男又醒了，閉着眼想：「自從軍隊裏受傷回來，已經有一個月了。腿上被碎鐵片打中，陷進肉裏，幸虧腿骨沒有碎，別處受的小傷，却也不要緊。同伴的大尉，身體和頭全碎了；其餘的同伴，也都戰死了。自己能活在這裏，也可算是僥倖的了。」武男初到醫院裏的時候，身上發熱，很厲害，幸虧年輕，氣力充足，能和體熱抵抗，體熱既減，病便輕了。過了一個月，還能稍微起來跛着走路。

現在武男心裏所巴望的，只有病好了之後再到兵艦上去；起初求死却沒有死，等到受傷之後却又望好，好了之後，從前的恨事又上心來。武男的恨，起初是被打仗的事情掩蓋了，沒有工夫想；現今睡臥在醫院裏，從前的事情，又到心上來了。但是人經大病之後，心思感覺也變換了；武男對於他母親的怨恨也漸消滅了；對於浪子的事情，却深藏在心裏；一想到浪子，就同浪子在眼前一般。武男見田崎來看他，便打聽他的母親和浪子的事情。田崎恐怕武男生氣，便把豐子的事情隱瞞着，不敢告訴武男。武男從田崎嘴裏得着浪子的信息，不覺流下眼淚來。有一天下午，武男正在看報，却又拋掉報紙，眼看窗外。這時，病房裏還有一個人，因為病好，回船去了。所以武男獨自在一間房裏，聽着下雨的聲音，很是煩悶。忽見院裏有人來說：「有人送包裹和箱子給您來了。」武男抬頭，看見一個孩子，挾着包裹，背着木箱走來。武男說：「這東西是誰送給我的？」那孩子便念箱子上貼的紙條上的字。武男說：「我却不認識那人，你替我打開包裹，看裏邊是什麼東西。」那孩子打開包裹，看見裏邊有紫

布做的包袱，包着一件絨衣，一條白帶，一雙襪子，還夾着幾件內衣。武男又打開木箱，見那裏邊有大梨和香蕉，全是武男喜歡吃的。武男的心不住的跳，問那孩子說：「裏邊有信嗎？」那孩子找不着信。武男很以為奇怪，便說：「拿外邊貼的紙條給我看看！」武男看那紙條上字的筆迹，知道這決定是浪子送來的。打開衣服，見那上邊有許多淚痕，就是封條上的字，也像是手顫抖着寫的。武男見物思人，眼裏不住的流淚。武男想：「我病好了之後，能不能把她再取回來呢？」又想：「現在風俗雖然改換了，這事却還沒有人做過，並且這事非但不能做，就是勉強做了，却也不好安排我的母親。」他千思萬想，沒有好法子；覺着人生在世，縱然是愛情的事情，却也不能自由；只有自己發誓，不論自己的死活，總是把浪子當作自己的妻，藉以安慰自己。醫生來看了武男的身體，說：「你的病就要好了。」醫生說了這話，就出去了。過了片刻，老太太寫的信來了；信裏說：「田崎回來，聽見你的病好了，我很快樂。你病好了之後，若是醫生許你行動；那末，你快些回東京來，我還有話要對你說。」武男想：「媽

有什麼話呢？想必是說續娶的事情了，這怎可以做呢？」便決定主意，不回東京去。十一月裏，武男病好了，松島船也修理完工了，開到大連灣。武男便乘着運船，到大連灣，回到軍隊裏。臨走的時候，寄出兩封信，一封是寄給他的母親的。

第二十一章 浪子尋死

自從九月之後，到逗子避暑的人，陸續回去了。本地捉漁的人，却在天氣晴明的日子，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，帶着一個老婆子，到海邊觀看。捉漁的人有許多知道這女人悲慘的事情，看見她的時候，便鞠躬行禮。這個年輕的女人，就是浪子。她人雖沒有死，希望却全沒有了。秋深了，她的病還不至於凶險。她在六月裏，和她的阿姨一仝回到東京；及至聽見男家有休書到來，病又大發作起來了。醫生在那時看了她的病，說是不能醫治了。家裏人全很煩悶，憂愁，浪子却安心等死罷了。過了一個月，浪子非但不死，並且有了生機；又過了

一個月，病勢却有逐漸變好的樣子；却和天要硬留着她，不放她去一般。她天天用淚洗臉，過着悲傷的日子。她便恨醫生來替她治病，保全她。這沒有情趣的生命。她所以不忍拋掉藥不吃，是因為不敢違背她的父親的話。她的父親在很忙的時候，還偷着空閒來看她；來的時候，必定拿着藥勸她吃。浪子每逢聽見她父親的脚步聲音，便連忙揩乾眼淚，不敢給老人看見。並且她知道武男待自己是很好的，決定沒有離婚的心。她聽見送衣服和水菓的傭人回來，說武男傷心的樣子，心裏又是安慰，又是悲傷。所說的安慰，並不是有團圓的希望；却因為她的百般委屈，只有武男知道；一縷情絲，仍舊牽連着沒有斷。她有了想念父親感激丈夫的心，又加着醫生的法術，便使她的將要熄滅的火，又放出光來了。九月裏，浪子能站立起來，和老婆子一全到逗子。她到了逗子之後，身體一天好一天。這裏地方偏僻，和養病最是相宜。她有的時候洗罷了澡，開窗看海，聽見海裏波浪的聲音，夾雜着鳥叫的聲音，好像過着陽春的天氣，等候出門人回來的一般。服事她的人，有一個老婆子和一個看護婦。浪子

每天起來，到窗前觀看海景；飯食起居，全依着醫生的話；煩悶的時候，便編花作球，或是吟詩解悶。醫生每禮拜必從東京來一回，或是兩回。浪子的阿姨，表妹，和她的晚娘，雖然也來看她，却沒有醫生來得殷勤。她的女同學，聽見她在生病，也時常有信來問候她；但是，這全是普通的應酬，並沒有特別的誠意。浪子最親熱的，只有一個千鶴子；所有外邊的信息，國家打仗的事情，全是千鶴子來告訴她的。浪子自從離婚之後，對於川島家裏的人，已經像隔開世界一般了；武男在幾千里之外，浪子雖然有他在心裏；但是，像川島寡婦那樣的人，浪子想着了便要心痛。浪子聽見山木送女兒到川島家服事老寡婦，起初覺着心裏難過；後來知道武男不喜歡豐子，便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。這時，浪子心裏所掛念的兩個人，却全在軍隊裏。她自從搬到逗子之後，她的父親也到廣島軍隊裏，聽說不久又到遼東去了。她本來要去送行，却因為中將寫信來攔阻她，便沒有去。到了九月底，她才聽說武男在鴨綠江打仗，受了傷；這夜，她便沒有安睡。她的阿姨住在東京，得着信息快些，跑來告訴她，武男受的輕

傷沒有死，已經到佐世保醫院裏了。浪子聽了這話，心裏稍微放寬些，然而她的心，已經是飛到武男的病床旁邊了。她本來想要寫信給武男，又因為這事是和風俗不合的；後來想出一個好法子來，做衣服，送水菓，寫了一個無名氏的字條寄去，想來武男看了筆迹，心裏必定明白的。到了十一月裏，浪子接着一封從佐世保寄來的信，看了大哭。這時，千鶴子和駒子一全到逗子，已經住了幾天；到了明天，她們才走了。浪子更加冷靜，獨自坐着和去世的母親的照像相對，沒有一點聲音。這天是十一月十九日，就是浪子的去世母親的忌日。浪子把她母親的照像掛在牆壁上，用白菊花做成花圈，四邊圍繞着。她的母親去世已經十年了；這十年裏，浪子沒有一天不想着她母親的；但是，往年到了這忌日，浪子的悲傷總沒有像今天這樣厲害。她想：「如果我媽還活在世上，我的一肚子的委屈，便能告訴我娘了。現在却一肚子的委屈，只有一個人承受。」她想到傷心處，便不住的流淚。忽然聽見鐘敲了兩下，方才清醒；向四面觀看，房裏沒有人；只聽見老婆子和看護婦在隔壁房裏說話。浪子不知不

覺的自己站起來，走出花園，又從花園走到海邊。這時，海上聚着黑雲，想要下雨，海裏沒有一隻船。浪子沿着海走，路上沒有捉魚的人，只見一個年輕的女人，帶着一個小孩子，在海灘上拾貝。那年輕的女人，見了浪子，向她彎腰行禮。浪子也含笑回禮，仍舊低着頭向前走。她走到不動堂，看見山上的瀑布，這裏就是春天她和丈夫一仝坐着發誓同生同死的地方。她便坐在舊日她丈夫坐的地方。這時，她的心裏固然和從前苦樂不同；眼前的風景，也是兩樣的；從前春日清明，海面平得和鏡子一般；現在天上滿佈着烏雲，浪花打着石磯，聲音震耳；海上既沒有飛鳥，又沒有帆船。浪子坐定了，拿出武男的信來；信裏雖然不過是幾行字；但是，從浪子看來，却比千言萬語還多。信裏有一句話說：「我沒有一時一刻不想念浪子的。」只要這一句話，已經能把浪子的心炸碎了。浪子對着天說：「這世界裏有我，天又爲什麼待我這樣兇狠呢？我愛我的丈夫，丈夫也愛我，爲什麼半路上要斷絕了呢？」浪子想到傷心，便想要葬身到海底。浪子打定了尋死的主意，便大聲說：「這正是時候了，媽來領我！」

爹饒恕我去了。」她便脫去木屐，張開手臂，要撲下海去。忽然有人大喊着，拉住她的背。浪子便昏過去了，全不知道人事。

第二十二章 女教士的現身說法

別墅裏，老婆子正在替浪子打掃房間。浪子說：「老媽，你去燒好了茶水等着，那個耶穌教會裏的女人要來了。」老婆子說：「那個女人很好，爲什麼要進耶穌教會呢？她作了耶穌教會裏的人，便不翦掉頭髮，表明她是寡婦了。」浪子說：「爲什麼要翦頭髮呢？」老婆子說：「凡是耶穌教會裏的人，丈夫死了却不翦掉頭髮，並且打扮得很好看，是想要再嫁人呀！」浪子生氣說：「這是誰告訴你的？」老婆子說：「我怎不知道呢？他們教會裏，就是小姑娘，却也不守規矩的；從前我的親戚隔壁一個姑娘，就是教會裏的，那個姑娘本來是很好的；後來進了教會學堂念書，變換了樣子了；每逢禮拜，不幫着她娘在家裏做事，却一天到晚在禮拜堂裏。並且說家裏不乾淨，不像學堂那樣清潔；

她回到家裏，又怪她娘不會管家。她雖然念了幾年書，却還不能寫一個收條；做的針綫，又不整齊。她的爹娘替她擔憂，怕沒有人家要娶她。她却說，倘若男人不能每月賺二百五十元，便不嫁給他。您想這話不是很奇怪的嗎？我想像那樣很老實的姑娘，一進了教會便放肆了，那教會裏必定是有妖法的。」浪子笑着說：「據你所說，那個姑娘的性情是改變了；但是，看人說話，却不能存着偏見；依着偏見批評別人，總不是正當的議論。」老婆子雖然不敢爭辯，但是心裏却不以為然；看了浪子許久，才說：「我們總是離開教會裏的人遠些才好！」浪子又笑着說：「你是叫我今天不見這教會裏人嗎？」老婆子說：「像這個教會裏的人，却沒有什麼害處；但是……。」說到這裏，見簾外有人影走來，又聽見說：「請饒恕我！從後門進來了。」老婆子開了屏門，看見一個身體瘦小的女教士進來。那女教士，年紀像是在五十歲以外了，頭髮已經花白，穿着黑衣服；臉色像有憂愁，眼光露出慈善，嘴邊含着笑容。這人就是老婆子所說的耶穌教會裏的人，就是一禮拜之前，從海邊救浪子的。她姓小川，名叫

清子，現在管着育嬰堂；因爲生了肋膜炎的病，所以前三個月到這裏養病；剛走到不動堂，看見浪子要跳海，便救了回來。老婆子燒好了茶，送進來，聽見女教士說：「明天要回去了。」浪子說：「媽媽爲什麼這樣匆忙呢？我正要請您指教，爲什麼就要分別了呢？」清子說：「我很願意在這裏住幾時和您談談，尤其不願意在您病的時候離開您。」便在衣襟裏拿出一本小書，送給浪子，說：「這是耶穌聖經，您沒有看見過吧？」浪子固然沒有看過這書，就是她的晚娘，在倫敦的時候，也曾經進過教會，回來却不相信耶穌教了，把一本耶穌聖經，和破鞋子舊衣服，一全丟在老房子裏，聽憑它霉爛了。這時，浪子答說：「沒有念過。」老婆子看見那本書，便疑心那書裏有妖法，定住眼看着那書，不肯就走，只怕走後浪子要被妖法迷惑。清子說：「您病好了之後，念這書，是對於您的病有很大的好處的；我在沒有走的時候，必定常來把聖經裏的道理講給您聽；但是，今天是最後的一天了；我只能把爲什麼要念聖經的緣故，講給您聽。您疲倦了嗎？請您睡着聽吧！」浪子說：「我沒有疲倦，您講給我聽吧！」

老婆子不得已，只好換了一杯茶，走出去了。清子低頭想了一會兒，又抬頭對浪子說：「人的壽命，是很短的；如果在世界裏得着閱歷，日子却又是很長的。我的父親是在軍界裏很有勢力的人，並且錢也很多。您還記得嗎？小石川水道橋邊有塊地方，榆樹很多；現在那地方已經被別人得去了。我就是生長在那地方的。我十二歲的時候，我的母親便去世了。我的父親發誓不再娶了。我年紀雖然很輕，家事却是我一個人管的。我的哥哥已經娶了嫂嫂，我便嫁到小川家。我的男家，世代有爵位，比我家好。我出嫁的時候，年紀已經有二十一歲了。我出嫁的時候，在您生出來的十年之前。我小時候受過教育，以爲女人是應當做家事的，不敢怕勞苦；但是，出嫁後，却有使我不能忍受的事情。那時，離開明治歸政的年代還不多。我的丈夫時常出門到外邊去。男家有五個尊長，和兩個小姑。我所受的痛苦，却是說不盡的。我的公公還好，婆婆却是難服事的。我的婆婆待我非常兇狠。我雖然竭力忍耐，然而總難免傷心；並且我哭了之後，被婆婆知道了，還要痛罵。明治維新的時候，國裏打起仗來了，江戶城

裏大亂。我的丈夫和我的父兄，全和新黨反對，領兵駐紮在上野。我的公公生了大病，我又懷着胎要生產了。過了不多的時候，上野被維新的人打勝了，我的丈夫逃進箱館，我的父親不知下落，我的哥哥打仗死了，我的公公生病死了，我的兒子才生出來。壞的事情，一齊來了；我心亂如麻，不知道怎樣才好。這時，大將軍失掉權柄，我家的俸祿斷了，我家所有的遺產，自從維新之後，全被官沒收了。我懷抱着孩子，帶着我的婆婆和老家人逃難，過了箱根山，在靜岡道上逃走，却和夢裏走路一般。——說到這裏，看護婦進來，看浪子吃藥之後，自己出去了。清子閉了一會兒眼睛，等看護婦出去之後，又說：「這時，大將軍的部下，非常之苦。我家從前的俸祿，每年有一萬石米；在逃難的時候，想買半個豆餅都買不着。我婆婆還想吃好東西，作媳婦的却更爲難了。我靠着做針綫和替別人家教小孩，得着些錢養家；我吃苦是情願的；但是，我的婆婆却仍舊像從前那樣暴躁。我的丈夫還在監牢裏，我的父親仍舊不知去向。我不是爲我的小孩子，我早就要尋死了！這一年裏，我的樣子幾乎變老了十年。後來，我

的丈夫出了監牢，又進軍隊，我又過了箱根山，回到東京。現在的東京，就是從前的江戶。這時，是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。過了一年，我的丈夫出門去辦公事，我家還過得去；但是，婆婆仍舊兇惡。那時我心裏很難過的，就是不知道我父親的信息。這年秋天，我丈夫到歐洲去了。有一天，我冒着雨，到小石川去看女朋友；回來的時候，是坐着車走的。這時，雨下得很大，我冒雨走路，車子也走得很慢。我看見拉車的人穿着雨衣，手裏拿着燈，腳踏在泥裏，一邊走一邊嘆氣，走路很是艱難。車子到了水道橋，燈滅了。拉車的人請我起來，到車箱裏找燈。我聽見那拉車人聲音很熟，及至燈火照在他臉上，才看出那人却是我的父親。一說到這裏，清子使用手遮着臉哭。浪子也落下淚來。聽見隔壁也有人嘆氣的聲音。清子揩去眼淚，說：「我就下車自認是他的女兒，領他到近邊飯店裏，勸他吃些東西。父親便把分別之後的事情告訴我，說他自從在上野打了敗仗之後，便逃到鄉下，靠着氣力過活；有的時候生了病，却沒有一個錢。現在和一個看花園的人同住着。那看花園的人，却是我家從前的傭人。我的父

親便把拉車子作了行業了。我心裏又驚又喜，又悲又痛，至于嘴裏却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我的父親催我回去，我便和父親分別，回到家裏很晚了。婆婆很生氣，把我亂罵，甚至于疑心我做了醜事。我把遇着父親的事情告訴了婆婆。婆婆非但不以為我們可憐，却還罵我遮掩醜事。我氣極了，便打定了主意，想逃到我父親那裏去。等到婆婆已經睡着了，便換了衣服，寫了一封辭別婆婆的信，放在我的六歲孩子的枕邊。我正在放那封信的時候，我的孩子忽然伸手抱着我，叫我不出去。這是那孩子在那裏說夢話。我吃了一驚，仔細一看，那孩子又翻身睡着了。我哭起來了。想着我小時候，我母親告訴我的故事，也正和這事相合。我便不走了，以為我忍耐着總有出頭的日子。我說的話多了，您不覺着疲倦嗎？一浪子靜心聽着，眼睛裏滿含着淚，搖着頭不能答話。清子說：「我在婆婆家裏很想存些錢，接濟我的父親，却做不到；只得賣了些衣服，接濟我的父親；但是我的父親，却仍舊度日很難。幸虧有人薦我到西洋的牧師家裏教音樂，我便把所得的錢養我的父親。牧師的太太待我很好，日子過

久了便成了好朋友。有一天，她給我一本書，就是馬太福音，叫我念。我見那書裏說的事情很奇怪，便把它放着不念了。明年，婆婆得了風癱的病；病了之後，性情立刻變了；從前很是暴躁，後來却柔軟和順了。她早晚都不能離開我，我每逢走開，她便要喊我。我覺着她生病可憐，便盡力服事她；但是，過不多時，我的婆婆便去世了。我的婆婆去世的時候，我的丈夫恰正從西洋回國。我便請我的父親來家一住。我的父親却因為急病，住了不多幾天就去世了。後來，我的丈夫在軍隊裏升了官，兒子也長大了。我的丈夫却喜歡吃酒，我勸他，他却笑着不聽。到了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，我國裏有內亂，我的丈夫作了羽林大尉，領兵到南邊去打仗了。丈夫去了之後，我的兒子得着出紅斑痧的病，我日夜照料着。到了四月十八日，兒子睡着了，我叫女傭人走出去，自己做着針綫，陪伴兒子。我因為疲倦，睡着了，像是有人進房裏來，坐在床前。我張開眼睛觀看，却是我的丈夫，穿着軍衣，滿身是血，臉色死白。我大喊着醒了，向四面觀看，却沒有人，兒子仍舊睡着。我嚇得心裏亂跳，冷汗直淋。到了明天，兒子

的病又變重了，就在那天死了。我正在抱着死去的兒子痛哭，却又接着從打仗地方打來的電報，知道我的丈夫打仗死了。「清子說到這裏，便說不出話來，聽的人也沒有聲音，屋裏很靜，像沒有人一般。過了片刻，清子又說：「事情已經壞到這樣，我活在世界上却和不見日月一樣了。我以為忍耐着或許有平安的日子；不料結果却是這樣！那時我正生病，很巴望立刻就死，但是我却不死；我的禍福，自己却不知道。我在這時，便成了世界上孤零的人了。我不能成家，便把產業賣了，寄住在朋友的家裏。我正在收拾東西的時候，忽然得着這本書，偶然把那書觀看，忽見書裏有一句話，觸動了我的心；我在那時無心觀看，只是在那句上用筆做了一個記號。從此以後，我時時觀看那書，却不明白那書所說的道理；看了許久，才似乎有些明白，那書上所說的話是很有道理的。那時牧師太太已經去了。我想得着一個人，把那書上所說的道理教給我。後來，有人薦我進教會女學堂作保母。那裏的管事人，是少年夫妻。他們待我很好，全是基督教裏的人，很是慈善；在空閒的時候，便把書上所說的道理

講給我聽。我便進了教會，到現在有十六年了。在這十六年裏，沒有一天不看這書。我的心，幾乎把這書當作指南針了。我起初以為人死了便完了，却不料還有長生的道路。我現在才知道，我的父親是回到天堂上去了；我眼前所撫養的小兒，便可以看作我的兒子。我便除去了從前心裏的苦處，因為有希望。在後邊，看着眼前的苦便甘心了。」說完之後，看着浪子說：「這就是我念這書的緣故。您的事情，我已經知道些了。我常見您在海邊走，現出憂愁的樣子；很想來看望您，叫您放寬了心。現在才見面又要分別，心裏很不快活。到底我們的交情不是平常的，我很巴望您自己保重，不要以為世界裏不能容留自己。等到病好了之後，您念這書，便得着好處了。我雖然回東京，仍舊是要想念您的。」到了明天，清子便去了。她所送的聖經，浪子常放在枕邊。浪子心裏想：「我本來以為地球上邊，只有爹娘和阿姨知道我的苦處，却不料還有這受過許多痛苦的人，用這樣深厚的情意待我。我的殘生，得着這人却也可以安慰了。於是浪子時常想念這人，又念聖經，心裏便舒服了。」

第二十三章 他無意間救了中將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日本的第二師團得着了旅順。千鶴子看着報，大聲喊說：「娘聽呀！她媽怪她說：『閨女怎這樣亂喊！到底是什麼事情呀？』千鶴子紅着臉笑說：『媽，千岩死了。』加藤太太說：『千岩是怎樣死的？是打仗死的嗎？』千鶴子說：『千岩的名字在死人簿子裏，這真是報應呀！』太太說：『不要這樣說呀！』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千岩打仗死了嗎？他却很有勇氣報國！』千鶴子說：『他死了的好！』太太不答話，過了半天，才說：『千鶴，凡人死了，不惹起別人的悲傷，這也是可憐的事情呀！』千鶴子說：『川島家的寡婦不哭他嗎？媽也知道豐子逃出川島家嗎？』太太以為奇怪，說：『真的嗎？』千鶴子說：『是真的，昨天豐子和寡婦爭吵，聽見寡婦不住嘴的罵，豐子逃回她家去了。』太太歎氣說：『還有什麼人能長久住在她家呢！』千鶴子沒有話說，走出房門去了。她們母女談話之後，過了二十天，打仗的地方，有信和小包裹

寄到川島家裏。小包裏裹包着的是千岩的燒焦的小骨頭，信是武男寄給他母親的。信裏說：「我國的軍隊得着旅順之後的第二天，港裏的船和船塢，全是日本海軍管的了。兒和同官，全上岸辦事。戰場上荒涼極了！孩兒走過養傷的房子，看見兩個人抬着一個死尸，上邊蓋着藍的氈子，死尸的臉上蒙着白布。孩兒問抬那死尸的人，才知道那死人的姓名，就是千岩少尉。孩兒揭開白布，看那死尸的臉，臉色死白，牙齒緊咬着。他攻打椅子山，受傷很重，到午時便死了。孩兒想千岩活的時候，本來是和他斷了的；他既然死了，怨恨便也消了。回想小時候同學和兄弟一般；現在看他死了，覺着可憐，所以請求上官把他的尸體火化了，寄回他的遺骨；請媽把它埋葬在東京！」武男寫給他母親的信裏，雖然只說千岩的事情。其實武男在旅順所做的，還有別的事情呢。武男看見千岩的死尸那天，因為岸上事情多，回船的時候，已經天晚了。他在路上走着，看見巡查的馬隊，拿着兵器很是威嚴。軍官騎着馬走來，兵全立正，靜聽號令。後來走到一個地方，看見有幾個日本兵，正在烘火；內中有一個人說：「

冷極了！我在本國喝酒吃魚，不是很好的嗎？」又大聲喊說：「吉，你穿的是什麼衣服？却很好看！」這時，吉穿的是紫緞做的中國衣服。吉說：「你不看見源所穿的衣服嗎？那件狐皮袍子，能值四百元哪！」那第一個人說：「源，你的運氣真好！每逢打仗，彈子總是打不着你；你打仗沒有吃過苦，得着的東西却很多。你看我的身上，却只有這棉衣服；所有擋寒的東西，全在大陣灣丟掉了。現在總要有擋寒的東西才好！」又有一個人說：「你要留神呀！我今天偶然到一個人家，想進去找些東西。忽見一個清兵，從裏邊跑出來；他拿着大刀，還以為我要殺他呢！其實我是無心的撞着他，並且很怕他兇惡。幸虧我們的兵到了，把他殺了；若是不然，我也要死在他手裏了。」武男聽見這話，却也不放在心上，仍舊向碼頭走去。走到冷靜的街上，路燈少了，左邊是兵工廠的高牆，黑影倒在地上；右旁是路燈，燈光很暗。武男順着牆走，看見五十步之外，有兩個人影；看那樣子，像是兩個軍官；一個高大，一個瘦小，一邊說話一邊走；又見還有一個人，却偷跟在那兩人的後邊。武男吃了一驚，却看不出他們在做什麼。

事情。那偷跟在後面的人，走到燈光下邊，才看出是中國人，手裏拿着東西，像是手槍。那中國人追前走的兩個人到較近的地方，便放槍。前邊走的瘦人被打中了，立刻跌倒。那中國人還想放第二槍打那胖子，却被武男打傷了臂膊，手槍落了；那刺客氣極了，便和武男對打。胖子回來幫助武男，巡查的兵也來了，便把刺客捉住。武男因為用力急了，這時只是喘氣。胖子觀看武男，武男也看那胖子，才知道是片岡中將。武男說：「是怨呀！」中將也以為奇怪說：「武男你怎在這裏呢？」武男在無意之間，却救了片岡的性命。後來這事傳到浪子和老奶媽的耳朵裏，那老婆子喜歡着說：「我們的老爺，得着武男少爺的力，是不少呀！慫快些好了，才對得住武男少爺哪！」浪子只是笑，却不答話。

第二十四章

勝戰回來

這一年，日本全是打仗的事情。到了明年，正二兩月裏，日本兵得着威海。北洋的海軍完全覆沒。三月裏得着遼東，日本兵的勢力很大，遼河以東沒有

敵兵了。四月裏，議和使者到了日本，定了和約，只等簽字。因為歐洲有三國出來干涉，便把遼東退還中國。五月底，日本的天皇從廣島回東京，打仗的事情完了。武男葬了千岩的骨灰，救了片岡中將，至於攻打威海，取得遼東，他是全有功勞的。六月裏，軍隊回到橫須賀，武男也回家。武男自從和他母親分別，有一年了。這一年裏，武男經過了許多驚險的事情，他的氣却也平了。他回到家裏，看見家裏仍舊是老樣子，傭人却換了幾個；母親還因為癱病臥在床上，身體却還強健。田崎每天來一回，料理家事，很有條理。武男回家之後，心裏反而煩悶；雖然日裏吃的很好，夜裏睡的床鋪也好；但是他夜裏總是不能安睡；到了夜裏一兩點鐘，他還是醒着，心裏總像是有事情丟不開。他們母子，在這時候，表面上雖然像是和好了；但是，心中怎樣，別人却不能知道。武男才回來，他母親很喜歡；武男看見他母親和往常一樣，也很快活；但是，心中總像有東西隔住了，不能把心事全說出來。他們母子見面，全不說浪子的事情；他們全知道說着浪子的事情，便像把火點着炸藥一般，是要立刻爆發的。所以他們在

說話的時候，全是把那事丟開。其實武男的心裏，怎能把那事丟開呢？武男看見家裏還是老樣子，卻不見心上的人，又怎能不想念呢？他想：「現在浪子到底在什麼地方呢？我回來她知道嗎？」武男不敢到片岡家裏去，並且不敢到加藤家裏去問。有一天，武男要到橫須賀去，路過逗子，遠遠的看見別墅的窗戶關着，以為浪子是到東京去了，便繞到後門，看見茂平正在園裏割草。茂平聽見腳聲，回頭觀看，見是武男，便脫帽鞠躬行禮，說：「男爵，幾時回來的呀？」武男說：「回來只有幾天。茂平，你好。」茂平說：「託福還好。」武男說：「你一個人在這裏嗎？」茂平說：「男爵太太，」連忙改口說：「小姐，」又改口說：「有病的太太，在上月搬去了，只留老奴一個人在這裏。」武男說：「是回東京去的嗎？」茂平說：「老主人沒有回來的時候，還在東京。老主人回來之後，便帶着到西京去，現在還住在西京哪？」武男想：「浪子到西京去，病應當好些。」便說：「什麼時候到西京去的？」茂平說：「去了有一個禮拜多了。」茂平說：「我來開門，男爵進來喝杯茶吧！」武男說：「不必費事了！我現在要到橫

須賀去，順便走過這裏呀。」武男辭別了茂平，垂頭走回。過了幾天，武男又奉着長官的差遣，要到南邊去。他在家只住了兩個禮拜，毫不覺着快樂。他在外想家，回家又沒有趣味。武男在六月初十日出門，路上冷清清的，很是難受。

第二十五章

最後的霎那會面

有三個人，從宇治出了黃蘗山寺門；一個是高大的人，穿着西裝，年紀在五十歲以外，拿着鑲金的手杖；又有一個年輕的女人，年紀有二十多歲，拿着黑綢子的陽傘；第三個人是老婆子，背着小包囊。三個人走出門，候在門外的三個黃包車夫，連忙拉着車子迎接。穿西裝的對年輕的女人說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你能走一里嗎？」女人說：「可以。」老婆子說：「不會疲乏嗎？」女人說：「走這一點路怎會疲乏？我想走走呀！」老婆子說：「那末，慢慢的走，疲乏了便上車。」於是三個人緩步徐行，车子在後邊跟着。這三個人：一個是片岡中將，一個是浪子，一個是老奶媽。他們昨天從奈良來到這裏，今天將要到山科

車站乘火車到大津去。中將是在五月裏從遼東回來的；有一天，他和醫生談話，問明了浪子的病情，所以他在二日以後，便帶着浪子和老奶媽到西京，在水邊找着清靜的旅館，天天領着浪子遊山玩水，要養好浪子的病。他穿西裝不穿軍衣的緣故，是要避去別人來看他。凡是別人請他宴會，他都謝了不去。這時，日本國裏的人，幾乎全不知中將是到什麼地方去了。這時，麥田裏大麥已經黃了，三人在路上走着，耳朵裏不斷的聽見鐮刀的聲音。麥田的那邊，看見宅治川裏船上的帆，全露着尖頂。近處的人家，午時的鷄正在啼，頭上的雲片，凝着不動。浪子在路上走着，微微的歎氣。過了片刻，在小路上看見一對鄉村的夫妻，一邊走着，一邊說話，像是吃了飯同到田裏去的；那男人腰帶上掛着一把鐮刀，女人用白布裹着頭，手裏拿着茶壺。浪子眼看着那兩人一個戴着草帽，一個裹着白布，走進麥田的深的地方，便不見了。浪子眼看着地，像是想心事一般。中將說：「你疲乏了！」便拉着她的手再走，又對浪子說：「日子過得真快！你還記得嗎？你小時候，我背着你走，你用小腳踢我，那時你只得五

六歲罷了！」老婆子對浪子說：「我還記得老爺背您的時候，小妹妹也要抱，就是現在，小妹妹也想來呢！」浪子微微的笑，却不答話。中將說：「你說駒子嗎？我回去的時候要帶些東西送給她呢！但是，千鶴子想要同來的心，却比駒子更厲害呢！」老婆子說：「是的，如果千鶴子小姐同來，那末，路上更快樂了。」中將說：「浪子，怕熱嗎？還是上車吧！」於是老婆子招拉車的人到了近邊，三人坐了車，向着山科車站走去。浪子見他父親慈善恩惠，心想只有假裝歡笑，引起老人的快樂，藉以報答。浪子除了感激父親之外，又無時不想念武男。浪子自從武男出去打仗之後，只聽見武男救她父親的事；其餘武男的事情，却全不聽見。她的心裏，却沒有一天不想着武男的。她除了夢見武男之外，其實却不知道武男在什麼地方。她的腦筋裏，還存留着那鄉村夫妻的形像。她想：「那夫妻倆穿着粗布衣服很快樂，我穿着綢緞衣服却要悲傷。」她想到傷心的地方，淚便和雨點一般流下來；她想要忍着悲傷，便接連着咳嗽起來了。中將一聽見咳嗽的聲音，便回轉頭來看。浪子雖然自己支撐不住，却還笑

着安慰她的父親，說已經好了。到了山科車站，上了到東邊去的火車。這頭等車裏，只有片岡們三個人。浪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中將坐着看報。過了片刻，對面有從神戶來的火車行來。兩列火車隔着軌道停着。聽見開車門的聲音，脚夫搬東西的喊聲。火車的汽笛叫了，火車慢慢的行動了。浪子從車窗裏觀看隔軌道的火車，看到二等車裏忽見一個少年男人，在那車裏坐着。浪子不知不覺的喊出聲來，那少年男人也失聲喊叫浪子。那個少年人，却就是武男。但是，兩列車已經相對的走過了。浪子便把身體伸到窗外，拿她的羅手帕搖動。老婆子說：「小姐小心！」便拉着她的衣袖，防備她跌到外邊去。中將也拿着報伸頭向外邊看；但是，火車却走得像風一般快。浪子半個身體幾乎全伸到窗外，還遠遠的望見武男也搖着手帕，嘴唇動着像是在那裏說話。火車轉過小山，兩邊全看不見了。只聽見火車的汽笛的聲音，去的車已經遠了。浪子把手扶着頭，伏在中將的膝上，哭得抬不起頭來。

第二十六章

她終於給死神帶走了

七月七日的黃昏時候，有許多人聚集在片岡的宅裏，各人說話的聲音很小。因為浪子小姐病勢沈重，要斷氣了。六月底，中將和浪子從西京回來，家裏人到門外迎接，看見浪子的病比以前更重了。醫生診察了浪子的病，很是驚駭，說：「浪子小姐這回出去，怎的病會加重了？心脈的跳動，却比從前的病大不相同。」從這天起，浪子的房裏燈火不斷，醫生不住的走來走去。繁子太太本來想要到山莊去避暑，現在却也不能去了。醫生想盡了千方百計，老奶媽拜遍了許多神佛，浪子的病却逐日加重，吐血的回數多了，心裏並且怔忡；每逢病發作的時候，便和醉了一般，時常說夢話，身體更加瘦弱了。中將夜裏聽見浪子咳嗽的聲音，便驚醒了起來，走到浪子床前詳細的問。浪子雖然氣短；但是，一見了她的父親，便勉強支撐着，大聲答話，安慰她的父親。浪子在精神恍惚的時候，嘴裏常念「武男」兩個字。這天，是醫生最害怕的時候；天已

經黑了，各屋裏全點了燈，各人全不敢作聲，冷靜得和坟地裏一般。有兩個年紀大的女人，從病房裏出來，這兩個女人，一個是加藤太太，一個是清子。清子就是在不動堂救浪子的人，她自從和浪子分別之後，許久沒有見面了；這回清子的來，是浪子寫信招她來的。加藤太太對清子說：「您從前優待浪子，老身很是感激；浪子這回生病，很想見您，如果她知道您來了，心裏必定是快活的。」清子微微的嘆氣，却不知怎樣答話才好。過了片刻，問說：「她的男人在那裏？」加藤太太說：「在台灣。」清子又嘆了一口氣。加藤太太忍不住流下淚來，說：「他若是不在遠處，那末，浪子病到這樣，我們不論怎樣，是一定要招他來的；但是，現在他却已經到台灣去了，並且又在兵艦裏。」說話的聲音沒有完，繁子太太進來了，千鶴子也跟着進來。千鶴子附着加藤太太的耳朵說了幾句話，樣子像是很急的。這時，病房裏燈點得很亮，中間安置着大床，浪子臥在床上，閉着眼，用白布做的被蓋着。她病了兩年，瘦得不像人了。床邊坐着一個看護婦，用冷酒塗抹病人的嘴脣，使它潮潤。老婆子也坐在側邊，眼眶很

黑時時撫摩胸口。屋裏沒有別的聲音，只聽見浪子吐氣的響聲。浪子忽然微微的嘆氣，問說：「阿姨在那裏？」加藤太太說：「阿姨在這裏。」便到浪子的近邊說：「你睡着過嗎？」又對老婆子和看護婦說：「你們出去一會兒！」那兩人出去之後，加藤太太把手分開浪子的頭髮，用含淚的眼看浪子。浪子也靜靜的望着她的阿姨，過了片刻，從枕頭底下拿出一封封口的信，交給加藤太太說：「孩兒死了之後，請您把這信交給他！」太太不住的流淚，便把信放在懷裏說：「我依着你的話，一定要親手把這信交給武男。」浪子把左手放在太太的膝上說：「還有戒指。」這時，浪子的無名指上，有武男定婚的金剛鑽戒指，自從離婚之後，所有川島家的東西，全歸還了；獨有這戒指，却寶貴着沒有還。浪子接着說：「這東西我是要帶到棺材裏去了。」太太又哭着點頭。浪子把眼閉上，過了片刻，又張開眼，低聲問說：「他在那裏做什麼哪？」加藤太太說：「武男嗎？他有差使到台灣去了，你的爹爹將要請他回來呢。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吧！這信我是一定要親手交給他的。」浪子微微的笑了一笑。

過了片刻，浪子的面頰全紅了，胸口發出跳動的聲音，縐着眉，手按着胸口，說：「心痛得忍不住了。」太太正要出去招醫生來，浪子忽然起來，用力拉住太太的手，咳嗽了幾聲，吐血很多，便仰臥着不動。醫生和家裏人全來了。醫生和看護婦攙扶着浪子，把止痛的藥給她吃，打開近邊的窗戶，使夜裏的涼氣進來。窗戶外邊的月光，恰正從樹梢照過來。中將和繁子太太，加藤太太，千鶴子，駒子，老婆子等人，全坐在床前。夜裏的風慢慢的吹進來，稍微吹動浪子的頭髮，浪子却閉着眼，像死過去一般。醫生用手按脈，用眼看浪子。看護婦拿蠟燭火照着。火被風吹，搖動着要滅，照着這樣，叫了十五分鐘。浪子微微的嘆氣，嘴唇也微微的動。醫生又拿一調羹葡萄酒，給浪子吃。浪子又低聲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媽呀，和我一仝回去，我來了來了！」又張開眼說：「我怎麼還在這裏？」醫生用眼觀看中將，自己站立得稍微遠些。中將便走上前拉着浪子的手，說：「浪子，你聽着！我是你的父親，家裏人全在這裏。」浪子向四面觀看之後，便眼看着中將，非常傷心，說：「爹爹不要悲傷呀！」這時，中將拿着浪子的左手。

浪子慢慢的轉動右手，也拿着中將的手，說：「媽在那裏？」繁子太太也走到近邊，替浪子揩眼淚。浪子便拿着繁子太太的手，說：「媽，孩兒走了！」繁子太太嘴脣動着，用手遮着眼睛，逃走開去。加藤太太正在勸千鶴子不要哭，又走到床前拉着浪子的手。駒子也走過來，跪在床前。浪子用手按着駒子的頭，說：「分別了！」這時，浪子氣又上湧，不住的喘，駒子顫抖着，拿一調羹葡萄酒給浪子吃。浪子張開眼向四面觀着，說：「毅一道子在那裏？」這兩人已經被繁子太太送到別墅去了，所以浪子不能看見他們。這時，老婆子淚流滿面，緊握着浪子的手。浪子說：「媽媽。」老婆子帶着哭聲說：「小姐許我一全走吧！」家裏人用力拉開老婆子的手，推她到別的房屋裏去。屋子裏又沒有聲音了。浪子眼睛和嘴全閉着，臉上現出死灰的顏色。中將又走上前說：「浪子不要就走，還有什麼話告訴我？」浪子聽見這聲音，又張開眼睛。加藤太太說：「浪子，你去找你的母親，其餘的事我替你做就是了！」浪子又微微的一笑，眼睛閉上，氣便斷了。月光從門外照進來，照在死人的臉上，還帶着笑容，人却已經

去了。三天之後，浪子的棺材要抬到青山去葬。中將的朋友很多，送喪的人很是熱鬧。就是浪子的同學，也全來送喪。中將扶着浪子的棺材走。知道浪子的事的人，全流眼淚。這死的雖然是年輕的人，別人送來的花圈，却不不少。獨有一家送來的花圈，中將却把它退回了。那被退回的花圈裏邊，有一塊小牌，寫着「川島」兩字。

第二十七章

浪子坟前的翁婿

浪子死後，過了四個月，有一天，下午四點鐘，川島家的寡婦，精神復原了；打開屏門，走出到廊下，觀看水盆，見盆裏沒有水，便十分生氣，連聲喊：「松」有兩個女傭人走來，臉上現出不高興的樣子。寡婦一邊拿着銚子敲盆，表示盆裏沒有水，一邊說：「你看！我屢次對你說過了。」兩個女傭人全不開口，相對站着。寡婦說：「你們快點去拿水來呀！」兩個女傭人跑去拿了水來。寡婦一邊洗手一邊罵。她洗完了手，正要走進房去。却見一個女傭人向她鞠躬，像

是有事情來告訴她。寡婦說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女傭人說：「山木先生求見。」寡婦聽見山木的名字，現出瞧不起的樣子。因為山木自從豐子回去之後，許久不到寡婦家來了。寡婦聽見山木發財，更加生氣，時常對女傭人說：「人若沒有良心，必定沒有好結果。像山木那樣忘恩負義，你們是要警戒的呀！」這時，寡婦對女傭人說：「你請他進來！」山木進來了，很難為情。老寡婦說：「山木先生，難得光降呀！」山木說：「本想來問候老太太的，因為打仗之後，事情很多，不能分身。現在看見老太太強健，便安心了。」寡婦說：「山木先生，我近來聽見您很發財。」山木說：「這是別人的傳說，其實不過是夠用罷了。」有一個傭人，拿着木盤子進來，盤子裏盛着禮物。寡婦看了說：「多謝您的賞賜。」山木說：「這一點東西，何足掛齒？」武男少爺升了中尉，還沒有給老太太道喜哪！我在報上看見中尉得着寶星，並且有報酬功勞的賞。老太太生了這樣的少爺，應當喜歡極了。現在少爺還在佐世保嗎？」寡婦說：「武男嗎？昨天回來了。」山木說：「身體好嗎？」寡婦說：「人還照舊，只是小孩子的皮氣還沒有

改；今天早晨就出去了，現在還沒有回來。」山木說：「武男少爺回來了，老太太應當更加歡喜。片岡家却是不幸，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天嗎？其實這種病，是不會好的。老太太所做的事，確是很有見識的。」寡婦聽見片岡二字，臉色頓時改變，說：「我爲着浪子，把我氣極了！醫藥錢費去許多，兩家也因此不和。川島家裏的人，全叫我作鬼。這時我送去的花圈，却退還不受，叫別人的面子怎樣下得去呀？」寡婦起初聽見浪子死了，却也覺着悲傷；及至花圈被退回來，便又生氣了。山木說：「這是什麼禮節呀？誰能受得住呢？」他喝了一口茶，又說：「我還沒有告訴老太太，小女豐子要出嫁了。」寡婦說：「這是應當給您道喜的！男家姓什麼呀？」山木說：「是個大課堂裏的學生，在農商務省裏作司員，他的姓名是……。」說到這裏，想了一會兒，說：「那個人是曾經提拔千岩先生的。」又說：「說到千岩先生，他的死實在可惜呀！」寡婦縐着眉說：「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險的呀！令愛的好日子是在什麼時候呀？」山木說：「就在後天，老太太若是光臨，那末寒門很是有幸。內人本來應當親自來請的，因

爲事情多，却不能來了。並且盼望少爺也來賞光。」寡婦點頭，看見牆上鐘已經五點了，心想：「武男怎還回不來？」這天下午，有一個海軍軍官拿着花圈，到青山坟上。這時正是秋天，太陽光照在坟台上；籬笆上的野茶花開得很旺，香氣很濃；樹上的鳥，叫得很細。這軍官下了車，叫車夫回去。這裏地方很靜，只有遠處市上的人聲，被風吹來，隱隱約約的聽見。這時，籬笆外有人影走過。過了片刻，能看見臉了，却是三十多歲的太太。她紅着眼睛，帶着一個穿着海軍衣年紀約有七歲的小孩。她先走了幾十步，孩子說：「媽看呀！那後面的人也是穿着海軍衣服的。」那太太用手遮着臉，連忙走去。這海軍軍官也不去看她，只是低着頭看新坟的碑；走到一處，便站着點頭，推開籬笆門進去。裏邊有幾個坟。海軍軍官走到一個新坟下邊。那新坟上有松樹遮陰，櫻花的枯葉堆在坟頂，碑上寫着：「片岡浪子之墓。」這海軍軍官便站着不能動了；過了片刻，大哭起來。武男是前兩天從台灣回來的。他在五月以前到台灣去，路上只和浪子見了一面；過了不多的時候，便接着加藤太太的信，說浪子已經去世。

了。他回來，便到加藤家裏，求加藤太太告訴他亡妻臨終的話。今天他來上墳，非常傷心；三年來已往的事情，全上心來，就和在眼前一樣。第一是想到過蜜月，第二是想到在伊香保採蕨花，第三是想到在不動堂發誓，第四是在逗子的臨別的聚會，第五是山科車站的見面；還有浪子送出門說早些回來的聲音，却像就在耳邊一樣。然而他回來的時候，浪子已經不是他的妻了。等到他再回來，浪子已經化去了。他想到傷心處，便大哭大喊說：「浪子，你爲什麼死呀？」這時，忽然吹起一陣秋風來，黃葉子落下許多，堆在墳上。武男揩乾眼淚，在墳前用樹枝掃去落葉，把花圈放在墳上，從衣襟裏拿出浪子的遺下來的信。武男從加藤太太那裏得着這封信的時候，幾乎就要痛哭起來。現在到了墳前，方才拆開信觀看；見那信上字體歪斜，墨汁散漫，淚痕滿紙，幾乎看不出是浪子的筆迹。那信上說：「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，所以有幾句話囑咐您。自從離婚之後，不料在這世界上，還和您見一面，這是天意呀！頃刻之間，我幾乎不能自己支撐了……。」武男念到這裏，立刻閉上眼睛，好像浪子在火車裏

招手的樣子。張開眼睛，却又看見眼前只有坟。又眼含着淚念那信說：「你我二人所遭遇是很不幸的，然而我却无怨恨一個人。我的身體回到土裏，我的靈性實是在您的左右……。」這時，忽然聽見有孩子的聲音說：「爸爸，有人在這裏。」又說：「這是武男哥哥呀！」那孩子拿着花跑來了。武男吃了一驚，連忙把信藏起來；回頭看見片岡中將已經走到籬笆外邊，武男却低着頭不敢仰看。忽然有人拿着他的手，他一看却是中將。兩人見了面大哭起來。中將說：「武男，老夫的心要碎了！」兩人對面站了片刻，中將又慢慢的說：「武男，浪子雖然去世，老夫仍舊把你看作女婿。」武男只是流淚，却說不出話來。中將說：「武男，不要傷心了，應當想遠大的事情呀！凡是壞運氣，往往能幫助人成大事業的。老夫和你分別長久了，現在你跟我到我的家裏，議論台灣的事情吧！」